

契訶夫  
獨幕劇集

文生生活出版社刊



契訶夫像

譯文叢書

契訶夫戲劇選集

李健吾譯

契訶夫獨幕劇集

文化生活出版社刊行

契訶夫戲劇選集：

- 一 伊凡諾夫  
麗 尼譯
- 二 海鷗  
麗 尼譯
- 三 三姊妹  
曹靖華譯
- 四 萬尼亞舅舅  
麗 尼譯
- 五 櫻桃園  
滿 濤譯
- 六 契訶夫獨幕劇集  
李健吾譯

## 序

這裏是九齣獨幕劇，契訶夫的獨幕劇全部包括在內。每齣都是一個小小傑作，正如他的短篇小說在世界文學之中稱雄一般。我們現在依照寫作次序，稍稍加以註釋：

(一)大路上 這是根據他的小說秋天改編的。小說是一八八三年在鬧鐘第十五期發表。劇本在一八八五年初秋送給官方審查，用了一個筆名契孔特 (Cherkonte)，從此石沉大海，失去音信，直到劇作者逝世若干年後，才又從檢查機關找了出來。審查的案語是：『一齣陰沉的骯髒的戲——不得通過。』

(二)論煙草有害 初稿在一八八六年二月寫成，當即發表於彼得堡日報，其後在一九〇二年九月，契氏重寫一過，增厚心理成分，滑稽而有悲感。

(三)天鵝之歌 這是根據他的小說 *Kalkhas* 改編的，所以最早就用 *Kalkhas*

做爲標題。一八八七年寫好，次年二月十九日上演於莫斯科 Korsha 劇院，同年十一月稍加修改，題做天鵝之歌，副題仍是 *Swallows*，一八八九年在演劇季叢刊第一輯和藝術家發表。一八九〇年一月十九日上演於彼得堡 Alexandrinsky 劇院。

(四) 熊 一八八八年八月寫成，同年十月二十八日上演於 Korsha 劇院，先後在新時代日報，藝術家與鬧鐘等刊物上發表。

(五) 求婚 一八八八年十一月寫成，先後在新時代日報和藝術家發表。

(六) 塔傑雅娜·雷賓娜 一八八九年用一天工夫寫成，獻給友人蘇渥樂 *Solov'ov*。這原是蘇氏的同名長劇，當時正在莫斯科上演，契氏寫信向他討一本法文字典，說有一件禮物交換。蘇氏不久收到這齣獨幕劇，印了兩冊，一冊留給自己，一冊送給契氏做紀念。蘇氏的故事是一位女演員（塔傑雅娜·雷賓娜）愛上了一位風流少年（沙畢寧），他騙到她的愛情，另外愛上了一位薇娜·奧林蘭娜夫人。聽到不幸的消息，雷賓娜服毒自盡了。他的人物大都又在契氏的獨幕劇出現。

(七)一位做不了主的悲劇人物  
小說許多人中間的一個改編過來的。

一八八九年五月寫成，從他的一八八七年的

(八)結婚 一八八九年十一月寫成，根據他的一八八七年的小說和將軍結婚和其他小說的材料改編的。

(九)週年紀念 這是根據他的一八八七年的小說一個毫無保護的生物改編的，在一八九一年十二月寫成。

關於來源事實和年月，這裏根據的是 Balukhatty 和 Petrov 的契訶夫戲劇 Cherkov's Dramaturgy，一九三五年出版，後面附有 Murator 編的契氏年表，感謝戈寶權先生，爲我譯出使用。

我們可以把這九齣獨幕劇分成兩類，一類屬於悲劇型，例如大路上，天鵝之歌和塔傑雅娜·雷賓娜；一類屬於「渥德維勒」型，其他都是所謂「渥德維勒」Vaudeville，原是一種鄉下小東西，歌唱多於對話，在法國很是流行。到了十八世紀，走歌劇那條路的

叫做「歌喜劇」opéra-comique，走對話這條路的仍然叫做「渥德維勒」——「渥」是山谷的意思，「德」是屬於的意思，「維勒」是維耳 Vire 一個小地名的變音，其實就是「維耳山谷」罷了。品格不高，算不了什麼正經之作，從民衆來，因而也就最是接近民衆。契氏從小就愛好這類胡鬧的小喜劇，好像一張一張的浮世繪，沒有任何抱負，謙虛坦誠，讓觀衆爲自己的愚昧大笑一陣。有名的作家往往以寫「渥德維勒」爲恥，契氏不這樣想，認爲：『這是最高貴的工作，不見得人人能寫。』

無論是現實生活的俗淺也好，無論是抒情境界的質樸也好，契氏有力量在光影勻適的明淨之中把真純還給我們的心靈。蕭伯納有太多的姿態，不夠樸素，所以只好對自己表示舛望：『我每回看到契訶夫一齣戲，我就想把自己的戲全部丟到火裏。』樸素是一種最高的美德，然而並不就是單純。契氏是一個複雜的諧和的存在，太單方面看他，我們可能喪失許多欣賞的機緣。高爾基明白：『契訶夫一輩子活在自己的靈魂當中；他永遠是自己，永遠內在地自由。』



# 目次

序	1
大路上	3
論煙草有害	5
天鵝之歌	6
熊	8
求婚	11
塔傑雅娜·雷賓娜	14

一位做不了主的悲劇人物	一八一
結婚	一九五
週年紀念	二二五
契訶夫自傳(附錄)	二五三

大路上



# 人物

提洪·葉甫斯傑格尼耶夫 大路上的一座小店的東家。

塞萌·塞爾格耶維奇·包耳曹夫 一個敗了家的地主。

瑪麗亞·葉高羅夫娜 他的太太。

薩瓦 一位上了年紀的香客。

納查羅夫娜

女香客。

葉菲莫夫娜

費嘉 一個農夫。

葉高爾·麥芮克 一個流浪漢。

庫茲瑪 一個車夫。

郵差。

包耳曹夫太太的馬車夫。

香客、家畜販子、等等。

事情發生在俄國南部一個省份。

景是提洪的小店。右邊是櫃臺和酒瓶架子。後邊是一個通外的門。門外靠上，掛着一盞骷髏的紅燈。地板和貼牆的長凳全擠滿了香客和過路人。許多人沒有空地就坐着睡。夜深了。暮起時，雷聲在響，隔門可以看見電光。

提洪站在櫃臺後面。費嘉踮成一團，半躺在一條長凳上，靜靜地拉着一架手風琴。靠近他是包耳曹夫，披着一件夏天的破爛大衣，薩瓦，納查羅夫娜和葉菲莫夫娜躺在板凳近邊的地板上。

葉菲莫夫娜

（向納查羅夫娜）親愛的，推推老頭子！別想得到他一句答語。

納查羅夫娜

（掀起一幅蒙着薩瓦的臉的布的犄角）你上香的，你是活著還是死著？

薩瓦 我幹嗎死？老婆婆，我活着！（仰身拄着肘子）行行好，蓋上我的脚！

面拉過來點兒。老婆婆，對啦。上帝保佑我們。

納查羅夫娜

（蓋好薩瓦的脚）睡罷，老爺子。

薩瓦 我也好能夠睡？老婆婆，我只要有耐心煩兒忍得了這個疼，也就成了；睡不睡倒也

罷了。一個有罪的人不配有安息。女上香的，那是什麼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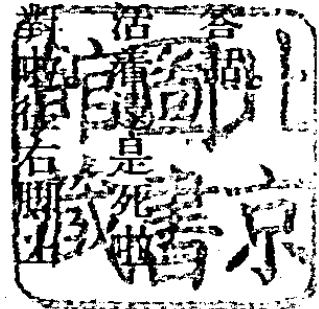
納查羅夫娜 上帝送了一陣暴風雨來。風在號哭，雨在往下噴，往下噴。全下到房頂，流進

窗戶，像乾豌豆。你沒有聽見？天上的窗戶打開了……（雷聲）天呀，天呀，天呀……

費嘉 吼着，響着，發着怒，就轟隆轟隆個沒有完！……就像一座樹林子，在響……

……風哭得像一隻狗……（縮過去）還有冷！我的衣服溼了，門開着，全進來了……

我倒好擱在架子裏頭往乾裏絞……（輕輕地彈琴）我的手風琴發潮了，所以你



們呀，別想聽音樂啦，我的信正教的兄弟們，要不然呀，真的！我會拉一段好的給你們聽！真正瓜瓜叫的！你們可以來四對舞，或者隨你們高興，來波蘭舞，或者兩個人跳的什麼俄羅斯舞……我全拉得來。在城裏頭，我在大飯店當侍者，我賺不了錢，可是我的手風琴才叫拉得好。我還會拉六弦琴。

角落裏發出一個聲音 一個蠢東西的一段蠢話。

費嘉 我滿不攔在心上。

〔稍緩。〕

納查羅夫娜 （向薩瓦）老頭子，現在暖和了，只要你躺下去，暖暖你的腳。（停）老頭子！上香的（搖薩瓦）你要死了嗎？

費嘉 老爺子，你應當喝點兒渥德喀。☉喝酒，燒，在你的肚子裏燒着，你的心就暖和了。喝罷！

納查羅夫娜 年輕人，別亂吹啦！老頭子也許正在把他的魂靈兒還給上帝，或者正在爲



他的罪過懺悔，你像那樣子講話，拉你的手風琴……放下來！你就沒有臊！

費嘉 你纏他有什麼好處？他幫不了你什麼，你……你那老婆婆的話……他沒有一句話回答，你倒喜歡，快活，因為他在聽你瞎白磕……老爺子，你睡你的罷，別理她！由她說去好了，你就當沒有她這人。女人的舌頭是魔鬼的掃帚——把好人和聰明人全掃到房屋外頭。別睬理……（揮手）你這人可真瘦，哥兒們！真可怕！像一架死骷髏！沒有血肉！你真在死嗎？

薩瓦 我爲什麼死？噢，主，救救我，別白白死掉……我疼上一會兒，上帝幫我，我就好起來了……上帝的母親不會讓我死在一個生地方的……我要死在家裏。

費嘉 你打遠地方來的？

薩瓦 從伏洛格達，城裏頭……我住在那兒。

費嘉 這伏洛格達在什麼地方？

提洪 莫斯科的那邊……

費嘉 可不得了……老頭子，你這趟路真不近！走來的？

薩瓦 走來的，年輕人。我來到頓河的提洪，我到神山去……從那邊，假如上帝願意，到奧

代薩……他們講，從那邊到耶路薩冷便宜，二十一個盧布，他們講……

費嘉 你也去過莫斯科？

薩瓦 那還用說五次……

費嘉 那是一個好城市（吸煙）發達嗎？

薩瓦 年輕人，那兒有許多教堂……教堂多的地方總歸是一個好城市……

包耳曹夫 （走近櫃臺，向提洪）求你了，再一回爲了基督的緣故，倒給我！

費嘉 關於一個城市，主要的事是牠應當乾淨。假如塵土多，必須拿水沖；假如骯髒，必須

弄乾淨。應當有大建築……一個戲院子……巡警……馬車……我呀，我在城市裏

頭住過，我懂。

包耳曹夫 一小杯也就成了。我過後兒給你錢。

提洪 夠數兒啦。

包耳曹夫 我求你啦！可憐！可憐我！

提洪 走開！

包耳曹夫 你不明白我……傻瓜，要是你鄉下人的木頭腦磕有一點點頭腦的話，你就明白不是我問你要，是我內裏頭，用你明白的字眼兒，問你要問你要的是我的毛病！

明白罷！

提洪 我們是什麼也不明白……走開！

包耳曹夫 因為假如我不馬上有酒喝的話，你聽明白了，假如我滿足不了我的需要，我會犯什麼罪的。只有上帝知道我會幹出什麼來！你開這店也有日子了，渾蛋，你就沒有看到一堆醉鬼，你就沒有想法子搞清楚他們像什麼樣子嗎？他們有毛病！你願意怎麼樣他們就怎麼樣他們，可是你得給他們渥德喀！好啦，現在，我求你啦！求求我！低頭下氣地求你！只有上帝知道多低頭下氣！

提洪 只要你出得起錢，你就有渥德喀喝。

包耳曹夫 我到什麼地方找錢去？我全喝光了！連地也光了！我有什麼好給你的？我只有這件大衣，可是，我不能夠給你。我裏頭是什麼也沒有……你要不要我的便帽？

〔摘下牠來，遞給提洪。〕

提洪 （看了一過）哼……便帽的種類多了……看這些洞眼兒，倒是一個篩子……

費嘉 （笑）一頂紳士的便帽到了小姐們面前，說什麼你也得取下來。一向好，再見！近况如何？

提洪 （把便帽遞給包耳曹夫）這發臭。我什麼東西也不給。

包耳曹夫 假如你不喜歡牠，那麼，讓我欠欠你這杯酒錢罷！我從城裏過來的時候，給你帶五分錢來。那時你就有了，拿錢噎死你自己！噎死你自己！我希望牠堵住你的喉嚨！

（咳嗽）我恨你！

提洪 （拿拳砸櫃臺）你爲什麼要這樣死七疇裂的？還像人！在這兒幹些子什麼，你

這騙子手？

包耳曹夫 我要一杯酒！不是我，是我的毛病！聽明白！

提洪 你別逗我光火，把你連人扔在外頭！

包耳曹夫 我怎麼辦好？（離開櫃臺）我怎麼辦好？

〔他思索着。〕

葉菲莫夫娜 惡魔在折磨你。先生，別睬理他。打下地獄的惡魔總在耳邊講：『喝酒！喝酒！』

你回答他：『我偏不喝！我偏不喝！』他就走開了。

費嘉 他的頭裏頭在響……他的肚子帶着他跑！（笑）老爺是一個快活人。躺下，睡去

罷！站在店當中，像一個稻草人兒，有什麼用！這不是花園！

包耳曹夫 （發怒）閉嘴！騙子，沒有人對你講話。

費嘉 來下去，來下去！我們以前看夠了你這種人！像你這樣在大路上開幌盪的人有

的是說到騙子呀，等我打你個一重耳刮子，你嚷嚷起來要比風還兇。你自己是騙子！傻瓜！

(停)廢物!

葉菲莫夫娜 老頭子也許在禱告，也許在把他的魂靈兒交給上帝，這兒嘍，這些醜醜東

西亂吵亂鬧，講種種……你們就不臊的幌!

費嘉 得啦，白菜桿子，你就安靜着點兒罷，你這是在公共地方。學着跟別人一樣。

包耳曹夫 我怎麼辦好?我要變成什麼?我怎麼才能夠叫他明白?我還能夠有什麼話對

他講?(向提洪)血在我的胸膛滾!提洪叔叔!(哭)提洪叔叔!

薩瓦 (呻吟)我的腿揪心疼，像火球……老婆婆，香客。

葉菲莫夫娜 什麼事，老爺子?

薩瓦 誰在哭?

葉菲莫夫娜 那位紳士。

薩瓦 請他爲我流一滴淚，我好在渥勞達死。有眼淚的禱告才靈。

包耳曹夫 老公公，我不是在禱告!這些不是眼淚!是汁子!我的魂靈兒在挨擠，汁子在往

外流。(靠近薩瓦坐) 汁子！可是你不明白你，你的黑暗的頭腦，不會明白。你們老百姓全在黑暗裏頭！

薩瓦 你在什麼地方找到那些活在光明裏頭的？

包耳曹夫 老公公，他們的確有……他們會明白的！

薩瓦 是的，是的，親愛的朋友……聖者們活在光明裏頭……他們明白我們所有的

苦難……你用不着告訴他們……他們就明白了……只看一下你的眼睛就成了……於是你得到平靜，就像你從來沒有受過苦難——就全去了！

費嘉 可你從來見過什麼聖者嗎？

薩瓦 年輕人的確有……這地上各色各式多的是。有罪的人們，上帝的奴僕們。

包耳曹夫 我不會明白這個……(迅速站起) 既然不明白，說來說去有什麼用？我現

在頭腦是怎麼了？我有一個本能，那就是渴！(迅速走向櫃臺) 提洪，拿我的大衣

抵明白了嗎！(打算脫掉牠) 我的大衣……

提洪 你大衣底下有什麼？（往牠底下看）你光光的身子，別脫，我不要……我還不想要我的魂靈兒擔當罪過。

〔麥芮克進來。〕

包耳曹夫 好罷，有罪過，我擔當！你同意了罷？

麥芮克 （靜靜地脫下他的外套，穿着一件背心。腰帶插着一把斧子）一隻狗熊挨凍的地方，一個流浪漢子會出汗。我熱透了。（把斧子放在地板上，脫掉背心）從泥裏拖出一條腿，你可以弄掉一桶的汗。可是才拖出一條，另一條又陷進去了。

葉菲莫夫娜 是呀，話是對的……親愛的，雨停了嗎？

麥芮克 （瞥了一眼葉菲莫夫娜）我不跟上了年紀的女人講話。

〔稍緩。〕

包耳曹夫 （向提洪）有罪過，我擔當。你聽見還是沒有聽見我的話？

提洪 我不要聽你講話，走開！



麥芮克 外頭黑得就像天抹了地瀝青。你就看不見你自己的鼻子。雨打着你的臉，就像一陣暴風雪！

〔拾起他的衣服和斧子。〕

費嘉 對我們這幫子做賊的，倒是一樁好事。老貓不在，老鼠跳灶。

麥芮克 誰講這個話？

費嘉 看仔細……趕着沒有忘記。

麥芮克 我們隨後看罷……（走向提洪）一向好，你這寬臉傢伙！你不記得我了。

提洪 你們這些跑大路的醉鬼們，我要是一個一個來記的話，我看，我額頭得添十個窟窿。

麥芮克 認認我看……

〔稍緩。〕

提洪 噢，是啦，我記起來啦。我一看你的眼睛我就認識你啦！（伸手給他）安德來·泡

里喀耳泡夫？

麥芮克 我一直是安德來·泡里喀耳泡夫，不過現在我是伊高耳·麥芮克。

提洪 爲什麼？

麥芮克 上帝給我什麼身份證，我就叫什麼名字。我做了兩個月的麥芮克。（雷聲）噫

嚕嚕……響罷，我不怕！（向四外看）這兒沒有巡警？

提洪 你小題大做，講到那兒去了……這兒的人沒有問題……巡警這辰光在他們的

羽毛牀上睡熟了……（高聲）信正教的兄弟們，當心你們的口袋和你們的衣服，不然呀，懊悔在後頭。這小子是無賴！他會搶了你們的！

麥芮克 叫他們當心他們的錢好了，說到他們的衣服呀——我碰也不會碰一碰的。我沒有地方攔。

提洪 惡魔帶你到什麼地方去？

麥芮克 庫班。

提洪 有這事！

費嘉 庫班？當真？（坐起）那是一個好地方。兄弟，你要是睡上三年，做三年夢，別想看得

見那樣一個地方。他們講，鳥在這兒，還有牲口——我的上帝！草一年四季在長，人民好，地多的不得了，他們就不知道拿地幹什麼好！他們講……前天有一個兵告訴我

……官家派給一個人一百代席阿亭。這叫幸福，上帝砸我！

麥芮克 幸福……幸福走在你後頭……你沒有看見就是了。近在你的肘子旁邊，可是你咬不了牠。這叫廢話……（看着長凳和所有的人）活像一羣囚犯……一羣可憐蟲。

葉菲莫夫娜 什麼樣生氣的大眼睛！年輕人，你身子裏頭有一個仇敵……別看着我們！  
麥芮克 是的，你們這兒是一羣可憐蟲。

葉菲莫夫娜 轉開身子！（推薩瓦）薩瓦，好人，一個惡人在看我們。親愛的，他會害我們的。（向麥芮克）我告訴你，轉開身子，蛇！

薩瓦 老婆婆，他碰不到我們，他碰不到我們……上帝不許他的。

麥芮克 好罷，信正教的兄弟們（聳肩）安靜着罷！你們倒不睡，彎彎腿的傻瓜！你們爲

什麼不講點兒嗎的？

葉菲莫夫娜 挪開你的大眼睛！把那惡魔的驕傲挪開！

麥芮克 安靜着罷，彎彎背的老婆子！我沒有帶惡魔的驕傲來，我帶的是和和氣氣的話，

滿想安慰安慰你們這羣苦人！你們因爲冷，擠在一塊像蒼蠅——我覺得你們可憐，對你們說些好話，哀憐你們貧窮，你們倒唧哩咕嚕個沒了沒完！原本用不着嘍！（走

向費嘉）你打什麼地方來？

費嘉 我住在這一帶。我在喀蒙耶夫斯基磚窯做活。

麥芮克 起來。

費嘉 （起來）什麼？

麥芮克 起來，站起來。我要在這兒睡。

費嘉 這叫什麼……這不是你的地方，是嗎？

麥芮克 是的，我的。去睡到地上！

費嘉 流浪漢子，你滾開這地方。我不怕你。

麥芮克 你的舌頭倒挺快……起來，沒有什麼好說的！蠢東西，你要後悔的。

提洪 （向費嘉）年輕人，別拿話頂他。別攔在心上。

費嘉 你有什麼權利你瞪着你的魚眼睛，以為我怕！（拾起他的東西，躺到地上）惡魔！

（睡下去，全身蓋好。）

麥芮克 （在板凳上挺直了）我敢說你從來沒有見過一個惡魔，要不然，你也不會叫

我惡魔。惡魔不是這樣子。（躺下，斧子放在旁邊）躺下，斧子小兄弟……讓我把你

蓋好。

提洪 你打什麼地方弄到那把斧子？

麥芮克 偷來的……偷來的，現在，我為牠瞎忙活，好像一個小孩子有一個新玩具；我不

喜歡去掉牠，可又沒有地方放牠。好像一個渾賬太太……是的……（蓋好自己）  
兄弟，惡魔不是這樣子。

費嘉（露出他的頭）他們像什麼？

麥茵克 像水汽，像空氣……往空裏吹的氣（吹）就像這個，你看不見。

角落裏發出一個聲音 你看得見，假如你吃苦受難。

麥茵克 我試來的，可是我什麼也沒有看見……老太婆的故事，也是蠢老頭子的故事

……你看不見一個惡魔，或者一個鬼，或者一具屍首……我們的肉眼，不是什麼全看得見的……我是一個小孩子的時候，我時常夜晚在樹林子裏走路，故意要看樹林子的鬼怪……我喊了又喊，這兒也許有什麼妖精，我喊叫樹林子的鬼怪，眨也不眨一下眼睛：我看見各種各樣的小東西動彈，就是沒有鬼怪。我夜晚常到教堂墳地走動，我想看看鬼——可是老太婆們撒謊。我看到種種走獸，就是沒有可怕的東西——連個表記也看不到。我們的肉眼……

角落裏發出一個聲音 沒有關係，的確你會看見……我們村子有一個人，在挖一條野豬的肚腸……他正在把胃分開，就見……有東西朝着他跳！

薩瓦（起來）小孩子們，別講這些骯髒事了！親愛的，這是一種罪過！

麥芮克 啊……灰鬍子骷髏架子！（笑）你用不着到教堂墳地去看鬼，從地板底下爬

起來幫他們的親戚出主意……一種罪過……別拿你愚蠢的見解教訓別人罷！你們是一羣無知無識的人，活在黑暗裏頭……（燃起他的煙斗）我父親是一個種地的，時常喜歡教訓別人。有一夜，他偷了村裏牧師一口袋蘋果，一邊抗着，一邊告訴我們：『孩子們，看呀，當心別在復活節前吃蘋果呀，那是一種罪過。』你就是這樣子……你不曉得惡魔是什麼，可是你逢人亂叫惡魔……就拿這彎彎背的老婆婆來說罷。（指向葉菲莫夫娜）她看見我身子裏頭有一個仇敵，但是在她年輕時候，依着女人莫明其妙的胡鬧勁兒，她起碼有五回拿她的魂靈兒給了惡魔。

葉菲莫夫娜 唵，唵……老天爺！（蓋起她的臉）好薩瓦！

提洪 你吓唬她們幹什麼？尋開心！（門在風中響動）耶穌我主……風，風！

麥茵克 （挺直）哎，顯顯我的力量！（門又砰遠在響）我要是能夠跟風比併比併倒也罷了！我是把門刮下來呢，還是譬如說，把店連根拔掉了呢！（起來，又躺下）多悶的！

納查羅夫納 你邪教徒，還是禱告罷！你爲什麼這樣煩？

葉菲莫夫娜 別跟他說話，隨他去罷！他又在看我們了。（向麥茵克）惡人，別看着我們！你的眼睛就像雞叫以前一個惡魔的眼睛！

薩瓦 香客們，讓他看好了！你們禱告，他的眼睛也就害不到你們。

包耳曹夫 不成，我受不了。這太爲難我的力量！（走向櫃臺）提洪，聽我講，我這是末一回求你……只要半杯也就成了！

提洪 （搖頭）錢！

包耳曹夫 我的上帝，難道我沒有講給你聽！我全喝光了！我到什麼地方弄錢去？可你就



是賒我喝一口渥德喀，你也不會關店。一杯酒不過破費你兩個銅錢，我哪，可就不難受了！我在難受！聽明白！我在痛苦，我在難受！

提洪 去對別的什麼人講，別對我講……去問信正教的，也許爲了基督的緣故，他們萬

一高興，會給你錢的，可是我呀，爲了基督的緣故，只給麵包。

包耳曹夫 你可以搶那些可憐人，我辦不到……我不要那樣做！我不要聽明白了嗎？

（拳頭打着櫃臺）我不要。（停）哼……等等看……（轉向女香客）說起來，倒

也是一個主意，信正教的人們捐五分錢！我的內裏頭問你們要。我有毛病！

費嘉 噢，你這騙子手，居然也『捐五分錢』！你就不會喝水嗎？

包耳曹夫 我怎麼可以這樣下流！我不要錢！我什麼也不要！我在說笑話！

麥芮克 先生，你打他那兒搞不出錢來的……他是一個有名的吝嗇的人……等等，我

什麼地方有一塊五分錢……我們倆分一杯——一人一半。（在口袋摸索）傢伙活

……丟在什麼地方了……我才剛還以爲聽見我的口袋滴零零響……是，是，是不

在這兒，兄弟，你真不走運！

〔稍緩〕

包耳曹夫 不過我要是喝不到嘴，我會犯罪，或者弄死我自己的！我的上帝，我怎麼辦！  
（看向門外）那麼，我到外頭去？去到黑暗裏頭，由着我的腳走……

麥芮克 你們這些上香的，你們爲什麼也不朝他講講道，還有你，提洪，你爲什麼不趕他出去？  
他沒有錢給你做夜晚開消。丟他出去！哎，現在人是殘忍的。不溫和，也不仁慈……  
野蠻人！一個人淹死了，他們朝他喊叫：『起來呀，要不淹死了，我們沒有辰光儘照管你，我們還得幹活兒去。』至於丟給他一根繩子——犯不上往那上頭想……  
一根繩子要花錢的。

薩瓦 好人，別講啦！

麥芮克 老狼，就安靜點兒罷！你們是一個野蠻民族！希羅！<sup>③</sup>出賣靈魂！（向提洪）這兒來，脫掉我的靴子！要用心！

提洪 哎，他使性子哪！（笑）怪，是不是？

麥芮克 來呀，我叫你幹什麼，你幹什麼！快呀，噫！（稍緩）你聽見我，還是沒有聽見我？是對你講話，還是對牆講話？

〔站起。〕

提洪 好……算數。

麥芮克 發橫財的，我要你給我脫掉靴子，一個可憐的流浪漢子。

提洪 好，好……別發氣。這兒，來一杯……哼，喝酒來！

麥芮克 傢活，我要的是什麼？我是要他給我倒酒喝，還是給我脫靴子？我難道沒有交代

清楚？（向提洪）你沒有聽我講明白？我就等一時罷，也許你過會兒就明白了。

〔香客和流浪漢激動了，擡起一半身子，觀看提洪和麥芮克。他們在靜默之中等待。〕

提洪 惡魔把你帶到這兒！（從櫃臺後邊走出）什麼樣一位老爺來罷，好。（拔下麥芮

克的靴子）你這該隱的子孫……④

麥芮克 這就對了，把牠們靠着放好……像這樣子……現在你好去了！

提洪 （回到櫃臺）你太喜歡賣弄聰明了。你再來一回，我把你丟出店去！是的！（向走

過來的包耳曹夫）你，又來啦？

包耳曹夫 看這兒，假定我給你一點金子做的東西……我會給你的。

提洪 你在搖什麼？說正經！

包耳曹夫 在我這方面，也許是卑鄙惡毒，可是我怎麼辦？我是在做壞事，以後出什麼亂子也顧不得了……人家要是爲了這個審問我，一定放我走的。拿去好啦，唯一的條件是我從城裏回來，你以後要還我。我當着這些證人拿牠給你。你們是我的證人！（從他的胸口大衣底下，拿出一個金牌）這兒是……我應當把像片兒取下來，不過我沒有別的地方攔；我全身都是溼的……好罷，連像片兒也拿去罷！不過要當心……別叫你的手指頭碰那張臉……當心……我對你粗魯，親愛的朋友，我是一個傻瓜，不過，原諒我，千萬不要拿你的手指頭碰牠……別拿你的眼睛看那張臉。

〔拿像匣給提洪。〕

提洪 (查看) 偷來的東西……好，那麼，喝…… (斟渥德喀) 好不了你。

包耳曹夫 千萬別拿你的手指頭……碰牠。

〔慢慢地喝着，停頓，像發燒。〕

提洪 (打開像匣) 哼……一位太太……你什麼地方搞來這東西的？

麥芮克 讓我們也開開眼。(走向櫃臺) 給我們瞻仰瞻仰。

提洪 (推開他的手) 你到什麼地方去？到別的地方張望去！

費嘉 (起來，走向提洪) 我也想看看！

〔好幾個流浪漢，團團一羣，來到櫃臺前邊。麥芮克用兩隻手抓牢提洪的手，靜靜地端相着匣裏的肖像，稍緩。〕

麥芮克 一個挺好看的女惡魔。一位真正夫人……

費嘉 一位真正夫人……看看她的臉，她的眼睛……打開你的手，我看不見。頭髮垂到

她的腰……跟活的一樣！看樣子簡直要說話……

〔稍緩〕

麥茵克 對於一個軟弱人，這是毀滅。像這樣兒女人迷住了人呀……（搖手）你就完了！

〔庫茲瑪的聲音傳來：「嗜噫……停住，畜牲！」庫茲瑪進來。〕

庫茲瑪 路上開着一家店。說呀，我真就吆喝過去，走過去嗎？你可以走過你自己的父親，

沒有注意到他，可是黑地裏一家店，離一百維耳司特你就看見了。閃開，你們要是

相信上帝的話，這兒（往櫃臺上放下一枚五分錢輔幣）一杯真正馬代辣！快

呀！

費嘉 噢！惡魔！

提洪 別亂搖你的胳膊，你要打着別人的。

庫茲瑪 上帝給我胳膊搖幌。可憐的甜東西，你們有一半兒化了。你們怕雨，可憐的脆東

西。

〔飲酒。〕

葉菲莫夫娜 像這樣的夜晚，你要是路上趕着了，好人，你會害怕的。現在，謝謝上帝，不成問題了，有許多村子和房子給你避風避雨，可是在這以前呀，就什麼也沒有。噢，主，那才叫壞！你走了一百維耳司特，不但沒有一個村子，一所房子，你簡直看不見一根乾乾的棍子。你只好睡在地上……

庫茲瑪 老婆婆，你在世上活了多久了？

葉菲莫夫娜 小公公，過七十了。

庫茲瑪 過七十了！眼看你就要活到老鵝的年紀了。（看包耳曹夫）這又是一塊什麼

料？（盯着看包耳曹夫）老爺！（包耳曹夫認出庫茲瑪，慌忙縮到一個角落，坐到長

凳上）塞萌·塞格爾耶維奇是你，不是嗎？你在這地方幹什麼？這不是你待的地

方，對不對……

包耳曹夫 安靜着罷！

麥芮克 (向庫茲瑪) 他是誰!

庫茲瑪 一個可憐的傷心人。(在櫃臺前，激動地走動) 哎! 在一個小店裏頭，我的天!

身破爛爛! 我太想不到，兄弟們……想不到……(向麥芮克，低着聲) 他是我的

主子……我們的地主。塞萌·塞爾格耶維奇·包耳曹夫先生……你從來見過一個

人，淪落到這種地步嗎? 看他成了什麼樣子簡直……喝酒把他喝到這個地步……

再給我添點兒!(喝酒) 我打他的村子來，包耳曹夫喀; 你們也許聽說過，離這兒二

百維耳司特遠，在葉耳朗夫司基區。我們從前一直是他父親的佃奴……真丟人呀!

麥芮克 他有錢嗎?

庫茲瑪 很有錢。

麥芮克 全叫他喝光了?

庫茲瑪 不是的，我的朋友，是一點別的事……他從前一直是偉大，闊綽，嚴肅……(向

提洪) 可不是，你不也常常看見他騎着馬，一向都是這樣子，走過你這家店，到城裏



去，什麼樣勇敢高貴的馬！一輛彈簧馬車，好的材料！兄弟，他平常總有五輛三匹馬拉  
 的車……五年以前，我記得，他到這兒，從米基新司基帶着兩匹馬來，一出手就是一  
 塊值五盧布的洋錢……他說，我沒有時候等找零頭……那就是他！

麥芮克 我猜，他的腦筋不靈了。

庫茲瑪 他的腦筋倒靈……毛病是因為他懦弱脂肪太多了。頭一個，孩子們，因為一個女  
 人……他愛上了一個城裏女人，他覺得世上沒有比她更美的女人了。一個傻瓜愛  
 了起來正跟一個聰明人一樣入迷。女孩子的親眷全不差……可是她本人呀，不就  
 是放蕩，不過是……輕浮……總是三心二意的！總在飛眼兒！總在笑笑……簡直不  
 像話。上等人喜歡這個，說那可愛，可是咱們鄉下人呀，恨不得馬上把她丟出去……  
 是呀，他愛上了她，他的運氣就吹了。他就這麼陪她，一件……又一件……常常整天  
 在外頭划船，彈鋼琴……

包耳曹夫 庫茲瑪，別告訴他們你何苦來？我這一輩子跟他們有甚麼關係？

庫茲瑪 老爺原諒我，我不過對他們講上一點兒……沒有關係，其實……我渾身打抖。攪。再來點兒酒。

（喝酒。）

麥芮克 （捺低聲音）女的愛他嗎？

庫茲瑪 （捺低聲音，慢慢回到尋常聲音）她憑甚麼不？他是一個有產業的人……一個人有錢花，有一千代席阿亭，當然你要愛他了……他是一位堅強，莊重，爲人尊嚴的紳士……總是一個樣子，就像這樣子……把你的手給我（握麥芮克的手）『一向好，再見，辛苦。』對啦，有一天黃昏，我路過他的花園——兄弟，那才像個花園，好幾維耳司特大——我靠着安安詳詳地走，我一抬頭，就看見他們倆坐在一張凳子，彼此在親嘴。（模倣聲音）他香了她一回，她呀還他兩回……他握着她的雪白小手，她真叫火熱，越貼越近活……她說：『我愛你。』他呀，倒霉蛋兒，從這一個地方走到另一個地方，活活一個懦夫，逢人誇耀他的幸福……給這個人一盧布，送那個人兩

盧布……送我錢買一匹馬。替人人把債了清。

包耳曹夫：「噢，幹嗎對他們講這個？這些人沒有同情……反而傷人！」

庫茲瑪：「老爺，沒有甚麼！他們問我！我何必不講給他們聽？不過，假如你生氣，我當然不……」

……當然不……他們管我甚麼事……

〔傳來驛車鈴鐺〕

費嘉：「別叫喚，靜靜地告訴我們……」

庫茲瑪：「我這就靜靜地告訴你們……他不要我講，可是，那擋不住……不過也沒有甚麼好講了。一句話，他們結婚了。沒有事了。給鐵石心腸的庫茲瑪再來一杯（喝酒）」

我不喜歡人往醉裏喝！說的是呀，婚禮舉行了，客人們在事後入席了，她坐了一輛馬車走了……（耳語）去了城裏，去了她的愛人那邊，一個律師……哎？你們現在想

想看？正在那要緊點兒上！她叫人殺了，還算便宜了她哪！

麥芮克：（思維）怎麼……後來又怎麼樣？

庫茲瑪 他瘋了……你們看得見，就像大家講的，他開頭和一個蒼蠅在一起，後來牠長成了一隻大馬蜂。當初是一個蒼蠅，現在——牠變成一隻大馬蜂了……可是他還愛着她。看看他呀，他愛她！我想，他現在到城裏去想法子偷偷看她一眼……他看她一眼，再回來……

〔驛車來到店前。車夫進來喝酒。〕

泥洪 今天驛車晚啦。

〔車夫不做聲，付了賬，走了。驛車出發，鈴鐺在響。〕

角落裏發出一個聲音 像這種天氣，很好把驛車搶了——跟唾痰一樣容易。

麥芮克 我活了三十五年，還沒有搶過一次驛車……（稍緩）現在走遠了……太遲啦，太遲啦……

庫茲瑪 你打算聞聞監牢裏頭的味道？

麥芮克 你搶，不見得就進監牢。就算我去又怎麼樣！（忽然）後來？

庫茲瑪 你是說那倒霉蛋兒？

麥芮克 還有誰？

庫茲瑪 兄弟們，他敗家的第二個原因是由於他的妹夫，他妹妹的丈夫……他答應給

他的妹夫在銀行担保三萬盧布。那妹夫是個賊……這騙子早知道他的麵包那邊抹了牛油，死賴着，動也不肯一動……他當然不付了……於是我們這位先生只得付出三萬。（嘆息）這傻瓜在爲他的胡鬧受罪。他太太如今生了孩子，是那律師的，他妹夫在泡耳塔瓦附近買了一份產業，我們這位先生兜着小店兒亂轉悠，像一個傻瓜，向我們這羣人嘀咕：『兄弟們，我沒了信心！我現在甚麼人也不相信了！』活活一個懦夫！人人有憂愁，一條蛇在咬他的心，那意思不就是說他必須喝酒？拿我們村子那位長輩來說罷。他女人在大白天跟校長調情，把他的錢花在喝酒上，可是那位長輩走來走去，還衝自己微笑。他也就是有點兒瘦……

提洪 （嘆息）上帝給人力量……

庫茲瑪 世上有各種各樣力量，不錯……怎麼着？那又濟得了甚麼事？（付賤）拿去你的一磅肉！孩子們，再見啦！晚安，做好夢！我得趕路啦。我打醫院給我們太太接了一個產婆……可憐蟲，等了這半天，她一定淋溼了……

〔馳出稍緩。〕

提洪 噢，你不快活的人，來，喝這杯酒！

〔斟酒。〕

包耳曹夫 （遲疑疑走向櫃臺，喝酒）這是說，我現在欠你兩杯酒錢。

提洪 你欠我錢？算啦，喝罷，解解你的愁悶！

費嘉 老爺也喝，喝我的噢！（扔下一枚五分錢）你喝，你死；你不喝，你也是死。喝渥德喀，是不好的，可是，上帝，你喝上點，你舒服多了！渥德喀消愁解悶……那熱！

包耳曹夫 可不熱！

麥茵克 給我看！（從提洪那邊接過像匣，端相她的照像）哼。成親以後跑掉。什麼樣一

個女人！

角落裏傳出一個聲音 提洪，再給他倒一杯。讓他把我的也喝了罷。

麥芮克（把像匣摔在地上）該死！

〔快步走到他的地方，躺下，臉朝牆，全喫一驚。〕

包耳曹夫 怎麼，你幹甚麼？（拾起像匣）畜牲，你怎麼敢？你有什麼權利？（充滿了眼淚）  
你打算弄死我？鄉下人！蠢豬！

提洪 老爺，別生氣……那不是玻璃，那沒有碎……再喝一杯，去睡罷。（斟酒）我這兒聽你們講話，忘了辰光點兒，早就該關門了。

〔去關外門。〕

包耳曹夫（喝酒）他怎麼敢？傻瓜！（向麥芮克）你明白嗎？你是一個傻瓜，一條野！

薩瓦 孩子們！好不好，住住嘴！吵鬧有甚麼意思？讓大家睡才是。

提洪 躺下，躺下……安靜着罷！（走到櫃臺後面，鎖了錢屜）是睡覺的辰光啦。

費嘉 是辰光啦！（躺下）兄弟們，做好夢！

麥芮克 （起來，把他的短皮筒子和上衣鑰在板凳上）老爺，來，躺下。

提洪 你睡到甚麼地方？

麥芮克 噢，甚麼地方全成……：地板上就好……：（拿一件上衣鑰在地板上）對我全一樣。（把斧子放在近旁）睡在地板上，對他等於是受刑。他睡慣了絲呀絨的……

提洪 （向包耳曹夫）老爺，躺下！你看了老半天那張像片，也該看夠了。（吹熄一枝蠟燭）扔掉牠！

包耳曹夫 （搖搖幌幌）我有什麼地方好睡？

提洪 睡到流浪漢子那兒！你沒有聽見他讓地方給你嗎？

包耳曹夫 （走向空板凳）我有點兒……：醉……：喝了那許多……：不是嗎……：我睡在這兒嗎？

提洪 是呀，是呀，躺下，別怕。



「在櫃臺上騎直了。」

包耳曹夫（騎下）我是……醉了……四圍東西全在轉悠……（打開像匣）你沒

有一枝小蠟燭嗎？（稍緩）瑪沙，你是一個小怪女人……在匣子裏頭看着我笑……

（笑）我喝醉了！難道一個人喝醉了，你就應該笑他嗎？你往外看，就像沙斯特里夫

柴夫說的……愛這醉鬼。

費嘉 風直在吼。多淒涼！

包耳曹夫（笑）什麼樣一個女人……你為什麼直在轉悠？我就逮不着你！

麥茵克 他在說胡話。看照片兒看的太長久啦。（笑）什麼樣一種怪事！受教育的人發明

了種種機器和醫藥，可是就還沒有一個十足聰明人發明一種制女人的醫藥……

他們想法子醫治種種的病，他們就沒有想想，為女人死的男人比害病死的男人多

多了……狡猾，吝嗇，殘忍，沒有頭腦……婆婆欺負兒媳婦，兒媳婦騙男人出氣……

就沒有一個完……

提洪 女人們弄亂他的頭髮，所以就直了起來。

麥茵克 不僅僅是我……自從年月開始，世界有了以來，人就在埋怨……在歌兒和故事裏頭，把惡魔跟女人放在一道，不是沒有原由的……不是沒有道理的！說什麼也有一半真……（稍緩）這兒，這位老爺成了傻瓜，可是我離開爹娘，變成一個流浪漢子，不倒懂事了嗎？

費嘉 爲了女人？

麥茵克 就跟這位老爺一樣……我走來走去，像活，像一個受到上天處罰的人，中了邪的人……白天夜晚發狂，直到末了我睜開了眼睛……那不是愛情，只是誘騙罷了

……

費嘉 你拿她怎麼辦？

麥茵克 不管你的事……（稍緩）你以爲我弄死她……我才不幹……你要是殺人，你就糟了……她倒快快活活地活下去！只要我從來沒有看見你，或者只要我能夠

忘掉你，毒蛇的種！

（有人叩門。

提洪 惡魔帶誰來了……誰在那兒？（叩門）誰敲門？（起來，走向大門）誰敲門？走開，

門上了鎖啦！

聲音 提洪，放我進來。馬車的彈簧壞了！行行好，幫幫我忙！我只要有一根繩子把牠捆好，

我們好歹也就蘑菇到那邊了。

提洪 你是誰？

聲音 我們太太從城裏到瓦耳掃腦費耶夫去……只有五維耳司特遠了……做做好

人，幫幫忙！

提洪 去告訴那位闊太太，她肯出十盧布，她就可以有那根繩子，修好彈簧。

聲音 你是瘋啦，還是怎麼的啦？十盧布瘋狗！在我們的災殃上打主意！

提洪 隨你的便……你不肯，就算了。

聲音 好，等等。（稍緩）她講成。

提洪 這我喜歡聽！

〔開門。車夫進來。〕

車夫 信正教的人們，晚安！好，給我繩子！快！孩子們，誰去幫我們的忙？你們忙活一陣子會有好處的！

提洪 沒有什麼好處……還是讓他們睡罷，我們兩個人就辦啦。

車夫 傢活，我累啦！天冷，泥裏頭沒有一塊乾地……親愛的，還有一件事……你這兒有沒有一個小間兒，給太太取取暖？馬車倒在一邊，她不好在裏邊待……

提洪 她要一間房幹什麼？她要是冷，這兒她滿好取暖……我們幫她找一個地方。（清理出一個地方靠近包耳曹夫）起來，起來！在地板上也就是躺一點鐘，讓太太取取暖。（向包耳曹夫）老爺，起來！坐起來！（包耳曹夫坐起來）這兒有你一個地方。

〔車夫下。〕

費嘉 你來了一位貴客，惡魔帶她來！這下子好了，天亮以前別想睡得成。

提洪 我後悔我沒有要十五盧布……她會答應的……（站在門口迎候）我說呀，你們這羣人可真嬌脆！（進來瑪麗亞·葉高羅夫娜，後邊跟着車夫。提洪鞠躬。）請，太太！我們的屋子很不像樣兒，全是螻蛄！不過，賞賞臉罷！

瑪麗亞 我什麼也看不見……我打那邊兒走？

提洪 這邊，太太！（把她帶到包耳曹夫近旁的空地）這邊，請！（吹乾淨地方）對不住，我另外沒有屋子，不過，太太，您別怕，這兒這些人全是好人，全很安靜……

瑪麗亞 （坐在包耳曹夫身旁）悶氣極了，打開門，請啦！

提洪 是，太太。

（跑過去，把門敞開。

麥芮克 我們凍死了，你把門打開！（起來，拍地一聲關了門）你是什麼東西也吩咐人？

（躺下。

提洪 對不住，太太，我們這兒待着一個傻瓜……有點兒糊塗……不過，您別怕，他不會妨您的……不過，太太，對不住，十個盧布我搞不來……得十五個。

瑪麗亞 好罷，可得快。

提洪 馬上……馬上就好。（從櫃臺底下抽出一根繩子）馬上就好。

〔稍緩。〕

包耳曹夫 （看着瑪麗亞）瑪麗……瑪莎……

瑪麗亞 （看着包耳曹夫）這是什麼？

包耳曹夫 瑪麗……是你你打什麼地方來的？（瑪麗亞認出是包耳曹夫，叫喚，跑到屋子中央。）

子中央。包耳曹夫跟着）瑪麗，是我……我（高聲笑）我的女人！瑪麗！我在什麼地方？

方來人呀，掌燈！

瑪麗亞 離開我！你撒謊，這不是你不能夠！（手蓋住臉）是撒謊，全是胡鬧！

包耳曹夫 她的聲音，她的走動……瑪麗，是我！我這就停……我喝醉了……我的頭在

打轉悠……我的上帝！停住，停住……我簡直搞不清楚。（嘶喊）我的女人！

〔倒在她的腳邊，哭泣。一羣人聚在夫婦四周。〕

瑪麗亞 靠後站！（向卓夫）代尼斯，讓我們走！我說什麼也不能夠再在這兒待！

麥芮克 （躍起，盯着她的臉）照片兒！（抓住她的手）就是她本人！大家看呀，她就是這位先生的女人！

瑪麗亞 壞蛋，走開！（打算抽出她的手）代尼斯，你幹什麼站在那兒瞪眼睛？（代尼斯和提洪奔向她，扳住麥芮克的兩臂）這是賊窩子！放開我的手！我不怕……離開我！

麥芮克 等等，我會鬆手的……讓我對你講一句話，也就是一句……一句，你就明白了……等等……（轉向提洪和代尼斯）滾開，渾賬，鬆手！我不講完話，我不會放你走的！停住……等一下子。（拿拳頭打他的額頭）不成，上帝沒有給我才分！我就想不出對你這種人講什麼好！

瑪麗亞 （抽開了手）滾開！醉鬼……我們走罷，代尼斯！

〔她打算走出，但是麥芮克關了大門。〕

麥芮克 你看他一眼，行行好，也就是一眼，一眼也就成了！要不，對他講一句短短的好話！也就是一句，爲了上帝的緣故！

瑪麗亞 弄走這……傻瓜。

麥芮克 那麼，該死的女人，惡魔送你上路！

〔他搖起他的斧子，全體騷動。人人躍起，亂嚷嚷，發出恐怖的叫喊。薩瓦站在麥芮克和瑪麗亞中間……代尼斯把麥芮克逼到一邊，拖走他的主婦。經過這麼一鬧，大家站直了，全像石頭。一陣長久的沈默。包耳曹夫忽然在空裏揮動他的手。〕

包耳曹夫 瑪麗亞……你在什麼地方，瑪麗亞！

納查羅夫娜 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們這些殺人犯，簡直撕爛了我的魂靈兒！這一夜，怕死人！

麥芮克 〔垂下手，他仍然握着他的斧子〕我殺了她，還是沒有殺？



提洪 謝謝上帝，你的頭牢靠啦！……

麥芮克 那麼，我沒有殺她……（蹣跚向他的牀位）因為這是一把偷來的斧子，命運沒有把我打發到死路上去……（倒下，哭泣）唉！我呀，唉！可憐可憐我，信正教的人們！

（幕）

① 渥德略：俄國人最愛飲的麥酒。

② 代席阿亭：等於二又十分之七英畝。

③ 希羅：猶太國王，聖約翰和耶穌都死在他的治下。

④ 該隱：舊約人物，亞當的長子，曾經殺死他的兄弟。

⑤ 維耳司特：等於三分之二英哩。

⑥ 馬伐辣：白葡萄酒。馬代辣是產酒的地名，在大西洋，是一個島。

④

一磅肉：指酒錢。典故出在威尼司商人，庫斯瑪挖苦店家是猶太人。

論煙草有害

—— 一齣舞臺獨白獨幕劇



## 人物

伊葛·伊葛奴維奇·牛興

一個怕老婆的丈夫，太太主持一家女子音樂學校

和一所寄宿學校。

景是一家外省俱樂部的講堂。

牛興

（繞頭長鬚，上嘴唇剃得乾乾淨淨，穿着一件舊得發光的大禮服，十分尊嚴地

走來，鞠躬，整理他的背心）太太們，先生們，就這麼說罷！（往下理齊鬚）內人建議，爲一個慈善的目的，我應當到這裏做一篇通俗的講演。好罷，假如我必須演說，我

必須——這在我絕對沒有關係。當然，我不是一位教授，也沒有得過學位，然而，可是，近三十年來，不停不息，我簡直可以說是有害於自己的健康等等，我一直在研究完全屬於科學的性質的問題。我是一個用腦筋的人，想想看，有時候我甚至於寫些科學文字；我的意思是不恰好就是科學，然而，原諒我這樣說，差不多也就在科學範圍以內。好譬說罷，前些日子我寫了一篇長論文，題目是『若干昆蟲有害論』。我的女孩子們非常喜歡這篇文章，特別是講到臭蟲的地方；不過讀過一遍之後，我就撕掉了。說實話，你就是寫得再好，可是不用波斯粉，你辦不到。●甚至於我們的鋼琴都有臭蟲……關於我現下所講的主題，不妨這樣說罷，吸食煙草所招致於人類的傷害。我自己吸煙，不過內人吩咐我今天講講煙草的害處，所以，不講也就不成了。煙草，好罷，就算是煙草——這在我絕對沒有關係；不過，諸位先生，我建議，你們應當以全付應有的嚴肅聽我現下講演，不然的話，有什麼意外發生，那就不妙了。然而有些位如果怕聽乾燥的科學講演，也不在乎那些事，用不着聽，根本可以離席。（整理他的背

心)我特別要求出席的做醫生的會員們注意,他們從我的講演可以得到許多有用的資料,因為煙草,不提牠有害的效果,也當藥用的。所以,舉例來看,你假如把一隻蒼蠅放在一個鼻煙盒裏面,牠就許因為神經錯亂而死。煙草其實是一種植物……每逢我講演的時候,總愛眨我的右眼睛,不過,你們用不着注意:那完全由於神經緊張的緣故。就一般而言,我是一個神經非常緊張的人;我開始眨我的右眼睛,遠在一千八百八十九年,往正確裏講,在九月十三那一天,就在內人給我們添巴爾巴辣,不妨這樣說罷,第四個女兒的那一天。我的女兒全生在十三那一天。雖然(看錶)時間不長,我離題不好太遠,我必須順便聲明,內人主持一家音樂學校和一所私立的寄宿學校;我的意思是說,不就完全是一所寄宿學校,可是性質上有些相似。不瞞諸位說,內人動不動就講經濟拮据;可是她在一個平安的角落存了有四五萬盧布;至於我自己,我連一個銅板也沒有,一個鏟子也沒有——不過,算啦,老談這個又有什麼用處?在寄宿學校,我的責任是料理家務。我置備伙食,管理僕役,登記賬目,縫

好練習簿，清除臭蟲，領內人的小狗散步，捉老鼠……昨天晚飯是我拿麵粉牛油給廚子，因為我們今天要做糕餅。好，往簡單裏說，今天糕餅做好了，內人下到廚房講，她有三個學生扁桃腺腫，沒有糕餅喫。這樣一來，我們多出了幾塊糕餅。你們看應當怎麼辦？內人先吩咐把這些糕餅收到櫃櫥；可是後來，她想了想，有心事的樣子道：『你可以喫那幾塊糕餅，你這紙紮人……』每逢她不高興的時候，她總像這樣罵我：『紙紮人，』要不就是『毒蛇，』要不就是『魔鬼。』你們看得出我是個什麼樣的魔鬼。她一來就不高興。可是我沒有細嚼糕餅，我一口囫圇咽下去，因為我一來就餓。昨天，舉例來看，她就不給我飯喫。她講：『餵你呀，沒有那個必要，你活活兒一個紙紮人……』無論如何，（看錶）我離題遠了，我有點兒話不對頭。讓我們接着講下去。雖說，當然嘍，你們現下也許愛聽一段兒小故事，或者大段兒合奏，或者什麼小調兒……（唱）『戰火雖熾足不移……』我不記得這是那兒來的了……再說，我忘記告訴你們，在內人的音樂學校，不算料理事務，我的責任還包括有教數學、物理、化學、



地理、歷史、聲音、文學、等等。關於舞蹈、歌唱和繪畫，內人另加一筆費，雖說我就是舞蹈和歌唱的先生。我們的音樂學校就在五狗巷，門牌十三號。這也許就是爲什麼我的生活是這樣不幸，由於住在一所門牌十三號的房子的緣故。再說，我的女孩子們生在十三那一天，我們的房子有十三個窗戶……不過，算啦，老談這個有什麼好處？內人任何時間在家裏會見事務上的來客，學校一覽這裏門房就有六毛錢一本。（從衣袋取出幾本）假如諸位歡喜，本人可以奉讓幾本。每本六毛錢！有誰要買一本嗎？

（稍緩）沒有人好罷，四毛錢一本。（稍緩）真夠叫人厭煩的！是呀，房子是十三號。我樣樣事失敗；我變老了，笨了。現在，我在講演，看外表，我挺高興的樣子，可是我倒真想扯破了嗓子嚷嚷，要不然呀，跑到天涯海角也好……就沒有一個人我好訴苦，我簡直想哭……諸位也許說，你有你的女孩子們……可是女孩子們又算個什麼呀？我講給她們聽，她們只是笑……內人有七個女兒……不對，對不住，我相信只有六個……（活潑地）不錯，是七個老大，安娜，二十七歲，老小兒，十七歲。先生們！（向四

圖看)我是一個可憐蟲，我變成了一個傻瓜，一個無足輕重的東西，不過，話說回來，站在諸位眼前的是最幸福的父親。說到臨了，應當是這樣子，我也不敢說不。可是，諸位只要知道也就好了！我和內人在一起過了三十二年，我可以說，是我一生最好的歲月；我的意思不就說最好，只是就一般而言。一句話，過去了，就像快樂的一瞬；不過，嚴格地講，滾牠媽的蛋。(向四圍看)我想，可不，她還沒有來；她不在這兒，所以，我還可以說說我喜歡說的話……我極其害怕……我害怕她盯着我看。好，我方才講的，我的女孩子們嫁不出去，也許因為她們怕羞，也許因為男人們永遠沒有一個機會看到她們，內人不肯開茶會，也從來不請客喫飯，她是一位頂苛刻，脾氣壞，好吵嘴的太太，所以沒有人到家裏來，不過……我可以悄悄兒告訴你們(來到腳燈前面)……內人的女孩子們可以在大宴會的日子看到，在她們的姨媽家裏，娜塔麗·賽明勞芙娜，就是那位害風溼症的太太，總穿着一件黑點兒黃袍子，好像爬滿了一身黑甲蟲。那兒有好飯喫。假如內人湊巧不在那兒，那你們還可以……(擡起臂)我

必須聲明，我有一杯酒就醉，由於這個緣故，我覺得非常幸福，同時也非常憂愁，我就沒有法子向諸位形容。於是，我想起我的青春，一心巴着跑開，往遠裏跑……噢，只要諸位知道我多巴着往遠裏跑也就好了！（興奮）跑開，樣樣丟在後頭，看也不朝後看一眼……到那兒去？隨便那兒都成……只要我能夠遠遠離開這愚蠢、卑鄙、廉價的生活，把我變成一個可憐的老傻瓜，一個可憐的老白癡的生活就成；遠遠離開這愚蠢、瑣碎、壞脾氣、可憎、惡毒的吝嗇鬼，折磨了我三十年的太太就成；遠遠離開音樂，離開廚房，離開內人的銀錢事項，離開一切細微和凡庸……遠遠離開，然後，在什麼地方停住，在田裏，靜靜地站着像一棵樹，像一根柱子，像一家園子的紙紮人，在光天化日之下，一整夜望着頭上亮晶晶的靜靜的月亮，忘記……噢，我多巴着什麼也不記在心裏……我多巴着脫掉這件三十三年前結婚時候穿的破爛舊禮服……（脫掉大禮服）爲了慈善的目的，我總穿着這件禮服講演……看我踏不爛你！（踩着禮服）看我踏不爛你！我窮，我老，我一付可憐相，就像這件背心，背後補了

又補，破破爛爛，高低不平……（露出他的背）我什麼也不需要！我比這個還好，還乾淨；我從前也年輕過，我在大學讀過書，我做過夢，把自己當做一個男子漢……我現在什麼也不需要！就是需要休息……休息！（向後看，急忙穿好大禮服）內人在講臺後頭……她來了，在那兒等我……（看錶）時間到了……假如她問起諸位的話，我求求諸位，告訴她講演的人是……那個紙紮人，我的意思是說我自己，舉止挺尊嚴。（看向一旁，咳嗽）她往這方向看……（提高聲音）根據前提，煙草含有一種可怕的毒藥，方才我已經講過，吸煙在任何情形之下是不應該的，同時我斗膽希望，就這麼說罷，我的講演『論煙草有害』對於諸位有若干用處。我講完了。DIE

of animam levavi! ③

（鞠躬，尊嚴地走開。）

④ 波斯粉即臭蟲粉。

⑤ 拉丁文，意思是：『我講完了，心爲之一鬆。』

天鵝之歌 ●



## 人物

瓦希里·瓦華里葉奇·史威特洛維多夫 一位喜劇演員，六十八歲。

尼基塔·伊萬尼奇 一位提示，一位老年人。

景是鄉間劇院的舞台，夜晚，散戲以後，右手是一排粗糙沒有上漆的門，通到化裝室。左手和後方，舞台

上堆滿了種種亂七八糟的東西。舞台中央有一張翻轉的凳子。

史威特洛維多夫（穿着 Kalinas 的衣服，拿着一枝蠟燭，走出化裝室，笑）好呀，好呀，這才滑稽哪！這個玩笑開大發啦！戲完的時候，我在我的化裝室睡着了，個個兒都離

開戲園子了，我還安安靜靜地在裏頭打盹兒。嚙！我是一個傻老頭子，一個可憐的老糊塗！我又喝酒來的，所以才在那兒，坐着坐着就睡着了。這手兒可真漂亮！老孩子，有你的！（呼喚）葉高耳喀！彼特魯希喀！像活那兒去啦？彼特魯希喀！渾賬東西一定睡了，現在就是地震也別想他們醒得過來！葉高耳喀！（拾起凳子，坐下，蠟燭放在地板上）沒有一點點聲音！只有回聲答應我。今天我給葉高耳喀和彼特魯希喀每人一份兒賞錢，現在他們倒連個後影兒也不見了。兩個壞小子全走了，說不定把戲園子鎖了哪。（向四外轉他的頭）我喝醉了！噢！今天晚飯是爲我演的義務戲，爲了這千載難逢的機會，我往喉嚨裏頭灌了許多啤酒，許多酒，現在一想，真還肉麻！老天爺！我的渾身發燙，我覺得我嘴裏好像有二十條舌頭。真可怕！簡直發癡！這可憐的老荒唐又喝醉了，簡直就不知道他在慶祝什麼！噢！我的頭在裂，我渾身在打抖擻，我覺得又黑又冷，就像待在一座地窖裏面！就算我不在乎自己的身體，我起碼也應當記住自己的年紀才是，我真是一個老白癡！是呀，活到我這把子年紀！簡直沒用！我有本事扮



丑角兒，吹牛，裝年輕，可是我的生命呀，如今真是完了，我也好跟我的六十八歲告別了！永遠看不見牠們了！我把瓶子喝乾了，瓶底兒也就是些渣子了，除去渣子什麼也沒有了。是呀，是呀，瓦希里，老孩子，就是這個話。現在是你排練一個木乃伊那樣角色的時候了，喜歡也好，不喜歡也好，你得演。死在朝你走哪。（朝前凝視）說起來，可真真怪，我在臺子上混了四十五年，這還是頭一回看到一個熄了燈的黑夜的戲園子。頭一回。（走向腳燈）多黑呀！我什麼也看不見！噢！是呀，我也就是影影綽綽看見提示人的小地方，和他的桌子；此外是漆黑一片，一個無底的黑的正廳，像一座墳，死也許就藏在那裏頭……儂活……多冷呀！風在空園子吹，就像打一個石頭煙筒吹出來。什麼樣一個鬼地方！我的背從上到下打冷戰。（呼喚）葉高耳喀！彼特魯希喀！你們倆在那兒？我怎麼會想到這些可怕的东西上頭？我喝不得酒；歲數大了，我沒有多少日子好活了。活到六十八歲，人也就是走走教堂，準備死了，可是我在這兒——天！一個瀆神的老醉鬼，穿着這丑角兒衣服——我就沒有臉子叫人看。我得馬上把牠

換下來……這地方太怕人，我在這兒待一整夜，吓也吓死了。（走向他的化裝室；同時尼基塔，伊萬尼奇穿着一件白長上身，從舞台最遠端梢的化裝室走出。史威特洛維多夫看見伊萬尼奇——嚇得直叫，往後退）你是誰？什麼？你要什麼？（蹣跚）你是誰？

伊萬尼奇 先生，是我。

史威特洛維多夫 你是誰？

伊萬尼奇 （慢慢向他走來）先生，是我，提示的，尼基塔·伊萬尼奇是我，師傅是我！

史威特洛維多夫 （軟軟地倒在凳子上，呼吸粗重，強烈顫索）天！你是誰？……你

尼基陶希略？……你在這兒幹什麼？

伊萬尼奇 我在化裝室過夜。先生，求您千萬別講給阿歷克塞·佛米奇知道。我沒有別的地方去過夜；真的，我沒有。

史威特洛維多夫 啊！是你，尼基陶希略，是嗎？想想看，觀衆叫我出去，叫了十六次之多；他

們又送了我三只花冠，還有好些別的東西；他們全熱狂的不得了，可是等到事完了，就沒有一個人來叫醒可憐的醉老頭子，把他送回家去。尼基陶希喀，可我是上了年紀的人呀！我六十八歲了，還直鬧病。我沒有心再幹下去了。（抱住伊萬尼奇的頸項，哭）尼基陶希喀，別走開；我老了，沒用了，我覺得該是我死的時候了。噢，真可怕，可怕！

伊萬尼奇（溫柔地，尊敬地）親愛的師傅！該是你回家的時候了，先生！

史威特洛維多夫 我不要回家；我沒有家——沒有！沒有！——沒有！

伊萬尼奇 噢，親愛的！你忘記你住在什麼地方了嗎？

史威特洛維多夫 我不要去那兒。我不要！我在這兒就是一個人。尼基陶希喀，我沒有親人！沒有太太——沒有兒女。我像在寂寞的田野吹過去的風。我死了，沒有一個人記得我。孤單單一個人是可怕的——沒有一個人鼓舞我，沒有一個人忠心我，喝醉了酒也沒有一個人幫我上牀。我是誰的？誰需要我？誰愛我？尼基陶希喀，沒有一個人。

伊萬尼奇（哭）師傅，你的觀眾愛你。

史威特洛維多夫 我的觀衆回家去了。他們全睡了，忘記他們的老丑兒了。不，沒有人需要我，沒有人愛我；我沒有太太，沒有兒女。

伊萬尼奇 噢，親愛的，噢，親愛的！別爲這個不開心。

史威特洛維多夫 不過我是一個人，我還活着。我的血管響着熱的紅血，高貴的祖先的血。尼基陶希喀，我是一個貴族；在我跌到這樣低的地位以前，我在軍隊，在砲隊服務，當時我是一個什麼樣翩翩美少年！漂亮，勇敢，熱誠！全到那兒去了？那些老日子都變成了什麼？就是那座正廳，把牠們全吞下去了！我現在全記起來了。我有四十五年活活兒在這兒埋掉，尼基陶希喀，什麼樣一種生活！我清清楚楚看見牠，就像看見你的臉：青春的酩酊，信仰，熱情，女人們的愛情——女人們，尼基陶希喀！

伊萬尼奇 先生，是你去睡的時候了。

史威特洛維多夫 我第一次上臺子的時候，正當熱情的美好年月，我記得有一個女人愛我的演技。她又美又年輕，像白楊樹那樣優雅，天真，純潔，像夏天的黎明那樣照耀。

她的微笑能夠化除最黑的夜晚。我記得，我有一回站在她前頭，就像我現在站在你前頭。我覺得她從來沒有像這時候那樣美麗，她拿她的眼睛跟我談話，那樣美麗——那種眼神！我永遠不會忘記，就是到了墳裏也忘記不掉，那樣溫存，那樣柔和，那樣深沉，那樣明亮和年輕！我丟魂了，我沈醉了，我跪在她前頭，我求她把幸福給我，她講：『扔掉戲臺子！』扔掉戲臺子！你明白嗎？她可以愛一個戲子，可是嫁給她——永遠不成，我記得，我那天在演——我演一個愚蠢丑角兒，就在我演的時候，我覺得我的眼睛睜開了；我看見我所視為神明的藝術的崇拜，是一種幻象，一個空洞的夢；我是一個奴才，一個傻子，生人們的懶惰的玩具。我終於瞭解我的觀衆了，從那天起，我不相信他們的采聲，他們的花冠或者他們的熱衷。是呀，尼基陶希喀！別人誇讚我，買我的像片，不過我對他們是一個生人。他們不認識我，我就像他們腳底下的爛泥。他們喜歡和我相會……可是讓一個女兒或者一個妹妹嫁給我，一個不入流的人，永遠不成！我不相信他們，（倒向凳子上）不相信他們。

伊萬尼奇 噢，先生！你的臉色才叫蒼白！怕人！你把我吓死了！好，回家去罷，可憐可憐我罷！

史威特洛維多夫 那天我全看穿了，這點子智識是花了大價錢買下來的。尼基陶希喀！

這以後……那女孩子……好，我就開始漂泊，沒有目的，一天一天混下去，不朝前看。

我演小丑兒，低級喜劇人物，聽憑我的精神破產也不管。啊！可是我從前也是一位大藝術家，其後我一點一點扔掉我的才分，專演那花花綠綠的丑角兒，丟掉我的臉相，丟掉表現自己的能力，最後變成一個丑兒，不成其爲一個人了。那個大而黑的正廳活活把我吞了。我從前一直沒有覺到，可是今天晚飯，我一醒過來，我朝後一看，後頭有六十八年，我這才懂得什麼叫做年老！全完了……（嗚咽）全完了。

伊萬尼奇 好啦，好啦，親愛的師傅！放安靜……老天爺（呼喚）彼特魯希喀！葉高耳喀！

史威特洛維多夫 可是，我是一個什麼樣的天才！你想像不出我有什麼樣的能力，什麼樣的口才；我有多優雅，有多溫存；有多少根絃（打着他的胸膛）在這胸膈裏面顫索！我想到這上頭就出不來氣！你現在聽，等一下，讓我換一口氣，好啦！現在聽這個！

『伊萬在天之靈把我認做他的兒子，

給我起了一個名字其米特里，

爲我激起人民的義憤，

指定波里斯來做我的犧牲。

我是太子。夠啦！我衝一個

驕傲的波斯女人低頭就是羞侮。』

壞嗎，噫（很快）現在，等一等，這兒是一段李耳王。天是黑的，看見沒有？雨在下，雷在  
吼，電——噼，噼，噼——霹開整個的天。好聽：

『刮罷風，炸開你的腮膀子！發怒！刮罷！

往下倒呀，瀑布與颶風，你們

就索興泡掉我們的教堂，淹掉風雞！

你硫磺一樣的火，思想一樣快，

劈開橡樹的雷電的前驅，

燒乾我的白頭！還有你，雷，

震撼一切，把臟肚皮的世界打平！

炸開自然的模型，立刻把那製造

忘恩負義的人的精蟲全部流光！

（焦急）現在，輪到傻子了。（蹣跚）來演傻子的角色快呀，我等不及了！

伊萬尼奇（飾傻子）



「噢，老伯伯，在乾房子領聖水比在門外頭淋雨水好多了。好老伯伯，進去罷；求您的女兒們賜賜福罷；這個大夜晚呀，不心疼聰明人，也不心疼傻瓜。」

史威特洛維多夫

「你就轟轟隆隆響個痛快罷！噴呀火！

倒呀雨！風，雷，火統不是我的女兒。

我不怪你們大自然反臉無情；

我從來沒有給你們國土，叫你們兒女。」

啊！這才是力量，這才是才分！我是一位大藝術家！現在，好啦，這兒還有點兒東西，屬於同類，把我的青春還給我。譬方說罷，唸唸這一段漢穆萊提，我開始……讓我看，是怎

麼樣來的？噢，是了，這就是。（飾漢穆萊提）

「噢，風笛！給我一管看。你們這邊來，——你們爲什麼直想兜着我轉，像要把我趕進陷阱？」

伊萬尼奇

「噢，殿下，假如我的忠心太過分，是因爲我的愛太欠禮貌。」

史威特洛維多夫

「我不大明白你的意思。你吹吹這笛子怎麼樣？」

伊萬尼奇

『殿下，我不會。』

史威特洛維多夫

『求你了。』

伊萬尼奇

『相信我，我真不會。』

史威特洛維多夫

『我真求求你。』

伊萬尼奇

『殿下，我是一竅不通。』

史威特洛維多夫

『這跟撒謊一樣容易：拿你的手指和大拇指按住這些洞眼，拿你的嘴往裏吹

氣，就會發出最動聽的音樂。你看，這些是調音器。」

### 伊萬尼奇

「可是我不能夠叫牠們發出諧和的音響；我沒有這份兒本領。」

### 史威特洛維多夫

「好啊，可你看，你把我看成一個什麼樣不值錢的東西！你倒會作弄我；你倒像知道我的調音器；你倒想挖出我的神祕的心；你倒要從我的最低的音調試到最高；可是在這小玩藝兒裏面，有的是音樂，你不能夠叫牠開腔。像活，你真以為我比一管笛還容易作弄嗎？隨你叫我什麼樂器，由你摸呀按的，你作弄不了。」

我。」

（笑，拍手）好！再來一遍！好傢活，什麼地方看得出年紀老來？我不老，全是胡說霸道，有一大股子力量沖過我；這是生命，新鮮，青春！老年和天才不能活在一起的。尼基陶希喀，你好像驚到說不出話來了。等一分鐘，讓我定定心看。噢！老天爺！好啦，聽！你從來聽過這種柔情，這種音樂？！輕輕的：

「月亮下去了。沒有一點點亮，

除非是天外一羣寂寞的守望，

蒼白的星星；還有螢火蟲，一時

照亮醞釀的夾竹桃在紅紅的山谷，

小小的閃爍明了又滅，

彷彿熱情的含羞的希望。」

（傳來開門的響聲） 什麼響？

伊萬尼奇 彼特魯希喀和葉高耳喀回來了。是的，你有天才，天才，我的師傅。

史威特洛維多夫 （呼喚，轉向響聲） 孩子們，這邊兒來！（向伊萬尼奇）讓我們去換好衣服。我不老！全是瞎扯，胡說霸道！（快快活活地笑）你哭做什麼可憐的老爸爸，你，到底怎麼的啦？這不像話！好啦，好啦，這簡直不像話來，來，老頭子，別死瞪眼睛！什麼讓你這樣兒瞪眼睛？好啦，好啦！（流着眼淚，擁抱他）別哭啦！有藝術跟天才的地方，就決不會有什麼老年，寂寞，生病那類事的……就是死本身也是一半……（哭）不，尼基陶希喀！現在我們全算完了！我算那一類天才呀！我倒像一隻擠乾了的檸檬，一隻裂口的瓶子，你呀——你是戲園子的老耗子……一個提示走罷！（他們走）我不是天才，我頂多也就是做做佛亭布辣斯的跟隨，<sup>②</sup>就是這個，我也太老了……

是呀……尼基陶希喀，你記得奧賽羅裏面那幾句話嗎？

『永別了心平氣靜；永別了知足！

永別了激發野心的大戰

和戴羽盔的隊伍！噢，永別了！

永別了長嘶的駿馬，銳厲的號角，

激勵的鞀鼓，刺耳的橫笛，

莊嚴的旗幟，和所有的特徵，

光榮的戰爭的驕傲，誇耀和儀式！』

⊙

伊萬尼奇 噢！你是一位天才，一位天才！

史威特洛維多夫 再聽聽這個：



「走開！曠野在月光下面發黑，  
快雲喝去黃昏最後一線白光：  
走開！這就要聚在一起喊去黑暗，  
深深的子夜裏住晴天的亮光。」

「他們一同走出，幕慢慢下落。」

① 傳說天鵝於死前唱歌，通常借指詩人藝人。

② 普式金的史劇包芮斯·戈都諾夫 Boris Godunov 之夜。

③ 李耳王第三幕第二景。

④ 漢穆萊提第三幕第二景。

⑤ 漢穆萊提的劇中人物，挪威太子。

⑥ 奧賽羅第三幕第三景。

燕  
①



## 人物

葉蘭娜·伊葛諾夫娜·波波娃 一位有地產的小寡婦，臉上有酒渦。

格利高里·史傑潘諾維奇·史米耳諾夫 一位中年地主。

魯喀 波波娃的老馬夫。

景：

波波娃家裏一間客廳。

波波娃一身喪服，眼睛盯着一張照片，魯喀對她發議論。

魯喀 太太，這不成……你簡直是在毀自己。丫頭跟廚子揀菓子去了，活着的人個個在享福，就是貓也明白怎麼樣尋開心，在院子走來走去捉小蚊子玩兒；只有你一個人整天坐在這屋子，好像這是一座道院，一點兒玩兒樂的興子也沒有。是呀，真的！我看足有一年了，你就沒有離開這所房子！

波波娃 我說什麼也不出去……爲什麼我要出去？我這一輩子已經活到頭兒了。他在墳裏頭，我把自己埋在四堵牆當中……我們兩個人全死了。

魯喀 得啦，看你把話說的！尼古拉·米哈伊洛維奇死了，好，那是上帝的意思，願他的靈魂得到和平……你爲他守喪——也是對的。不過你不能够哭呀守喪的鬧一輩子。我的老婆子也死了，時候到了嘛。怎麼樣？我傷心，我哭了一個月，對她也就夠了，可是我要是死心眼兒哭上一輩子的話，嚙，老婆子不配。（嘆息）你忘了你的四鄰。你什麼地方也不去，什麼人也不看。好比這麼說罷，我們活着像蜘蛛，從來看不見亮兒。老鼠啃了我的號衣。也不是附近沒有好人家，這一區有的是。里布諾夫駐紮了一團兵，

軍官才叫率——你看他們呀就看不夠。每星期五，營盤開一回跳舞會，軍樂隊每天吹打一回……哎，太太！你嘍年輕，俊俏，臉蛋兒紅潤潤的——你只要肯出來玩玩兒就好了。你知道，花無百日紅。過上十年，你想要到軍官裏頭做母孔雀了，那就太晚了，人家正眼看也不看你。

波波娃（決然）我請你啦，別再跟我講這種話！你知道，尼古拉·米哈伊洛維奇死的時候，人生對於我丟掉一切意義。我發誓，到我死的那一天止，不脫我的喪服，也不看看亮光兒……你聽見了沒有？讓他的陰魂兒看看我多麼愛他……是的，我知道你清楚他待我常常不公道，殘忍，還……簡直還不忠心，可是我呀忠心到死，讓他看看我呀和我在他死前一樣……

魯喀 你還是別講下去罷，你應當到花園散散步，要不然呀，吩咐套上陶畢或者大塊頭，坐了車看看那一位鄰居去。

波波娃 噢！

〔哭了。〕

魯喀 太太！好太太！你怎麼啦？上天保佑你！

波波娃 他那樣喜歡陶畢！他常常騎着他去考耳沙金司和夫拉掃夫司。他騎得真叫好！他使勁兒抖着韁繩，臉上的神情才叫美！你記得嗎？陶畢，陶畢，吩咐他們多給他一份

兒蕎麥吃。

魯喀 是太太。

〔鈴聲亂響。〕

波波娃 〔震動〕那是誰？告訴他們我不見人。

魯喀 是太太。

〔下。〕

波波娃 〔看着照片〕你看，尼古拉斯，我多能夠愛，多能夠饒恕……我的愛要是死呀，除非這可憐的心停住不跳，和我一道兒死。〔帶着眼淚笑〕你就不害臊？我是一個



守節的小賢妻。我把自已關了起來，對你一直忠心，直到進了墳，你……你這壞孩子，你就不害臊？你騙我，跟我吵鬧，一連好些星期丟下我一個人不管……

〔魯喀惶惶張張上。〕

魯喀 太太，有人問起你。他看見你……

波波娃 可是你沒有告訴他，自從我丈夫去世以來，我就不見客了嗎？

魯喀 我告訴他了，不過他簡直不聽；講他有很着急的事。

波波娃 我不見——客！

魯喀 我這樣對他講，不過……惡魔……詛咒，推他進來了……他如今在飯廳。

波波娃 （厭煩）很好，叫他進來……什麼樣兒禮貌！（魯喀下）這些人多惹我煩！

要見我做什麼？他幹嘛要攪亂我的和平？（嘆息）是的，我看我最後還非進道院不可。（思索）是的，進道院……

〔魯喀帶史米耳諾夫上。〕

史米耳諾夫（向魯喀）蠢東西，你太喜歡講話了……駢！（看見波波娃，恭恭敬敬說話）太太，我有光榮晉見，我叫格利高里·史傑潘諾維奇·史米耳諾夫，地主，退役的砲軍中尉！我有很着急的事，不得不打攪你。

波波娃（不把手給他）你有什麼事？

史米耳諾夫 你過世的丈夫，我有光榮認識，臨死欠我一千二百盧布，寫了兩張期票。我因為明天必須還清一件抵押品的利息，我來請你，太太，今天把欠我的錢還清。

波波娃 一千兩百……我丈夫做什麼欠下你的？

史米耳諾夫 他常常向我買蕎麥。

波波娃（嘆息，向魯喀）你別忘記，魯喀，多給陶畢一份兒蕎麥。（魯喀下）尼古拉·米

哈哈伊諾維奇臨死欠下你錢，我當然還你，不過你今天必須原諒我，我手裏沒有多少的現錢。後天我的管家就從城裏回來了，我吩咐他把你的賬結清了，不過眼下我沒有辦法照你的話做……再說，自從我丈夫去世以來，今天正好七個月，我的心境

絕對不許我過問銀錢事務。

史米耳諾夫 可是我的心境是呀，明天我不還掉到期的利息，我就必須漂漂亮亮離開

人生，兩脚朝前。我的房產就成人家的了！

波波娃 你後天會有錢的。

史米耳諾夫 我不要後天有錢，我要今天。

波波娃 你必須原諒我，我辦不到。

史米耳諾夫 可是我沒有辦法等到後天。

波波娃 可我明明現在沒有錢，我有什麼辦法！

史米耳諾夫 你是說，你不能够還我的錢。

波波娃 我不能夠。

史米耳諾夫 哼！這是你想得到的最後的話？

波波娃 是的，最後的話。

史米耳諾夫 最後的話絕對你的最後？

波波娃 絕對。

史米耳諾夫 多謝之至。我要拿筆記下來。（聳肩）大家叫我安靜着！我路上碰見一個

人，他問我：「格利高里·史傑潘諾維奇，你爲什麼常常那樣生氣？」可是我怎麼能

夠不生氣？我要錢要得要死。我昨天跑了一天，一大清早兒，拜訪所有我的債戶，沒有

一個人還賬！搞了這一天，人都發殭了，老天爺曉得我睡在什麼破小店，猶太人開的，

渥德喀桶就在我的頭旁邊。臨了我趕到這兒，離家有七十維耳司特，希望弄點兒錢

回去，可是你接見我，有一種「心境」！我怎麼能夠不生氣。

波波娃 我想我清清楚楚說過，我的管家從城裏回來就還你的賬。

史米耳諾夫 我來看你，不是看你的管家！我跟你的管家，原諒我這樣講，有什麼屁事商

量！

波波娃 先生，原諒我，我沒有習慣聽這種粗話，或者，這種腔調。我不要再聽了。

〔急下。〕

史米耳諾夫 好啊，像活！『心境』……丈夫『七個月以前死掉！』我該還利息，還是不該還？我問你：我該不該還？假定你丈夫死了，你有一種心境，那類鬼把戲……你的管家去了別的地方，鬼跟着他，你要我怎麼辦？你以為我能夠躲開我的債主，駕氣球飛掉，還是怎麼怎麼嗎？還是你巴着我拿腦袋磕兒撞磚牆？我去看格路斯代夫，不在家。雅羅謝維奇躲起來了，我跟庫里秦大吵了一場，幾乎把他丟到窗戶外頭，馬醋高的肚子出了毛病，這女人有『心境』。沒有一條豬肯還我錢！這因為我待他們太溫和，因為我是他們手裏一塊破布，一塊軟蠟！我跟他們真是太溫和了！好罷，等着我！倒要你看看我像個什麼！像活，我不會叫你兜着我耍巴的！她不給錢，我在這兒住她下去！媽的……我今天真生氣了，氣大發了！我氣得心呀肝的全在打抖擻，氣都出不來了……夫，像活，我簡直覺得我生病了！（喊叫）來人！

〔魯略上。〕

魯喀 什麼事？

史米耳諾夫 給我點兒刻瓦司，要不就水也成！（魯喀下）講理有這樣講法兒的人家等着要自己的錢，急得要命，她不肯給，因為你看，她不適於過問銀錢事務……那真是愚蠢的女性的邏輯。所以我過去從來不喜歡，現在也不喜歡，跟女人談話。我寧可坐在一桶火藥上頭，也不跟一個女人談話。傢伙……我簡直覺得自己發冷——全爲了那個小媳婦兒！我呀，一生氣，就是離得遠遠的，看見這樣一個有詩意的小玩藝兒，也會出一身冷汗的。我就沒有法子看她們一眼。

〔魯喀捧水上。〕

魯喀 太太有病，不見客人。

史米耳諾夫 滾開！（魯喀下）有病，不見客人好，就這麼着罷，你不見我……我在這兒待下去，一直坐到你拿錢給我才走。你高貴，你可以病一個星期，我呀，我在這兒待一個星期……你病一年——我呀，我待一年。親愛的，我有本事把我的弄到手你呀，你

那守寡的衣服，你那酒渦兒，賺不了我去！我曉得那些酒渦兒（隔着窗戶喊）西芋，卸牲口！我們不馬上就走！我在這兒待下去了！告訴他們糟頭上給馬吃蕎麥！蠢東西，你又把左邊的馬腿搞到韁繩裏了！（挑逗）『沒有關係……』我會給你的。『沒有關係。』（離開窗戶）噢，遭透了……燒發得厲害，沒有人還錢。睡不好，這都不算，這兒還有一個喪服的小媳婦兒，有一種『心境』……我的頭疼……我喝點兒渥德喀，什麼的？的，我想我應該喝。（喊叫）來人！

（魯喀上）

魯喀 什麼事？

史米耳諾夫 一杯渥德喀！（魯喀下）噢夫！（坐下，檢查自己）我這樣子可真叫好啦！一身土，髒靴子，臉不洗，頭不梳，背心上全是草……這位親愛的太太滿可以把我當做一個強盜。（呵欠）這樣打扮來到一家客廳，的確沒有禮貌，不過，沒有辦法避免……我到這兒來不是做客人，是討債來的，向來就沒有專為債主設計的衣服……

〔魯略捧濕德略上。〕

魯略 先生，你可真不客氣……

史米耳諾夫 （生氣）什麼？

魯略 ……我……哎……沒有什麼……我真……

史米耳諾夫 你對誰講話閉嘴！

魯略 （旁白）惡魔守住這兒不走了……壞運氣帶了他來……

〔下。〕

史米耳諾夫 噢，我真叫生氣！我想我能夠把全世界磨成灰……我簡直覺得病了……  
……（喊叫）來人！

〔波波娃上。〕

波波娃 （眼睛向下）先生，我過着孤寂的生活，聽不慣男性的聲音，受不了人家嚷嚷。  
我必須請你不要攪擾我的和平。



史米耳諾夫 給我錢，我就走。

波波娃 我老早全對你講清楚了；我沒存一點多餘的錢；等到後天就成了，

史米耳諾夫 我老早全對你講清楚了，我後天不需要錢，單單今天需要。你要是今天不

還我錢，我明天就得上吊。

波波娃 可我沒有錢你叫我怎麼辦？你也真怪！

史米耳諾夫 那你現在不給我錢？

波波娃 我沒有……

史米耳諾夫 既然這樣，我在這兒待下了，一直等到我把錢討到手。（坐下）你後天給

我錢？好極了！我在這兒一直待到後天。我就一整天在這兒坐着……（跳起）我問

你：我明天該付不該付利息？還是你以為我這樣做是尋開心？

波波娃 請你別嚷嚷！這不是馬房！

史米耳諾夫 我不是在問你馬房，我是在問我明天該不該付利息？

波波娃 你就不懂得當着女人應當怎麼樣做！

史米耳諾夫 不對，我懂得當着女人應當怎麼樣做！

波波娃 不對，你不懂！你是一個沒有受過好教育的粗人！有規矩的人不像這樣同一個

女人談話的！

史米耳諾夫 什麼樣兒生意！你要我怎麼樣同你談話？說法文，還是別的？（脾氣發作，囁

嚅而道）Madame, je vous prie……你不給我錢，我快活極了……啊，對不住。我  
 吵擾你了！今天天氣這樣好！你穿着喪服真好看！

（鞠躬。

波波娃 你這叫蠢，粗。

史米耳諾夫 （激她）蠢，粗！我不懂得當着女人應當怎麼樣做！太太，我往常看見的女人

比你看見的麻雀還要多！我有三回爲女人決鬥。我拒絕了十二個女人，九個女人拒絕我！是呀！從前有一個時候，我做傻瓜，抹香水，說甜話，戴珠鑽，鞠躬也有樣式……我

時時作愛，痛苦，衝月亮嘆氣，人乖戾了，溶解了，凍僵了……我時時作愛，熱情地，發狂地，鬼迷了心，花樣十足；我時時唧哩呱啦講解放，像一隻喜鵲，一半家產讓感傷糟踏掉，可是現在——你必須原諒我！你現在要我再那樣子呀，你叫做夢！我嗜夠了！黑眼睛，多情的眼睛，紅嘴唇兒，臉有酒渦兒，月亮，細聲，細氣——太太，全加在一起，別想我出一個制錢兒！眼前的人永遠不算，女人不分大小，全不誠懇，欺騙，背後說壞話，妬忌，好虛榮，瑣碎，心狠，不講理，從裏到外愛撒謊，就這來講，（打他的額頭）原諒我的直爽，一個怕老婆的哲學家，隨你舉一個好了，單一隻麻雀也好，幹他十回！你看一眼這有詩意的小玩藝兒：一身洋紗，一位天仙，你魂銷魄散，看進她的靈魂——看見了一條平常的鱷魚！（他抓住一隻椅背；椅子響，裂了）可是頂噁心的還是這條鱷魚，想歪了心，以為牠的『傑作』，牠的特權和專制，是牠的柔情。儂活，你願意的話，你可以把我倒掛在那釘子上頭，可是你什麼時候遇見過一個女人，除掉小狗狗以外，還能夠愛別人的？她作愛的時候，除掉流鼻涕，流口水以外，還能作出什麼來？就在一個

男人難受，一趟一趟犧牲自己的時候，她的全份兒愛情表現在耍巴她的圍巾，計算怎麼樣更牢牢實實鈞住他的鼻子。你不幸是一個女人，你自己叫你知道女人的性格是什麼。告訴我老實話，你可從來見過一個女人誠懇，忠心，有長性的？你沒有！水性楊花，也就是老太婆忠心，有長性！你遇得見一隻有犄角的貓，一隻白山鷓，也看不到一個有長性的女人！

波波娃 那麼，依你說，誰在愛情上忠心，有長性？是男人嗎？

史米耳諾夫 對啦，是男人！

波波娃 男人（苦笑）男人在愛情上忠心，有長性！虧你想得出！（激昂）你有什麼權

利講這種話？男人忠心，有長性！我們現在談到這上頭，我也不妨告訴你，在過去跟現在我認識的男人當中，最好的男人是我丈夫……我熱情地愛他用我全個兒存在，也就是一個有想像的年輕女人能夠這樣愛我呀，我把我的青春，我的幸福，我的生命，我的財產全給了他，我活在他的身子，我膜拜他，就像自己是一個信邪教的，可是

……可是怎麼樣？這位最好的男人寡廉鮮恥，走一步騙我一步！他死了以後，我從他的書桌找到一整抽屜的情書，他活着的時候——我想起來就難受——他時時離開我，一回就好幾個星期，跟別的女人作愛，當着我的眼睛出賣我；他糟蹋我的錢，拿我的感情開玩笑……可是，再比這壞，我愛他，對他忠心……不但是這個，現在他死了，我依然對他的記憶忠心，有長性。我永遠把自己關在這四堵牆裏頭，守服一直守到末一天……

史米耳諾夫（蔑視地笑）守服……我不明白你把我當做什麼？好像我不知道你爲什麼穿黑袍子，把自己埋在這四堵牆當中，我說了罷，我懂！這是那樣神祕，那樣富有詩意！有什麼貴公子或者什麼詩人走過你的窗戶，他要想了：『這兒活着神祕的塔瑪辣，爲了愛她丈夫把自己埋在這四堵牆當中。』我們懂得這些把戲！

波波娃（爆發）什麼？你怎麼敢對我講這些話？

史米耳諾夫 你把自己活埋了，可是你沒有忘記往你臉上撲粉！

波波娃 你怎麼敢那樣對我講話？

史米耳諾夫 別嚷嚷成不成，我不是你的管家！你必須允許我用原來名字叫原來東西。

我不是一個女人，我想的話呀，我照直說慣了！你也別嚷嚷！

波波娃 嚷嚷的是你，不是我！請你離開我！

史米耳諾夫 給我錢，我就走。

波波娃 我才沒有錢給你！

史米耳諾夫 噢，不成，你得給。

波波娃 我氣你，偏偏一個制錢也不給。你離開我！

史米耳諾夫 我沒有那種快樂做你丈夫，或者做你未婚夫，所以，請你別吵。（坐下）錢

不喜歡。

波波娃 （氣噎住了）怎麼，你坐下來啦？

史米耳諾夫 坐下來啦。

波波娃 我要你走！

史米耳諾夫 拿我的錢給我……（旁白）噢，我氣死了！我氣死了！

波波娃 我不要跟不要臉的流氓講話滾出去！（稍緩）你不走？真不走？

史米耳諾夫 不。

波波娃 不？

史米耳諾夫 不！

波波娃 那麼，好罷！（捺鈴，魯喀上）魯喀，帶這位先生出去！

魯喀 （走到史米耳諾夫前面）先生，好不好請你出去，這邊兒問你啦！你犯不上……

史米耳諾夫 （跳起）閉嘴！你在跟誰講話？我把你剝個粉碎！

魯喀 （捧住他的心）小父親們……什麼樣兒人……（倒入椅內）噢，我病了，我病

了！我喘不出氣！

波波娃 達夏在什麼地方？達夏！（喊叫）達夏！巴來嘉！達夏！

〔擦鈴。〕

魯喀 噢！他們全出去揀菓子……家裏就沒有人！我病了！

波波娃 好啦，出去。

史米耳諾夫 你就不能夠再禮貌點兒啦？

波波娃 （握拳頓足）你是一隻熊！一隻野熊！一個布爾崩！一個妖怪！

史米耳諾夫 什麼？你說什麼？

波波娃 我說你是一隻熊，一個妖怪！

史米耳諾夫 （走到她前面）我可不可以問你，你有什么權利侮辱我？

波波娃 假定我侮辱你，怎麼樣？你以為我還怕你？

史米耳諾夫 你真就以爲你是一個有詩意的小玩藝兒，你就好侮辱我，不受懲罰？

們決鬥來解決！

魯喀 小父親們……什麼樣兒人……水！



史米耳諾夫 手槍！

波波娃 你還以為我怕你，就因為你拳頭大，喉嚨像公牛一樣粗？  
布爾崩！

史米耳諾夫 我們決鬥來解決！我不能夠白白叫人侮辱，我也不管你是不是女人，是不

是『嬌滴滴的』

波波娃 （試着打斷他）熊！熊！熊！

史米耳諾夫 只有男人侮辱人才交代清楚，這種偏見也是我們該廢除的時候了。傢伙，

你需要權利平等，你就權利平等。我們決鬥來解決！

波波娃 拿手槍好極了！

史米耳諾夫 馬上。

波波娃 馬上！我丈夫有手槍來的……我去拿來。（走，轉回）把子彈打進你的厚腦袋

嗚，我才叫開心！鬼抓了你走！

下。

史米耳諾夫 我會像提小雞兒一樣把她放倒了！我不是一個小孩子，也不是一個愛感傷的花花公子；我不管什麼『嬌滴滴』不『嬌滴滴』。

魯喀 慈悲的小父親們……（跪下）可憐可憐一個窮老頭子，離開這兒好啦！你把她吓死了，現在你還要放槍打她！

史米耳諾夫 （不聽他）她想打，好，那是權利平等，解放，新花樣兒！男女這時平等了！我根據原則來放槍打她！可是，什麼樣兒女人喲！（摹倣她）『魔鬼帶你走！把子彈打進你的厚腦袋。』『哎？她的臉真紅，臉蛋兒直發亮……她接受我的挑戰！傢伙，我這一輩子還是頭一回看見……』

魯喀 先生，走罷，我永遠對上帝為你禱告！

史米耳諾夫 她是一個女人！我所能夠瞭解的那類女人！一個真女人！不是一個怪臉兒的菓子醬口袋，是火，火藥，火筒子！我真還不忍心殺死她！

魯喀 （哭）親愛……親愛的先生，離開這兒！

史米耳諾夫 我十分喜歡她！十分！雖說她有酒渦兒，我也喜歡她！我差不多想不要這筆賚了……我的氣也消了……出奇的女人！

〔波波娃拿手槍上。〕

波波娃 這兒是手槍……不過，在我們決鬥以前，你先得教我怎麼樣放槍。我手裏頭還從來沒有拿過手槍。

魯喀 噢，主慈悲，救救她……我去找車夫跟花兒匠來……我們怎麼會遭到這個……

〔下。〕

史米耳諾夫 (檢查手槍) 你看，手槍有好些種類……有一種莫提麥耳手槍，專為決鬥做的，好放雷管的。這些是司密斯和魏遜的連響手槍，三道機關，有拔出的像活……是很好的貨色。這一對起碼要值九十盧布……你一定要這樣拿手槍……(旁白)

她的眼睛，她的眼睛！什麼樣啓發靈感的女人！

波波娃 就像這樣？

史米耳諾夫 是的，就像這樣……然後你扳這個機子，這樣瞄準……頭靠後一點點！胳膊伸好……像這樣……然後你拿手指捺這個東西——就成啦。頂要緊的是冷靜，往準裏瞄……胳膊別跳動。

波波娃 很好……在房間裏頭開槍不方便，我們到花園兒去。

史米耳諾夫 那麼去罷，不過我警告你，我朝天放槍。

波波娃 你太欺人了！爲什麼？

史米耳諾夫 因爲……因爲……那是我的事。

波波娃 你怕嗎？是嗎？啊！不成，先生，你撒不了手！你跟我來！我要是不在你的額頭打一個

窟窿，我就別想心平得下來……我恨極了那額頭！你怕嗎？

史米耳諾夫 是呀，我怕。

波波娃 你撒謊！你爲什麼不決鬥？

史米耳諾夫 因爲……因爲你……因爲我喜歡你。

波波娃（笑）他喜歡我！他居然敢說他喜歡我！（指着門）那邊是路。

史米耳諾夫（靜靜地裝手槍，拾起便帽，向門走去。他在這裏停了半分鐘，彼此靜靜地

看了看，然後遲疑地，走到波波娃跟前）聽我講……你還在生氣嗎？我也是膩得不

想活了……不過，你明白……我怎麼才能說出我的心思……事實是，你看，是像這

樣的，好比說……（喊叫）好罷，我喜歡你，難道是我的過錯？（他抓起一隻椅背，椅

子響裂了）傢活，我直在毀你的傢具！我喜歡你！你明白嗎？我……我幾幾乎愛你了！

波波娃 離開我——我恨你！

史米耳諾夫 上帝！什麼樣兒女人！我這一輩子沒有見過一個像她這樣的女人！我完啦！

毀啦！跌進了捕鼠機，像一隻老鼠！

波波娃 靠後站，不然，我放槍了！

史米耳諾夫 那麼，放好了！你就不能夠明白，死在那些美麗的眼睛前面，讓那天鵝絨一

樣小手拿着的手槍打死，是什麼樣兒幸福……我簡直丟魂失魄了！想想，馬上就下

決心，因為我一出去，我們就再也別想誰見得着誰了！現在，決定罷……我是一位地主，性情一向受人敬重，一年有一萬收入……一個銅錢扔在空裏頭，就在落下來的時候，我能夠放一個子彈穿過去……我有好些匹駿馬……你願意做我太太嗎？

波波娃（惱怒地搖着她的手槍）決鬥好啦！讓我們出去！

史米耳諾夫 我瘋了……我什麼也不明白了……（嘶喊）來人！來人！

波波娃（嘶喊）讓我們出去，決鬥！

史米耳諾夫 我頭腦不清了，我像一個小孩子，像一個傻子着迷！（捉她的手，她由於疼喊叫）我愛你（跪下）我愛你，我從前沒有這樣愛過！我拒絕了十二個女人，九個女人拒絕了我，可是她們中間沒有一個人我愛，像我今天愛你……我沒有力氣，我像蠟，我溶解了……我站在這兒像一個傻子，把我的手獻給你……難為情，真難為情！我有五年不作愛了，我發過誓，現在就這麼一下子我又着了迷，像一條出了水的魚！我把我的手獻給你。答應還是不答應？你不需要我好極了！

〔站起，迅速走向門。〕

波波娃 站住。

史米耳諾夫 （站住）什麼？

波波娃 沒有什麼，走開……不，站住……不，走開，走開！我恨你不……別走開！你要是知道我多生氣，我多生氣！（把手槍扔在桌上）爲了這一切，我的手指頭也腫了……（氣得把她的手絹也撕了）你在等什麼滾開！

史米耳諾夫 再見。

波波娃 是的，是的，走開……（嘶喊）你到什麼地方去站住……不，走開。噢，我真生氣！別走近我，別走近我！

史米耳諾夫 （走到她前面）我真生我自己的氣！我像一個學生在作愛，我居然下跪……（粗聲粗氣）我愛你！我跟你作愛圖個什麼？明天我得付利息，開始割草，這兒你……（拿胳膊圍住她）我永遠不會原諒我自己這個……

波波娃 離開我！拿開你的手！我恨你！決鬥去！

〔一個延長的吻。魯喀拿着一把斧，花匠拿着一把耙，車夫拿着一把乾草叉，工人們拿着槌上。〕

魯喀 （發見一對男女在親吻）小父親們！

〔稍緩。〕

波波娃 （低着眼睛）魯喀，告訴他們糟頭上，陶畢今天沒得蕎麥吃。

（幕）

② 「熊」在這裏做「野人」，「租人」或者「渾人」解釋：出言無狀，舉止粗魯，沒有禮貌。

③ Madame, je vous prie 是「夫人，我請你」的意思。法文。

④ 布爾崩 Bourbon 是法國往昔的王室，意思是「落伍的專制皇帝」。



求  
婚



# 人物

史傑潘·史傑潘諾維奇·丘布考夫 一位地主。

娜塔里雅·史傑潘諾夫娜 他的女兒，二十五歲。

伊葛·瓦席里耶維奇·勞莫夫 丘布考夫的鄰居，一位寬大，誠懇然而非常可

疑的地主。

景：

丘布考夫的鄉會。

丘布考夫家的客廳。

勞莫夫進來，穿着禮服，戴着白手套。丘布考夫站起歡迎他。

丘布考夫 我親愛的人，我看見誰啦！伊萬·瓦席里耶維奇！我真高興極啦！（緊握他的

手）我的親愛的，簡直意想不到……你好呀？

勞莫夫 謝謝你。你這一向可好？

丘布考夫 我的天使，我們也就是那樣好，謝謝你的禱告，還有什麼的。請坐下……現在，你知道，我的親愛的，你可真不應該忘記你的鄰居。我親愛的人，你今天打扮得來像作客，怎麼的啦？晚禮服，手套兒，還有什麼的。我的寶貝人兒，你出門到什麼地方去？

勞莫夫 不是的，我就是來看看你，尊敬的史傑潘·史傑潘諾維奇。

丘布考夫 那麼，我的貴重人兒，你為什麼穿晚禮服？活活像你辭歲來啦！

勞莫夫 可不，你看，是像這樣的。（拿起他的胳膊）尊敬的史傑潘·史傑潘諾維奇，我來有事求你。我請你幫忙，成了專利了，也不止一次兩次，你也常常，好比說……我必

須請你原諒，我越來越心亂。我先喝點兒水，尊敬的史傑潘·史傑潘諾維奇。

〔飲水〕

丘布考夫（旁白）他借錢來了一個錢也不給！（高聲）我的漂亮人兒，是什麼事？

勞莫夫 你看，昂勒·史傑潘尼奇……對不住，史傑潘·昂勒里奇……我是說，我心亂的不得了，你看得出來……總之，只有你能夠幫我的忙，雖說我不配，當然啦……也

沒有任何權利求你幫忙……

丘布考夫 噢，親愛的，你就別兜圈子啦！吐出來好了！怎麼樣？

勞莫夫 等一下……這就說。事情是，我來請求你的女兒，娜塔里雅·史傑潘諾夫娜，嫁給我。

丘布考夫（大喜）好啊！伊萬·瓦席里耶維奇再說一遍——我還沒有聽全！

勞莫夫 我感到光榮請求……

丘布考夫（打斷）我親愛的人……我真喜歡，還有什麼的……是呀，真的，還有那類

什麼的。(擁吻勞莫夫)我盼了好久了。我一直就這麼巴望。(流下一滴淚)我的天使，我一向就愛你，好像你是我的兒子。願上帝愛你，也幫你的忙，還有什麼的。我真還這樣盼望……我這傻樣兒算什麼呀？我一高興就失了張支，完全失了張支！噢，我的整個魂靈兒……我去喊娜塔霞來，還有什麼的。

勞莫夫 (大為感動) 尊敬的史傑潘，史傑潘諾維奇，你以為她會同意嗎？

丘布考夫 那，當然了，我的親愛的……好像她不會同意她才叫愛你；真的，她像一隻春天的貓，還有什麼的……不會讓你久等的！

(下)

勞莫夫 真冷……我渾身在打抖擻，就像我要進考場考試。頂重要的是，我必須有決心。我要給我時間想，遲疑，說廢話，追尋理想，或者真正的愛情，那我就永遠結不了婚了……夫……真冷！娜塔里雅·史傑潘諾夫娜是一個出名兒的女管家的，不難看，也受過教育……我還指望什麼？不過我這一急，耳朵直在叫喚。(飲水)我不結婚也

不成……第一，我已經三十五歲了——譬方說，一種危險的年齡。第二，我應當過一種安靜有規律的生活……我有心跳的毛病，容易受刺激，一來就心惶……就說眼前罷，我的嘴唇就在打抖擻，我的右眉毛就在扭動……可是頂頂壞的還是我睡覺的式樣。我一上牀，關着了，馬上我的左邊就有什麼東西——那麼一抽抽，我覺得牠就在我的肩膀跟我的腦袋磕裏頭……我跳了起來，像一個瘋子，溜達半天，回來再躺下，不過，我一要關着了，馬上就又是一抽抽！一連二十回……

〔娜塔里雅·史傑潘諾夫娜上。〕

娜塔里雅 好啊，看是你，爸爸說：『去那兒有個生意人來買貨物。』你好啊，伊萬·瓦席

里耶維奇！

勞莫夫 你好啊，尊敬的娜塔里雅·史傑潘諾夫娜？

娜塔里雅 你別見怪我穿圍裙，Зачем……我們在剝荳皮往乾裏曬。你怎麼許久不

到這兒來啦？坐下……（他們坐下）要不要來點兒點心？

勞莫夫 不啦，謝謝你，我已經用過了。

娜塔里雅 那麼，抽抽煙罷……這兒是火柴……現在天氣是真好，不過，昨天就那麼溼，工人們一整天沒有做活。你堆起了多少乾草？想想看，我覺得貪心的不得了，割了整整一田的草，現在我可一點兒也不開心，因為我怕我的草爛掉。我應當多等一等就好了。可是，這是怎麼回事？什麼，你穿着晚禮服好，我做夢也想不到你是去跳舞會，還是別的什麼地方——我猜你去的地方一定還要好……告訴我，你這樣打扮幹什麼？

勞莫夫 （心惶意亂）你看，尊敬的娜塔里雅·史傑潘諾夫娜……事情是我打定了主意請你聽我……當然了，你會吓一跳，也許還要生氣，不過……（旁白）冷得怕人！

娜塔里雅 怎麼的啦？（稍緩）怎麼樣？

勞莫夫 我想法子把話說短。你一定知道，尊敬的娜塔里雅·史傑潘諾夫娜，我從做小



孩子起，說實話，老早就有特權和你們家熟識。我過世的姨媽跟她丈夫，你知道，我承  
 受的就是他們的財產，一向對你父親跟你過世的母親尊敬到了萬分。勞莫夫跟丘  
 布考夫兩姓一向就友情最好，我簡直可以說，彼此異常關切。你知道，我的地跟你的  
 地是近鄰。你一定記得我的老牛草地連着你的樺木林子。

娜塔里雅 對不住，我打斷你的話。你說，『我的老牛草地……』那是你的嗎？

勞莫夫 是呀，我的。

娜塔里雅 你說什麼呀？老牛草地是我們的，不是你們的！

勞莫夫 不對，我的，尊敬的娜塔里雅·史傑潘諾夫娜。

娜塔里雅 可，我從來沒有聽說過。你怎麼可以這麼講？

勞莫夫 怎麼？我說的是那老牛草地，夾在你的樺木林子跟燒塘當中的。

娜塔里雅 是呀，是呀……那是我們的。

勞莫夫 不對，你弄錯了，尊敬的娜塔里雅·史傑潘諾夫娜，那是我的。

娜塔里雅 你倒想想看，伊萬·瓦席里耶維奇！那多久是你的？

勞莫夫 多久？打我記得的那天起就是。

娜塔里雅 別瞎白了，你也好叫我信這個！

勞莫夫 可是你看文件就知道了，尊敬的娜塔里雅·史傑潘諾夫娜。不錯，老牛草地有

一時是爭論的原因，不過現在，人人知道那是我的。沒有什麼理好講了。你看，我姨媽的祖母拿這塊草地送給你父親的祖父的農夫永久自由使用，爲了報答她的好意，他們幫她做磚。你父親的祖父的那些農夫自由使用草地，使用了四十年，成了習慣，當做他們自己的了，後來發生……

娜塔里雅 不對，不是那樣子的！我的祖父跟我的曾祖父一直認爲他們的田地打燒塘往外伸——那就是說，老牛草地是我們的。我看不出這有什麼理好講。簡直是胡鬧！

勞莫夫 我有文件給你看，娜塔里雅·史傑潘諾夫娜！

娜塔里雅 不對，你簡直在說笑，要不然呀，就是在拿我開玩笑……多邪門兒！那塊地我

們有了快三百年了，忽然人家告訴我們，不是我們的！伊萬·瓦席里耶維奇，我簡直信不過我自己的耳朵……這些草地我一點看不上眼。也就是五代帝阿亭，或許值三百盧布，不過，我受不了不公道。你愛怎麼講就怎麼講，可是我呀，我受不了不公道。

勞莫夫 我求你了，聽我把話講完！你父親的祖父的農夫，我方才已經有光榮向你解釋，常常爲我姨媽的祖母燒磚。所以，我姨媽的祖母，希望幫他們一樁好……

娜塔里雅 什麼姨媽呀，祖父呀，祖母呀，我就別想搞得清楚。一句話，草地是我們的，完了。

勞莫夫 我的。

娜塔里雅 我們的！你可以一連兩天去證明，你可以穿十五套禮服串門子，不過我告訴你呀，那是我們的，我們的，我們的！你家的東西我不要，我也不要把我家的東西給人。就是這個話！

勞莫夫 娜塔里雅·伊萬諾夫娜，我不要那草地，不過，我照原則做事。你高興的話，我送你。

娜塔里雅 我自己可以送你，因為那是我的！伊萬·瓦席里耶維奇，你的行爲，乾脆講了罷，真叫出奇！在這以前，我們總以爲你是一個好鄰居，一位朋友：去年我們借你我們的打麥機，雖說那麼一來，我們自己不得不延到十一月打麥子，可是你現在對我們的行爲，就像我們是吉卜賽。把我自己的地給我，好說不說真話，做鄰居也沒有這樣做的！就我看來，簡直是不要臉皮，你要是願意聽的話……

勞莫夫 那麼，你認爲我霸佔了你家的地？小姐，我這一輩子沒有霸佔過任何人的地，我也不許任何人說我霸佔人家的地……（迅速走向水瓶，飲水）老牛草地是我的！

娜塔里雅 不對，是我們的！

勞莫夫 我的！

娜塔里雅 不對！我有證據！我今天就叫人到草地割草去！

勞莫夫 什麼？

娜塔里雅 今天我就叫人割草去！

勞莫夫 我扭掉他們的領子！

娜塔里雅 你敢！

勞莫夫 （捧住他的心）老牛草地是我的！你明白嗎？我的！

娜塔里雅 請別嚷嚷！你在家嚷啞了嗓子由你，可是這兒呀，我必須要請你收斂收斂自己！

勞莫夫 小姐，要不是爲了心跳得厲害，疼得難受，要不是我裏頭翻了過兒，我會換一個樣子跟你講話！（嘶喊）老牛草地是我的！

娜塔里雅 我們的！

勞莫夫 我的！

娜塔里雅 我們的！

勞莫夫 我的！

〔丘布考夫上。〕

丘布考夫 什麼事？你們嚷嚷什麼？

娜塔里雅 爸爸，請告訴這位先生，老牛草地是誰家的，我們的，還是他的？

丘布考夫 （向勞莫夫）親愛的，草地是我們的！

勞莫夫 不過，我說，史傑潘·史傑潘尼奇，那怎麼能是你們的？你也得講理呀！我姨媽的

祖母把草地暫時送給你祖父的農夫自由使用。農夫用地用了四十年，成了習慣，以爲是他們自己的，後來發生……

丘布考夫 對不住，我的貴重人兒……你單單忘記了這個，農人沒有交過你祖母租錢，還有什麼的，因爲大家在爭這塊草地，還有什麼的。現在，人人知道這是我們的了。那就是說，你沒有看到圖樣。

勞莫夫 我有證據給你看，那是我的！

丘布考夫 我的親愛的，你拿不出證據。

勞莫夫 我有！

丘布考夫 親愛的人，幹麼那樣叫喚？你再叫喚也證明不了什麼。你的東西我不要，我的東西也沒有意思送人。我憑什麼送人？你知道，我的親愛的，你要是提議講理的話，我寧可把草地給農人，也不給你。我就是這話！

勞莫夫 我不明白！你有什麼權利拿別人的產業送人？

丘布考夫 你聽着好了，我知道我有沒有權利。因為，年輕人，我聽不慣那種對我講話的聲調，還有什麼的。我，年輕人，大你兩倍，請你對我講話要心平氣靜，還有什麼的。

勞莫夫 不成，你以為我是傻瓜，由着你要！把我的地叫做你的，然後你指望我平心靜氣，恭恭敬敬，對你講話！好鄰居不這樣做的，史傑潘·史傑潘尼奇！你不是一個鄰居，倒是一個強盜！

丘布考夫 什麼？你說什麼？

娜塔里雅 爸爸，馬上就叫人到草地去割草！

丘布考夫 先生，你說什麼？

娜塔里雅 老牛草地是我們的，我不給人，不給人，不給人！

勞莫夫 看好了，我告到法庭，那時候我會讓你明白的！

丘布考夫 法庭？你會告到法庭的，還有什麼的！你會的！我知道你；你正在找一個機會跟

人打官司，還有什麼的……你吃官司飯的！你一家子人全喜歡那個！沒有一個不！

勞莫夫 我一家子人不勞你操心！勞莫夫一姓全是規矩人，沒有一個爲了偷東西吃官司，跟你祖父一樣！

丘布考夫 你們姓勞莫夫的一家人害瘋癲症，全家人害！

娜塔里雅 全家，全家，全家！

丘布考夫 你的祖父是一個酒鬼，你的小姑媽，娜絲泰西雅·米哈伊洛娜夫，跟一個工

程師跑掉，還有什麼的……

勞莫夫 還有你的母親是駝背。（捧住他的心）我這一邊有東西抽抽……我的頭……  
救命水！



丘布考夫 你的祖父是酒鬼、賭鬼！

娜塔里雅 還有背後說壞話，誰也比不上你的姨媽！

勞莫夫 我的左脚麻木了……你是一個陰謀家……噢，我的心……這是一個公開的

祕密，前幾回選舉你買……我看見星星……我的帽子在那兒？

娜塔里雅 下賤！不老實！卑鄙！

丘布考夫 你自己就是一個存心不良，陰陽臉的陰謀家！是的！

勞莫夫 這兒是我的帽子……我的心……那邊是路門在那兒？噢……我怕我是要死

了……我的腳簡直麻木不靈了……

〔走向門。〕

丘布考夫 （隨着他）別再踏進我的門！

娜塔里雅 打官司好了！看誰輸！

〔勞莫夫蹣跚而下。〕

丘布考夫 鬼抓了他去！

〔忿忿然，走來走去。〕

娜塔里雅 什麼樣兒流氓！這樣一來，誰還能夠相信自己的鄰居！

丘布考夫 惡棍！草札人兒！

娜塔里雅 妖怪！先拿走我們的地，末了居然老起臉皮來罵我們。

丘布考夫 還有，這瞎眼的老母雞，是呀，這蘿蔔鬼，居然挺着臉來議婚，還有什麼的什麼？

議婚！

娜塔里雅 什麼議婚？

丘布考夫 是呀，他到這兒衝你求婚來啦。

娜塔里雅 求婚？衝我？你爲什麼不早告訴我？

丘布考夫 所以他才穿了晚禮服呀。塞滿的香腸！瘦臉的醜婆子！

娜塔里雅 衝我求婚啊！（倒進一隻扶手椅，哭）喊他回來！回來！啊！請他這兒來！

丘布考夫 請誰這兒來？

娜塔里雅 快快呀！我病啦！叫他來呀！

〔歇斯的里。〕

丘布考夫 什麼事？你怎麼的啦？（撓頭）噢，我這不幸的人！我要打死自己！我要吊死自

己！她把人折磨死！

娜塔里雅 我要死啦！叫他來呀！

丘布考夫 夫！這就去。別嚷嚷！

〔馳下。稍緩。娜塔里雅哭泣。〕

娜塔里雅 他們活活害了我！叫他回來呀！叫他來呀！

〔稍緩。丘布考夫馳上。〕

丘布考夫 他來了，還有什麼的，鬼抓了他去！噢！夫！你自己同他講罷！我可不要……

娜塔里雅 （哭泣）叫他來呀！

丘布考夫（嘶喊）他來了，我告訴你。噢，主，姑娘長大了，這父親可真不好當呀！我要割我的喉嚨！真的，我會的！我們咒他，我們罵他，趕他走，現在你又……你！

娜塔里雅 不對，全是你！

丘布考夫 我告訴你，那不是我的過錯。（勞莫夫在門口出現）現在你自己同他講罷。

〔下。〕

〔勞莫夫上，疲乏透頂。〕

勞莫夫 我心跳得才叫怕人……我的脚麻木了……我這一邊兒一直有東西抽抽……  
娜塔里雅 原諒我，伊萬·瓦席里耶維奇，我們全有點兒過火……我現在想起來了：老

牛草地的確是你的。

勞莫夫 我的心才叫跳得怕人……我的草地……我的眼眉毛全在扭動……

娜塔里雅 草地是你的，是呀，你的……請坐……（他們坐下）我們全錯了……

勞莫夫 我方才是照原則做事……我的地對我並不值錢，不過原則……

娜塔里雅 是呀，原則，就是呀……現在，我們談談別的。

勞莫夫 我有憑據，所以就更得認真了。我姨媽的祖母把地送給你父親的祖父的農人

……

娜塔里雅 是呀，是呀，不必提了……（旁白）我希望我有法兒讓他開口……（高聲）你

這就快要打獵去嗎？

勞莫夫 我想過了收成，尊敬的娜塔里雅·史傑潘諾夫娜，去打松鷄。噢，你聽說了沒有？

想想看，我倒霉到什麼程度！我的狗蓋斯，你知道的，癩了。

娜塔里雅 真可惜！怎麼來的？

勞莫夫 我不知道……一定是扭了筋，要不就是叫別的狗咬了……（嘆息）我的最

好的狗，還不說買的價錢。買牠的時候我給了米羅諾夫一百二十五盧布。

娜塔里雅 給的也太多了，伊萬·瓦席里耶維奇。

勞莫夫 我以為是很便宜的。牠是頭等狗。

娜塔里雅 爸爸買他的史奎色，花了八十五盧布。史奎色可比蓋斯好多多了！

勞莫夫 史奎色比蓋斯好？虧你怎麼想的！（笑）史奎色比蓋斯好！

娜塔里雅 當然比蓋斯好！當然啦，史奎色年輕，可以再大着點兒，可是就優點和家譜來講，牠比什麼狗都好，就是渥爾切來磁基的那條狗也不成。

勞莫夫 對不住，娜塔里雅·史傑潘諾夫娜，可是你忘記牠上嘴唇比下嘴唇長啦，上嘴唇比下嘴唇長，表示牠是一條壞獵狗！

娜塔里雅 上嘴唇比下嘴唇長，牠？我還是頭一回聽見！

勞莫夫 我告訴你，牠的下嘴唇的確比上嘴唇短。

娜塔里雅 你量過來的？

勞莫夫 是的。當然啦，讓牠追是可以的，不過你要是叫牠逮東西……

娜塔里雅 第一，我們的史奎色是一個純種，哈耳米斯和切塞耳斯的兒子，可是你的狗

根本就甭想有家譜……又老又醜，就像累透了的拉街車的馬。

勞莫夫 牠是老，可是五條史奎色換牠一條，我也不幹……是呀，那怎麼成？……蓋斯是一條狗；至於史奎色，可不太可笑了，不值得爭執……隨便你說什麼人罷，也有一條狗像史奎色那樣好……差不多每堆小樹底下，你都找得到。買牠呀，二十五盧布就是大價錢了。

娜塔里雅 伊萬·瓦席里耶維奇，你今天怎麼的了，一個勁兒駁人，鬼附身了。你先以為草地是你的；現在是蓋斯又比史奎色好。我不喜歡人不說自己要說的話，因為你完全知道，史奎色一百倍比你那條蠢狗好。你為什麼偏要說不呢？

勞莫夫 我看，娜塔里雅·史傑潘諾夫娜，你把我當做瞎子，或者當做瘋子。你自己明白，史奎色的上嘴唇長！

娜塔里雅 不對。

勞莫夫 是的。

娜塔里雅 不對！

勞莫夫 小姐，你嚷嚷什麼？

娜塔里雅 儘說蠢話幹什麼？成什麼體統！你的蓋斯上嘴唇不長，所以呀，你才拿來跟史

奎色比！

勞莫夫 對不住；我不能夠繼續討論下去了，我的心在跳。

娜塔里雅 我反正看出來了，越懂得少的獵戶越爭得厲害。

勞莫夫 小姐，請你靜着點兒……我的心快要裂了……（嘶叫）住嘴！

娜塔里雅 要我住嘴呀，除非你承認史奎色一百倍比你的蓋斯好！

勞莫夫 一百倍壞！吊死你的史奎色！牠的頭……眼睛……肩膀……

娜塔里雅 你那條蠢狗倒用不着吊死；牠已經有一半是死的了！

勞莫夫 （哭）住嘴！我的心在裂！

娜塔里雅 我偏不。

〔丘布考夫上。〕



丘布考夫 現在又怎麼回事？

娜塔里雅 爸爸，告訴我們真話，那條狗頂好，是我們的史奎色，還是他的蓋斯。

勞莫夫 史傑潘·史傑潘諾維奇，我只請你告訴我一件事：你的史奎色是不是上嘴唇長？  
還是不是？

丘布考夫 就算是，又怎麼樣？那有什麼關係？就算上嘴唇長，也是區裏最好的狗，還有什麼的。

勞莫夫 可是我的蓋斯是不是更好？說真話，是不是？

丘布考夫 我的貴重人兒，別發急……讓我把話說完……當然了，你的蓋斯有牠的優點……種純，腳勁兒足，肋骨飽滿，還有什麼的。不過，我親愛的人！你要是願意知道真話呀，那條狗有兩個缺點：年紀大，嘴短。

勞莫夫 對不住，我的心……讓我們就事實看……你總該記得，在馬魯辛司基打獵，我的蓋斯跟伯爵的狗平着跑，可是你的史奎色，落在整整一維耳司提後頭。

丘布考夫 牠落在後頭，因為伯爵的管狗的拿鞭子抽牠。

勞莫夫 抽也有抽的道理。狗在追一隻狐狸，可是史奎色呀，去跟一隻羊鬪。

丘布考夫 不對……我親愛的人，我這人頂容易冒火，所以就爲了這關係，我們不必談下去了。你有道理，因爲人總是妬忌別人的狗的。是的，我們全是這樣子！先生，你不是沒有錯處！你就不看看，有的是狗比你的蓋斯好，比你說的這個，那個……還有別的……還有什麼的……我樣樣記得！

勞莫夫 我也記得！

丘布考夫 （激他）我也記得……你記點子什麼？

勞莫夫 我的心……我的脚麻木了……我不能夠……

娜塔里雅 （激）我的心……你算那一類打獵的呀？你應該跑到廚房的竈頭，捉捉螞

螻，不去打狐狸！我的心！

丘布考夫 是呀，真的，你倒說呀，你算那一類打獵的？你真應該在家裏守着你的心跳，不

去追野獸。你可以打獵，可是你就會跟人爭執，管人家的狗，還有什麼的。我們換別的話談罷，免得我光火。乾脆，你就算不上一個打獵的！

勞莫夫 你算得上一個打獵的？你去打獵就是爲了湊近伯爵，使陰謀……噢，我的心！

……你是一個陰謀家！

丘布考夫 什麼？我是一個陰謀家？（嘶叫）住嘴！

勞莫夫 陰謀家！

丘布考夫 毛孩子！小狗！

勞莫夫 老耗子！假正經！

丘布考夫 住嘴，要不呀，我槍斃你像槍斃一隻鵲鴿！傻東西！

勞莫夫 人人知道——噢，我的心——你過世的女人儘打你……我的脚……太陽穴

……發亮……我倒，我倒啦！

丘布考夫 你自己呀，嚐夠了你的管家的拖鞋！

勞莫夫 這兒，這兒，這兒……我的心炸啦！我的肩膀脫啦……我的肩膀在那兒……我死啦。（倒進一隻扶手椅）一個醫生！

〔暈過去了。〕

丘布考夫 毛孩子！小胆子！傻東西！我病啦！（飲水）病啦！

娜塔里雅 你算得了一個什麼打獵的？你連馬背都坐不穩！（向她的父親）爸爸，他怎

麼的啦？爸爸！看呀，爸爸！（呼喊）伊萬·瓦席里耶維奇！他死啦！

丘布考夫 我病啦……我喘不出氣……空氣！

娜塔里雅 他死啦。（拉勞莫夫的袖管）伊萬·瓦席里耶維奇！伊萬·瓦席里耶維奇！

看你把我害成什麼樣啦？他死啦。（倒進一隻扶手椅）一個醫生，一個醫生！

〔歇斯的里。〕

丘布考夫 噢……什麼事怎麼的啦？

娜塔里雅 （哭泣）他死啦……死啦！

丘布考夫 誰死啦？（看着勞莫夫）是他呀！我的媽！水！一個醫生（舉起一隻杯子，湊近

勞莫夫的嘴）喝掉這個……不成，他不喝……這是說，他是死啦，還有什麼的……

我是頂不幸的人了！我爲什麼不拿槍打死自己？我爲什麼不抹頸子？我還等着什麼？

給我一把刀子！給我一把手槍！（勞莫夫有了動靜）他像活過來了……喝點水！這

就對嘍……

勞莫夫 我看見星星……霧……我在什麼地方？

丘布考夫 快點兒結婚拉倒——儂活，鬼跟着你！她願意嫁你！（他把勞莫夫的手放進

他女兒的手）她願意嫁你，還有什麼的。我祝福你們，還有什麼的。我只求你們給我

安靜！

勞莫夫 （站起）哎？什麼？跟誰？

丘布考夫 她願意！怎麼樣？親親，死不掉的！

娜塔里雅 （哭泣）他活啦……是的，是的，我願意……

丘布考夫 兩個人親親罷！

勞莫夫 哎？親誰？（他們相吻）真甜，可不對不住，這爲什麼？噢，我明白過來了……我的

心……星星……我快活。娜塔里雅·史傑潘諾夫娜……（吻她的手）我的脚麻

木了……

娜塔里雅 我……我也快活……

丘布考夫 我的肩膀可算輕了……噢夫！

娜塔里雅 不過……你現在該承認了，蓋斯比史奎色壞。

勞莫夫 好！

娜塔里雅 壞！

丘布考夫 好呀，這是一個開始你們家庭的幸福的方法！喝點兒香檳！

勞莫夫 好！

娜塔里雅 壞！壞！壞！

丘布考夫 (試想把她比下去) 香檳! 香檳!

(幕)

● *quelque* 是「隨便」的意思。法文。

● 吉卜賽是「流浪人」的意思。





塔傑雅娜 · 雷賓娜



# 人物

薇娜·奧蘭林娜夫人 新娘子。

彼得·莎畢寧 新郎。

柯傑里尼柯夫

伏耳金 一位年輕軍官

學生

皇家檢查官

馬特維耶夫

女家債相。

男家債相。

演員。

巴特隆尼柯夫。

柯柯希金夫人。

柯柯希金先生。

松能希坦。

一位年輕婦人。

一位穿黑衣服的婦人。

男女演員。

伊葛神父 禮拜堂的大牧師，七十歲。

尼古拉神父

阿歷克塞神父

一位教堂管事。

一位助理。

年輕牧師。

庫茲瑪  
司杖。

時間：

黃昏，六點鐘敲過不久，禮拜堂燭光全部燃起，正對聖壇的幾座大門敞開，兩個合唱班——大主教的和禮拜堂的——全在。教堂裏面全是人，擠到氣也出不來。一個結婚典禮正在進行。莎畢寧娶奧爾林娜夫人。莎畢寧的偵相是柯傑里尼柯夫和伏耳金；奧爾林娜夫人的偵相是她的兄弟，一個學生，和皇家檢查官。當地的知識階層全體出席。衣著入時。司儀的教士是伊萬神父，披着一件褪色的白袈裟；尼古拉神父，年輕而鬚髮蓬茸；阿歷克塞神父，戴着深顏色眼鏡；高而瘦的管事，捧着一本書，站在他們後面；伊萬神父的右手，人羣之中有本地的劇團，領頭是馬特維耶夫。

伊萬神父（讀着）願上帝記住他們的父母，是他們把他們教養成：人因為由於父母賜福，這才紮下房屋的基礎。願主記住您的僕人男女偵相，他們一同來到這裏做成這件喜事。願主我們的上帝，記住您的僕人彼得和您的侍婢薇娜，並且賜他們福。應

許他們生兒養女，有好的後裔，靈魂與身體一致；提高他們像利巴嫩的杉樹，像一架果實累累的葡萄。應許他們富有，讓他們一切夠用，他們就會做好您所喜歡的件件良好的工作和件件事；讓他們看見他們的兒子們的兒子們，像年輕的橄欖樹環繞他們的桌子；而且在您眼前得到歡喜，他們就會燦耀像星宿在天上，在您——我們的

的主的身體。讓光榮，權力，名譽和崇拜屬於你，現在，永遠，無邊無涯。

大主教的合唱班（歌唱）阿門！

巴特隆尼柯夫 真氣悶。松能希坦先生，你的領子戴的是什麼勳章？

松能希坦 比利時的。這兒爲什麼這麼多人？誰放他們進來的？傢伙！簡直是洗俄羅斯蒸汽澡。

巴特隆尼柯夫 是那個混賬巡警。

管事 讓我們祈禱上帝！

禮拜堂的合唱班（歌唱）願主慈悲！

尼古拉神父（讀着）上帝從前用土造成男人，再用他的肋骨造成女人，讓她成爲他的伴當，因爲上帝不喜歡男人獨自活在地上，所以如今，願主從您的居所伸下您的手，把您的僕人彼得和您的侍婢薇娜連合在一起，因爲由於您，女人才和男人結合起來。讓他們連成一心，合成一體，應許他們生兒養女，把兒女賢孝的歡悅賜給他們。因爲權力屬於您，王國、能力和光榮屬於您，天父、聖子和聖靈，現在，永遠，無邊無涯。

禮拜堂的合唱班（歌唱）阿門！

年輕婦人（向松能希坦）王冠馬上就要放到新娘子、新郎官的頭上了。看呀，看呀！

伊萬神父（從聖壇拿起王冠，把臉轉向莎畢寧）彼得，上帝的僕人，以天父、聖子、聖靈的名，娶薇娜，上帝的侍婢。阿門。

（他把王冠遞給柯傑里尼柯夫。）

羣衆 男家儐相跟新郎官恰好一樣高。這人沒有意思。他是誰？

是柯傑里尼柯夫。另一個男家儐相，那位軍官，也很沒有意思。

先生們，對不住，讓這位太太過去。

太太，我怕你沒有法子走過去！

伊萬神父（轉向奧蘭林娜夫人）薇娜，上帝的侍婢，以天父、聖子和聖靈的名，嫁給彼得，上帝的僕人。

〔他把王冠遞給那位學生。〕

柯傑里尼柯夫 王冠夠重的。我的手在發麻。

伏耳金 沒有關係；就該輪到我了。我倒想知道，誰在這兒有巴樹味道！

皇家檢查官 是柯傑里尼柯夫。

柯傑里尼柯夫 你瞎扯。

伏耳金 嚟！

伊萬神父 主我們上帝，讓光榮和名譽做他們的王冠！主，我們上帝，讓光榮和名譽做他們的王冠！主，我們上帝，讓光榮和名譽做他們的王冠！



柯柯希金夫人 (向她的丈夫) 現在瞧薇娜有多好看呀!我真羨慕她。她一點兒也不心惶。

柯柯希金先生 她慣了。她這是第二回幹這個!

柯柯希金夫人 是呀,可不是麼。(嘆息)我誠心誠意希望她快活……她這人心眼兒滿好。

助理 (來到教堂的中央)您已在他們頭上戴好寶石王冠。他們問您要生命,您已賜給他們。

大主教的合唱班 (歌唱)您已在他們的頭上……

巴特隆尼柯夫 我希望我現在可以吸煙。

助理 使徒保羅的語錄。

管事 大家聽好。

助理 (屬於一種悠長的第八音)凡事要奉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名,常常感謝父、上帝。

又當存敬畏上帝的心，互相依順。你們作妻子的，當依順自己的丈夫，如同依順上帝。因為丈夫是妻子的頭，如同基督是教會的頭；他是教會全體的救主。教會怎樣依順基督，妻子也要怎樣凡事依順丈夫……

莎畢寧（向柯傑里尼柯夫）你在拿王冠壓我的頭。

柯傑里尼柯夫 沒有，我沒有壓你。我舉着王冠，離你的頭有七吋高。

莎畢寧 我告訴你，你是在壓我的頭。

助理 你們作丈夫的，要愛你們的妻子，正如基督愛教會，為教會捨棄自己；他要用水藉着道把教會洗淨，成為聖潔；他要獻給自己一個榮耀的教會，不帶玷污皺紋一類的毛病；而是應當聖潔，沒有瑕疵……

伏耳金 他是一個很好的低音……（向柯傑里尼柯夫）你現在要不要我來舉？

柯傑里尼柯夫 我還不累。

助理 所以丈夫應當愛他們的妻子，如同愛自己的身子。愛妻子便是愛自己了。從來沒

有人恨自己的身子，總是保養顧惜，正像基督對待教會一樣。因為我們是他身體的四肢，他的肉，他的骨。爲了這個緣故，一個人離開他的父母……

莎畢寧（向柯傑里尼柯夫）把王冠再舉高些。你在壓我。

柯傑里尼柯夫 瞎白！

助理 與妻子連合，二人成爲一體。

柯柯希金先生 總督在這兒。

柯柯希金夫人 你看見他在那兒？

柯柯希金先生 在那邊，靠近右翼，和阿耳士柯夫先生站在一起。便裝，怕人認識。

柯柯希金夫人 我看見，我現在看見了。他在跟小瑪麗·漢森講話。他愛瘋了她。

助理 這是一個大祕密：我指基督和教會而言。無論如何，你們各人應當愛妻子，如同愛

自己一樣，同時妻子也要敬畏自己的丈夫。◎

禮拜堂的合唱班（歌唱）阿來路伊阿，阿來路伊阿，阿來路伊阿……

羣衆 娜塔里·塞耳格耶夫娜，你聽見了沒有？妻子要敬畏自己的丈夫。

別煩我。

噤！安靜！

助理 大家聽福音。

伊萬 願大家和平！

禮拜堂的合唱班 （歌唱）願您的精神和平。

羣衆 他們在唸福音，新約……真是太長了！他們也好唸完了。

我出不來氣。我必須走開。

你穿不過去。等等，一會兒工夫就完了。

伊萬神父 讀的是約翰福音。

助理 大家聽好。

伊萬神父 （脫下袈裟以後）當時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親的筵席，耶穌的母親在那

裏，耶穌和他的門徒也被請去赴席。酒用盡了，耶穌的母親對他說：他們沒有酒了。耶穌說：婦人，我與你有什麼相干？我的時候還沒有到……

莎畢寧（向柯傑里尼柯夫）是不是馬上就完？

柯傑里尼柯夫 我不知道。我對這種事不在行。不過，也許就快完了罷。

伏耳金 你還得圍着聖壇轉一匝才算數。

伊萬神父 他母親對用人說：他告訴你們做什麼，你們就做什麼。照猶太人潔淨的規矩，有六口石缸擺在那裏，每口可以盛兩三桶水。耶穌對用人說：把缸倒滿了水。他們就倒滿了，直到缸口。耶穌又說：現在可以舀出來，送給管筵席的……

〔傳來一聲呻吟。〕

伏耳金 *Qu'est-ce que c'est?* ① 有誰讓壓倒了嗎？

羣衆 噤！安靜！

〔一聲呻吟。〕

伊萬神父 他們就送了去。管筵席的嗜了嗜那水變的酒，不知道是那裏來的，只有舀水的用人知道。管筵席的便叫新郎來，對他說……

莎畢寧 (向柯傑里尼柯夫) 誰方才在哼唧？

柯傑里尼柯夫 (望着羣衆) 那邊有人在動……一位穿黑衣服的婦人……她也許在鬧病……他們把她帶出去了……

莎畢寧 (望着羣衆) 把王冠再舉高點兒……

伊萬神父 人都是先擺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擺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這是耶

蘇在加利的迦拿行的頭一件神蹟，顯出他的榮耀，他的門徒信服他……<sup>(四)</sup>

羣衆 我不明白他們爲什麼放有神經病的女人們進來！

大主教的合唱班 (歌唱) 榮耀歸於主，榮耀歸於主！

巴特隆尼柯夫 松能希坦先生，別嗡嗡跟個大馬蜂一樣，也別拿背朝着聖壇。還沒有完。

松能希坦 是那年輕女人跟個馬蜂一樣在嗡嗡，不是我……哈哈！

助理 讓我們大家用全部靈魂來講，用全部心靈來講……

禮拜堂的合唱班（歌唱）願主慈悲。

〔管事讀着長的禱告，同時發生下面的談話。〕

羣衆 噤！安靜！

不過我也是叫人擠的！

合唱班（歌唱）願主慈悲！

羣衆 噤！噤！

誰暈過去了？

〔一聲呻吟，羣衆之中起了騷動。〕

柯柯希金夫人（向鄰近的夫人）什麼事？你看，親愛的，簡直受不了。他們只要把門打

開就好了……我熱死了。

羣衆 把她領出去了，可是她偏不肯……她是誰——噤！

莎畢寧 噢，我的上帝……

羣衆 昨天，在歐羅巴旅館，一個女人服毒自盡了。

是呀，他們講，她是一個醫生的太太。

她爲什麼尋死，你知道嗎？

伏耳金 我聽見有人在哭……看熱鬧的人可真不識體面。

馬特維耶夫 合唱班今天唱得不壞。

喜劇演員 薩哈耳·伊里齊，你我應當把這些合唱班僱下來才是！

馬特維耶夫 什麼臉蛋兒呀，你這畜牲臉！（笑）嚟！

羣衆 是呀，他們講，她是一個醫生的太太……在旅館……有雷賓娜小姐做好榜樣，現

在這是第四個女人服毒了。親愛的，解釋給我聽，服毒服毒，到了兒有什麼意義？

這是傳染病。沒有什麼。

你的意思是一種摹倣？



自殺過人的！

現下有精神病的女人可真多！

安靜！別亂走動！

請別嚷嚷！

雷賓娜小姐一死，把毒過給空氣。所有女人受到傳染，想到傷心處，全瘋了。

就是在教堂裏頭，空氣也中毒了。你覺不出這兒有多緊張嗎？

〔管事同時讀完禱告。〕

大主教的合唱班（歌唱）願主慈悲！

伊萬神父 因為您是仁慈的上帝，愛人類，所以我們把光榮歸與天父、聖子和聖靈，現在，

永遠，無邊無疆。

合唱班（歌唱）阿門！

莎畢寧 我說，柯傑里尼柯夫！

柯傑里尼柯夫 什麼事？

莎畢寧 現在……噢，偉大的上帝……塔傑雅娜·雷賓娜在這兒……她在這兒……

柯傑里尼柯夫 你瘋啦！

莎畢寧 穿黑衣服的婦人……就是她。我認得出來是她……我看見她……

柯傑里尼柯夫 世上沒有人相貌一樣的……除非她也是一頭的褐色頭髮，那就奇了。

管事 大家求主憐愍！

柯傑里尼柯夫 別跟我交頭接耳，還沒有完。人在望你……

莎畢寧 爲上帝的愛……我簡直站不直了。那是她。

〔一聲呻吟。〕

合唱班 (歌唱) 願主慈悲！

羣衆 安靜！誰打後頭推人？！

他們把她領到柱子後頭去了……

隨你到什麼地方，丟不開那些女人……她們爲什麼不在家裏待着？

一位看客（嚷着）你們放安靜！

伊萬神父（讀着）主，我們上帝，您會施展法力，在加利利的迦拿……（向四圍看）人真多！（繼續讀着）以您的出現，應許婚姻得有榮譽（提高聲音）……我求你們，大家在那邊保持安靜！你們妨害我們完成典禮。別在教堂轉悠，別談話，別吵鬧，好兒站着禱告，這樣才好！你們應當在心裏畏懼上帝。（讀下去）主，我們的上帝，您會施展法力，在加利利的迦拿，以您的出現，應許婚姻得有榮譽，現在求您也在和平諧和之中維持您的僕人，彼得和外辣，因爲您已經願意把他們互相結合在一起。讓他們的婚姻得有榮譽；讓他們的牀不受玷污；答應他們的談話永遠璧潔無瑕，應許他們活到高壽，心地純潔，完成您的吩咐。因爲您，我們的上帝是慈悲普渡的上帝，我們把光榮歸與您不會降生的在天之父，神聖的精靈，良善，拿生命給人，現在，永遠，無邊無疆。

大主教的合唱班 (歌唱) 阿門!

莎畢寧 (向柯傑里尼柯夫) 叫人喊巡警來, 告訴他們不要放人進來……

柯傑里尼柯夫 他們會放誰進來? 教堂眼下簡直擠滿了人。放安靜……別交頭接耳的。

莎畢寧 她……塔傑雅娜在這兒。

柯傑里尼柯夫 你說謊語。她埋在墳地。

管事 上帝, 願您慈悲爲懷, 救救我們, 可憐可憐我們, 保護我們長久!

禮拜堂的合唱班 (歌唱) 願主慈悲!

管事 讓我們求主, 賜我們長日完美, 神聖, 平靜, 無罪。

禮拜堂的合唱班 (歌唱) 願主允許!

〔管事繼續讀着短的禱告, 同時發生下面的談話。〕

羣衆 那管事的永遠是『願主慈悲,』『願主救我們,』就沒完沒了。

我站不住了。

又起了雜亂的聲音。人真多！

奧蘭林娜夫人。彼得，你全身在抖擻……你出氣也顯得艱難……你不舒服嗎！

莎畢寧 那穿黑衣服的婦人……是她……是我們錯。

奧蘭林娜 那個婦人？

莎畢寧 塔傑雅娜在哼唧……我在用力撐持自己，我試着在用力撐持自己……柯傑

里尼柯夫拿王冠在壓我的頭……我沒有什麼……

柯柯希金先生 薇娜臉才叫白，跟死人一樣。看呀，她眼睛裏頭有眼淚。還有他……看他呀！

柯柯希金夫人 我對她講過，看熱鬧的人不會識體面的！我就不明白，她爲什麼一死兒要在這兒結婚。她爲什麼不到鄉下去？我們應當求求伊萬神父快點兒了結。她受驚了。

伏耳金 請你給我來捧。

〔他接過柯傑里尼柯夫的王冠，管事同時讀完他的短暫的禱告。〕

合唱班（歌唱）一切歸與主！

莎畢寧 薇娜，撐着點兒，學我……這樣就好……儀式馬上就要完了。我們這就要走

……是她……

伏耳金 嚙！

伊萬神父 主，應許我們斗起胆，坦白地，擅自把您在天的上帝喚做父親，並且說……

大主教的合唱班（歌唱）我們在天之父，天以上帝之名神聖，上帝的王國來……

馬特維耶夫（向他的全體演員）孩子們，朝前移移；我想下跪。（他跪下去，伏在地上）

願您的意欲完成；在上天如在地上。給我們麵包，讓我們活下去；饒恕我們的債，如我

們饒恕我們的債主……

大主教的合唱班（歌唱）願您的意欲完成，在上天如在地上……麵包，讓我們活下

去……

馬特維耶夫 願主記住您的死去的侍婢塔傑雅娜，饒恕她有心無心的過失，也饒恕我們，憐恤我們……（他站起）真熱！

大主教的合唱班（歌唱）不讓我們……們……們……們……陷入誘惑，從罪惡……惡……惡把我們救出！

柯傑里尼柯夫（向皇家檢查官）一定有一隻蒼蠅叮了我們新郎官一口。看呀，他直打抖擻！

皇家檢查官 他怎麼的啦？

柯傑里尼柯夫 他以為方才犯神經病的那個穿黑衣服的婦人，就是塔傑雅娜。一種幻覺。

伊萬神父 因為王國、能力和光榮屬於您，天父、聖子和聖靈，現在，永遠，無邊無涯！

合唱班 阿門！

皇家檢查官 當心他別半路出岔子！

柯傑里尼柯夫 他要挺到底的。他不是那種人！

皇家檢查官 是的，夠他受的！

伊萬神父 一切和平！

合唱班 您的精靈和平。

管事 讓我們向主低下我們的頭！

合唱班 一切歸與主！

羣衆 他們就要圍着聖壇轉一匝了。

噠！  
噠！

醫生的太太有沒有驗過？

還沒有：他們講，丈夫棄了她了。不過他們講，沙畢寧也棄了雷賓娜小姐。是真的嗎？

是——的！

我記起雷賓娜小姐驗屍的事了。



管事 讓我們哀求主！

合唱班 願主慈悲！

伊萬神父 （讀着）上帝，您以權力創造萬物，建立世界，以所創造的萬物裝璜王冠，願您也賜福這尋常的杯子，答應把牠交給他們結婚的夫婦。因為您的名有福，您的王國有光榮，天父、聖子和聖靈，現在，永遠，無邊無涯。

〔伊萬神父端酒杯給莎畢寧和奧蘭林娜夫人飲。〕

合唱班 阿門！

皇家檢查官 當心他暈倒！

柯僕里尼柯夫 他是走獸，結實着哪。他可以熬完的，沒有問題！

羣衆 看呀，孩子們，別散開。我們回頭兒一道走。席坡鬧夫在這兒嗎？

我在這兒！我們回頭圍着車，吹五分鐘口哨。

伊萬神父 把你們的手給我。（他拿手帕細牢莎畢寧和奧蘭林娜夫人的手）緊嗎？

皇家檢查官（向那位學生）年輕人，給我王冠，你舉着後襟。

大主教的合唱班 歡喜罷以賽亞；聖母懷孕……

〔伊萬神父圍着聖壇走了一匝，後面隨着新婚夫婦和偵相。〕

大主教的合唱班 ……生下聖子，以馬內利，上帝與人同在：東方是他的名……

莎畢寧（向伏耳金）是不是這就完啦？

伏耳金 還沒有。

大主教的合唱班 ……我們頌揚他，也喊着聖母有福。

〔伊萬神父圍着聖壇走第二匝。〕

大主教的合唱班（歌唱）神聖的殉教者們，你們會打勝仗，奪到王冠，願你們在主前

說情，憐恤我們的靈魂……

伊萬神父（轉第三匝，歌唱着）我們的靈魂……

莎畢寧 我的上帝，簡直就沒個完！

大主教的合唱班（歌唱）光榮歸與基督，我們的上帝，使徒們的誇耀，殉教者們的歡樂，他的道是三位一體。

羣衆之中一位軍官（向柯傑里尼柯夫）警告一下沙畢寧，正科和預科學生等在外頭噓他。

柯傑里尼柯夫 謝謝。（向皇家檢查官）真夠磨蹭的！就甭想他們停住不煩文縟禮。

（拿手絹拭臉。

皇家檢查官 可是你的手直在抖擻……你們這羣人可也真嬌氣！

柯傑里尼柯夫 我一直在想塔傑雅娜。我有一個感覺，好像沙畢寧在唱歌，她哪在哭。

伊萬神父（由伏耳金接過新郎的王冠。向沙畢寧）願新郎宏大如亞伯拉罕，有福如以撒，繁殖如雅各，在和平之中行走你的道路，在正直之中完成上帝的吩咐。

一位年輕演員 什麼樣美麗的詞句送給渾蛋。

馬特維耶夫 上帝一視同仁。

伊萬神父（由皇家檢查官接過新娘的王冠。向奧蘭林娜夫人）願新娘宏大如撒拉，

歡樂如利百加，繁殖如拉結，喜愛自己的丈夫，遵守律令，因為這是上帝的興會。

羣衆（看見有人奔向出口）安靜！儀式還沒有完。

噤！別推！

管事 讓我們哀求上帝！

合唱班 願主慈悲！

阿歷克塞神父（摘下他的黑眼鏡；讀着）上帝，我們的上帝，您曾在加利利的迦拿出  
現，賜福婚姻，願也賜福您的僕人，上天拿婚禮把他們連合在一起；賜福他們的進進  
出出；在好物事裏面繁殖他們的生命，把他們的王冠接入您的王國，保持他們沒有  
瑕疵，沒有過失，不受污穢，無邊無涯。

合唱班（歌唱）阿門！

奧蘭林娜夫人（向她的兄弟）叫他們給我一把椅子。我要暈。

皇家檢查官 薇娜·亞力山大夫人，就快要完啦！也就是一會兒……親愛的，擗一下子！

奧蘭林娜夫人（向她的兄弟）彼得不聽我說話……他好像吓呆了。噢，親愛的，親愛的，親愛的……（向莎畢寧）彼得！

伊萬神父 一切和平！

合唱班 您的精靈和平！

管事 向主低下你們的頭！

伊萬神父（向莎畢寧和奧蘭林娜夫人）天父、聖子和聖靈，三位一體，一體神聖，創造生命，一個神，一個君主，賜你們福，答應你們長壽，賢子孝孫，增加生命和信仰，拿地上所有的好物事給你們！也使你們經過上帝的聖母的說情，還有諸聖的說情，有資格享受許下的好物事，阿門！（向奧蘭林娜夫人，微笑）吻你丈夫！

伏耳金（向莎畢寧）你楞着做什麼？吻她！

（新婚夫婦互相吻抱。）

伊萬神父 我向你們道喜！願上帝……

柯柯希金夫人（走近新娘）我親愛的，我的心肝兒……我真喜歡！我向你道喜！

柯傑里尼柯夫（向莎畢寧）我向你道喜，這個差事……好啦，哩哩囉囉了這半天總

算完啦，你現在臉色也好轉過來了……

管事 智慧！

（朋友紛紛過來向新婚夫婦道喜。）

合唱班（歌唱）我們頌揚您，上帝的真母親，懷着道，上帝，璧潔無瑕，嗟，噫，不及您榮耀，撒拉弗無可比擬地不及您光榮！

（羣衆擁出教堂，司杖庫茲瑪熄掉燭火。）

伊萬神父 基督，我們的真上帝，在加利利的迦拿出現，使婚姻得有榮譽，願他經過他無瑕的母親的說情，神聖、光榮和名聲遠揚的使徒的說情，上帝加冕和使徒認可的君

主康斯坦丁和海萊納的說情，神聖偉大的殉教者浦羅考皮屋斯的說情和所有聖

者的說情，可憐我們，救救我們，因為他慈悲，而且愛人類。②

合唱班（歌唱）阿門。願主慈悲！願主慈悲！願主慈悲！

婦人們（向奧蘭林娜夫人）我親愛的，恭喜……但願你活一百歲……

松能希坦（向奧蘭林娜夫人）莎畢寧夫人，假如我可以這樣說，用純粹俄羅斯語言

來講……

大主教的合唱班（歌唱）長壽！長壽！長壽！

莎畢寧 薇娜，對不住！（他揪着柯傑里尼柯夫的胳膊，把他挽到一旁；顫索，結結巴巴）

跟我馬上到墳地看看！

柯傑里尼柯夫 你瘋啦！現在天都黑啦！你到那兒有什麼好幹的？

莎畢寧 爲上帝的愛，去罷！我求你啦……

柯傑里尼柯夫 你現在應當送你的新娘子回家去！你這瘋子！

莎畢寧 我才不放在心上，咒牠，一千回咒牠！我……去……去……叫他們給死人做一回彌撒！

……噢，我是瘋啦……我險點兒死了……噢，柯傑里尼柯夫，柯傑里尼柯夫！  
柯傑里尼柯夫 走走……（把他帶到新娘前面）

〔過了一時，街上傳來一陣尖銳的呼哨。人逐漸離開教堂。只有助理和司杖庫茲瑪留着。〕

庫茲瑪 有什麼用……無聊。

助理 什麼？

庫茲瑪 這場子結婚。天天我們忙喜事，命名，喪事，其實一點意思也沒有。

助理 你倒要想怎麼着？

庫茲瑪 不怎麼着。我也就是說說……一切無聊……全無聊。

助理 哼……（穿上他的套鞋）滿嘴的大道理，你發昏啦。（走出，他的套鞋發出通通的響聲）再見！

〔下。〕

庫茲瑪 （獨自一人）今天下午我們埋了一位先生，方才我們來了一回結婚，明天早



晌我們要來一回命名。一直下去，就沒個完……就是這樣子，沒有意思……

〔傳來一聲呻吟〕

〔伊萬神父和戴黑眼鏡的阿歷克塞神父在聖壇後面出現〕

伊萬神父 我猜，他一定弄到一票大嫁裝……

阿歷克塞神父 當然要弄到……

伊萬神父 想想看，這就叫人生！從前有一回，我也跟一位姑娘求婚，我也有一回結了婚，弄到一筆嫁裝，可是時間長悠悠的，現在也就全忘了。（高聲）庫茲瑪！你做什麼把蠟燭全弄滅啦？我會在黑地裏跌跤的。

庫茲瑪 我以為你已經走啦。

伊萬神父 阿歷克塞神父，怎麼樣？去跟我喝一杯茶？

阿歷克塞神父 大牧師神父，多謝你了，我沒有時間。我還得去寫一篇報告。

伊萬神父 隨你便兒。

穿黑衣服的婦人 (從柱後走出,搖搖欲墜) 誰在這兒! 領我出去……領我出去。

伊萬神父 什麼事? 那兒是誰? (驚懼) 太太, 你在這兒做什麼?

阿歷克塞神父 上帝, 饒恕我們這些有罪的人……

穿黑衣服的婦人 領我出去……領…… (呻吟) 我是軍官伊萬諾夫的妹妹……他的妹妹……

伊萬神父 你在這兒做什麼?

穿黑衣服的婦人 我服毒了! 由於恨! 因為他害了她……為什麼他就應當幸福? 上帝…… (呼喊) 救救我, 救救我! (倒在地板上) 她們全得服毒……全得服毒! 天下

就沒有公道……

阿歷克塞神父 (恐怖) 什麼樣瀆神的話! 什麼樣瀆神的話!

穿黑衣服的婦人 由於恨……他們全得服毒…… (呻吟, 在地板上打滾) 她在墳裏頭, 他……他……害女人才是污瀆上帝……糟蹋一個女人……

阿歷克塞神父 什麼樣污瀆宗教的話！（握着手）什麼樣污瀆人生的話！  
穿黑衣服的婦人 （撕開她的衣服，嚷着）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

（幕下）

① 巴樹 patchouli 是產在亞洲熱帶的一種植物，從枝葉提出香油，凝成樟腦一樣的東西。

② 見於新約以弗所書第五章。

③ 法語，意思是『什麼事？』

④ 見於約翰福音第二章。

⑤ 稿本有禱告文，發表時被劇作者的兄弟刪掉。

⑥ 稿本有禱告文，發表時被劇作者的兄弟刪掉。

⑦ 見於舊約以賽亞書第七章。

⑧ 嚙嚙啾 Cherubim 是上帝的武侍衛，見於舊約創世紀第三章。撒拉弗 Seraphim 是上帝的天使，有

六個翅膀，見於以賽亞書第六章。

⑤

康斯旦丁大帝是羅馬皇帝，海萊納是皇后，基督教在他們治下開始得到保障。浦羅考皮是耶路撒冷人，在三零三年殉教。

一位做不了主的悲劇人物



## 人物

伊萬·伊萬諾維奇·陶爾喀喬夫 家長

阿歷克塞·阿歷克塞耶維奇·摩辣希金 他的朋友

景：

聖彼得堡，摩辣希金的樓房。

摩辣希金的書房。舒適的傢具。摩辣希金坐在他的書桌前。陶爾喀喬夫進來，手裏拿着一個玻璃燈罩，一架自行車玩具，三個帽匣，一個大衣包，一個啤酒箱和若干小捆東西。他蠢蠢地向周圍望了望，疲倦地倒

在沙發上

摩辣希金 好呀，伊萬·伊萬諾維奇？看見你我很高興！什麼風兒把你帶到這兒來的？

陶爾喀喬夫（沉重的呼吸）我親愛的朋友……我問你要點兒東西……我求你……

借我一把手槍，明天還你。行行好！

摩辣希金 你要手槍做什麼？

陶爾喀喬夫 我一定要……噢，小父親們……給我點兒水喝……水，快呀……我一定

要……今晚晌我得穿過一個林子，萬一有意外……真的，請你借給我。

摩辣希金 噢，你撒謊，伊萬·伊萬諾維奇！傢伙活，你有什麼事要到一座黑林子去？我猜你

心裏有事。我一看你的臉，就知道你心裏有事。到底怎麼啦？你不舒服嗎？

陶爾喀喬夫 等一等，讓我喘一口氣……噢，小母親們！我累死了。我一身的難受，頭也暈

暈的，好像我在肉叉子上烤了一趟。我再也挨受不下去了。行行好，別老盤問我；給我

一把手槍好了！我求你！



摩辣希金 好啦，伊萬·伊萬諾維奇，到底怎麼？——你是一家之長，一位公家服務的人員！使不得！

陶爾喀喬夫 我算那一種家長呀！我是一個殉難者，我是一個牲口，一個黑奴，一個奴才，一個流氓，一死兒在人世等着事情發生，就別想做下一世的打算。我是一塊破布，一個糊塗蟲，一個傻瓜。我幹嗎活着？有什麼用？（跳起）對呀，請問，我幹嗎活着？心裏苦，身子苦，老是這樣兒活下去，爲的是什麼？做一個觀念的殉難者，是的，我懂得！可是做一個鬼知道什麼東西的殉難者，裙子，燈罩，不承當不起，不，不，不，我受夠了！夠了！

摩辣希金 別喊叫，街坊會聽見的！

陶爾喀喬夫 讓你的街坊聽好了，我才不在乎！你要是不給我手槍，有的是人給。反正我會有一個法子了結的！我已經橫了心！

摩辣希金 瞧你的，你揪下一個鈕子。安靜點兒講話。我還不明白是什麼岔兒跟你過不去。

陶爾喀喬夫 什麼岔兒？你問我什麼岔兒？好罷，我告訴你！好極了，我一五一十告訴你，說

完了，我的心或許要輕點兒。我們坐下講。現在你聽着……噢，小母親們，我簡直喘不過氣來……就讓我們拿今天做個例子來罷。就說今天好了。你知道，從十點鐘到四點鐘我得到政治部上差。天熱，悶得很，蠅子多，而且我親愛的朋友，事情是亂糟糟的。次長請了假，郝辣波夫娶媳婦兒去了，小職員們大多在鄉下，不是做愛，就是玩兒票唱戲，人人發暈，疲倦，沒有神兒，你就別想他們幹點活兒。次長的事交給一位先生代理，左耳朵是聾子，自己也在做愛，衙門失掉了記性；人人跑來跑去，生氣，發脾氣，亂哄哄一片，你就別想聽得見你自己說話。什麼地方都是亂，都是烟。我的活兒可要人命：永遠是那樣子，——先是一下修改，再是一下參考，接着又一遍修改，又一遍參考；就像海裏的水浪一樣單調。你明白，僅僅是眼睛爬出腦磕罷了。給我點兒水喝……走出頭門，你就成了一個暈頭暈腦的軟傢活。你滿想吃晚飯，睡覺，可是辦不到！——你記得你在鄉下——這就是說，你是一個奴才，一塊破布，一段繩子，一塊壞肉，你得跑

腿，四處張羅事去。不管我們住到什麼地方，就有了一種寫意的風俗：一個男子一進城，不提自己的太太，個個糟女街坊都有權利和力量給他一大堆事做。太太吩咐你到女裁縫那兒，去罵她把一件衣服靠胸的地方做的太寬，肩膀的地方做的太窄；小宋妮雅要一雙新鞋，你的小姨子要一些大紅綢子，和樣子貨一樣，二十分錢的價碼，要三阿森長。①你等一等；我唸給你聽。（由衣袋取出一張備忘錄讀）一個燈罩；一磅豬肉；五分錢的丁香和肉桂；密夏用的蓖麻子油；十磅沙糖。你打家裏帶去：一個銅罐裝糖；碳酸；十分錢的殺蟲藥粉；二十瓶啤酒醋；尙叟小姐的裹肚，八十二號大小：：：噢！夫把密夏的冬大衣和木鞋帶回家。這是我太太和家裏人的吩咐。另外還有我們親愛的朋友和街坊的事由兒——死了也不嫌多！明天是伏洛嘉亞·傅拉辛的命名日；我得給他買一輛自行車。文赫令團長的太太快要分娩了，所以我每天得去看收生婆，把她請過來。等等，等等。我衣袋裏面有五張備忘錄，我的手帕打滿了結。就是這樣子，我的親愛的朋友，你把時間用在你的公事房和你的火車之間，在城裏跑來

跑去，舌頭搭拉着，跑着，詛咒着人生。從藥房跑到女裁縫那兒，從女裁縫那兒跑到豬肉舖，然後再回到藥房。在這個地方你摔了一跤，另一個地方你丟了錢，第三個地方你忘記付賬，人家在你後面喊罵，第四個地方你踩了一位貴夫人的後擺……呼！整天這樣奔波，一夜你骨頭痛，夢見的也就是鱷魚好，東西全買下了，可是你怎麼好把這些東西捆紮起來呀？舉個例，你怎麼好把一個重銅罐子和一個燈罩擺在一起，或者把碳酸和茶葉擺在一起？你怎麼好把啤酒瓶子和這輛自行車放在一起呀？這簡直是海爾庫里斯的苦活兒，①一鍋粥，一個猜不破的謎！你想盡了詭計，臨了你還是碰碎了東西，弄散了東西；在車站，在火車裏，你站着總得胳膊分開，下巴底下頂着東西；擁着一捆一捆東西，什麼硬紙盒子哪，一身全是那種亂七八糟的東西。火車開了，旅客把你的大小行李碰了一地：你還得打別人座兒上拾東西。人家叫喚了，把賣票的喊了來，一定要把你轟出去，可是我能夠怎麼着？我只好傻站着，像挨打的驢子一樣直眨眼睛。現在你聽我講。我到了家。我辛苦了一場，你以為我一定歡喜喝幾杯好

酒用一頓好飯——不也應當嗎？——可是我命裏沒有注定下這個。我女人出去等我回來，出去有了些時候了。你剛才坐下來喝湯，她就一爪子把你抓起來，你這倒霉蛋兒——你不歡喜去看票友兒演戲，或者跳舞去嗎？你就不能夠說一個不字。你是丈夫，丈夫這個字，譯成鄉下過夏的語言，意思就成了一條啞叭牲口，隨你往牠身上擱多少重東西，你不必害怕動物保護會干涉。於是你去了，朦朧着眼睛看什麼家醜，記這類東西，太太叫你拍手的時候你就拍手，你越來越覺得難受，難受，難受的要死，最後你簡直隨時有癱瘓的可能，你要是去跳舞的話，你得給太太找好對手，要是沒有對手，你就得奉陪跳完這場對舞，過了半夜，你打戲園子或者跳完舞回來，你已經不成人了，只是一塊沒有用的鬆軟的破布，總算好，你臨了得到你想要的東西，你脫掉衣服，上了牀。好極了——你能夠閉上眼睛睡了……你明白，一切是非常溫柔，暖和，富有詩意，沒有小孩子在牆後頭亂嚷嚷，太太不在跟前，你的良心是安甯的——你還能夠要什麼？你睡着了——忽然之間……你聽見嗡的一聲響……蚊子（跳

起）蚊子！三倍該死的蚊子！（搖拳）這是一種埃及的災難，一種宗教審判的苦刑！嗡嗡響的十分可憐，十分悲傷，好像一直就在求你饒恕，可是壞傢伙活咬你一口，你得抓撓一點鐘。你吸煙，你跟牠們幹，你連頭帶腳蒙住，全沒有用，臨了你只好犧牲自己，由這些該死的東西吞掉你。你剛和蚊子對付下來，別的災難又開始了：你太太在樓下和她唱高音的男朋友開始練習那些哀傷的歌了。他們白天睡覺，夜晚玩兒他們的票友樂隊。噢，我的上帝！這些唱高音的人才叫折磨人，地上就沒有蚊子能夠跟他們比。（他唱着）『噢，告訴我不是我的青春害你』『在你面前我入了魔。』噢，這些粗東西！他們簡直要弄死我！沒有辦法，我只好叫自己的耳朵聾！我拿手堵着耳朵。這一直鬧到四點鐘。噢，再給我點兒水喝，兄弟……我不能夠……好啦，一夜沒有睡，早晨六點鐘你就得起來，奔到車站。你拚着命跑，唯恐誤了車，然而一路泥濘，又冷又有霧——噢！你於是到了城裏，一切從頭再來一遍。就是這個，兄弟。一種可怕的生活；連我的敵人我都不希望他過這種日子。你明白——我病了！我得了氣喘病，胃火

症——我總害怕自己有了什麼毛病。我得了不消化症，什麼吃食我全覺得厚……我變成了一個正常的精神病患者……（四顧）可是，你卻對人講，我想去看一下契喬特或者梅爾謝耶夫斯基。兄弟，我有點兒中邪。在缺望和痛苦的時候，蚊子咬我或者高音先生們歌唱的時候，馬上一切變模糊了；你跳起來，像一個瘋子圍着全所房子跑，喊着：『我要血！血！』真的，你這時候真還想拿一把刀子砍誰，或者用一把椅子砸他的頭。夏天在別墅過活，就會過成這個樣子的——沒有人同情我，人人認為是理所當然。大家甚至於笑你。可是你明白，我是一個活人，我想活着！這不是滑稽戲，這是悲戲——我說，你要是不拿你的手槍給我，無論如何你也應當同情我。

摩辣希金 我當真同情你。

陶爾喀喬夫 我看得出你多同情我……再會。我還得去買些鱸魚和腸子……還有牙粉，然後到車站去。

摩辣希金 你住在什麼地方？

陶爾喀喬夫 在喀茵永河那邊。

摩辣希金 (欣喜) 當真那麼你知道奧妮嘉·巴甫洛夫娜·芬拜爾格罷她住在那邊。

陶爾喀喬夫 我知道她。我們還認識哪。

摩辣希金 那真是再好沒有了！這太方便了，只要你肯……

陶爾喀喬夫 什麼事？

摩辣希金 我親愛的人。你不替我做點兒事嗎？行行好答應我罷。

陶爾喀喬夫 什麼事？

摩辣希金 那你就太夠朋友了！我求你，我親愛的人。第一，你爲我好好向奧妮嘉·巴甫

洛夫娜致意。第二，這兒有點兒小東西，我願意你帶給她。她問我要一架縫紉機，可是

我沒有人給她送去……你拿着牠，我親愛的！同時你還可以把這個金絲雀連牠的

籠兒一塊兒帶去……可是你得小心，別碰壞了門……你那樣死釘着我做什麼？



陶爾喀喬夫 一架縫紉機……金絲雀連籠兒……金絲雀，殞鴉……

摩辣希金 伊萬·伊萬諾維奇，你怎麼啦！你怎麼連臉也紫啦？

陶爾喀喬夫 （蹙脚）拿縫紉機給我！鳥籠子在什麼地方？現在你拔了尖兒吃了我把

我撕的粉碎！弄死我！（握拳）我要血！血！

摩辣希金 你瘋了！

陶爾喀喬夫 （蹙脚）我要血！血！

摩辣希金 （恐怖）他瘋了！（呼喊）彼得！瑪麗亞！你們在什麼地方救命呀！

陶爾喀喬夫 （圍着屋子追他）我要血！血！

（幕）

① 一阿森等於二十八英吋。

② 海耳庫里斯 Heracles 是希臘神話裏面最偉大的英雄。他在一個國王下面做奴才，派他去做十二

樣苦差事。他全做好了。

⊖

耶穌小時候，猶大的藩王希律要殺他，父母帶他逃到埃及避難。

結  
婚



## 人物

葉甫多基穆·查哈羅維奇·季嘎洛夫 一位退休的文官。

娜絲泰霞·傑莫費耶夫娜 他的太太。

達申喀 他們的女兒。

葉巴米龍德·馬克塞莫維奇·阿勃洛穆包夫 達申喀的新郎。

費多耳·雅考武萊維奇·賴吾諾夫·喀拉烏洛夫 一位退休的船長。

安德萊·安德萊耶維奇·牛寧 一位保險掮客。

安娜·馬爾丁洛夫娜·史麥由金娜 一位產婆，三十歲，穿着一件亮紅袍子。

伊萬·米哈伊洛維奇·雅契 一位電報生。

哈耳蘭波·斯波利道洛維奇·狄穆巴 一位希臘點心商。

德米特里·史傑潘諾維奇·莫茲高伏伊 一位帝國海軍水手（義勇艦隊）

男傭相，賓客，侍僕，等等。

景：

安德隆勞夫酒飯的一個房間。

末節。  
一個燈火輝煌的房間。一張大餐桌，穿着禮服的侍僕圍着桌子忙亂。景後有樂隊在奏四組對舞曲的

安娜·馬爾丁洛夫娜·史麥由金娜，雅契和一位男傭相走過舞台。

史麥由金娜 不成，不成，不成！

雅契 （跟着她）可憐，可憐，我們！可憐，可憐！

史麥由金娜 不成，不成，不成！

男傭相（追着他們）你們不能這樣下去！你們到什麼地方去？Grand ronde 怎麼辦？

Grand ronde，請啦！

〔全下。〕

〔娜絲泰霞、傑莫費耶夫娜和阿勃洛穆包夫上。〕

娜絲泰霞 你還是去跳舞罷，比拿話儘跟我搗亂好多了。

阿勃洛穆包夫 我不是一個斯皮勞薩，或者那一類人，拿我的腿去湊四個對子。我是一個嚴肅的人，我有一個性格，我對於空洞的快樂不感到興趣。不過，這也不是一個跳舞問題。你必須原諒我，Maman，你的作爲有好些地方我不懂。舉例來看，除去家庭應用的重要東西，你答應另外給我兩張獎券，跟你女兒一道兒過門。牠們在那兒？

娜絲泰霞 我的頭有點兒疼……我想是天氣的緣故……天只要解凍也就好了！

阿勃洛穆包夫 你這樣做，脫不了身。我直到今天才發覺那些獎券進了當舖。你必須原

諒我，Maman，只有騙子才這樣做。我這樣做，不是出於唯我主義——我不需要你的獎券，——那是原則問題；我不許任何人欺騙我。我一向讓你女兒幸福，你今天要是不給我獎券，我可就撒開手不管她了。我是一個體面人！

娜絲泰霞（看着桌子，數着刀叉）一份，兩份，三份，四份，五份……

一個僕人 廚子問您，是喜歡冰攪甘蔗酒，馬代辣，還是單上冰？

阿勃洛穆包夫 攪甘蔗酒。告訴管事的，酒不夠用。告訴他再多準備些 Haut Sauterne。

（向娜絲泰霞）你還答應，也還同意，請一位將軍到這兒用飯，他在什麼地方？

娜絲泰霞 我的親愛的，那不是我的錯。

阿勃洛穆包夫 那麼，誰的錯？

娜絲泰霞 那是安德萊·安德萊耶維奇的錯……昨天他來看我們，答應帶一位真正

地道的將軍來。（嘆息）我想他四處去找，偏偏沒有找到，要不然他會帶來的……

你以為我們不介意嗎？我們不會在女孩子身上剋扣的。一位將軍，當然嘍……



阿勃洛穆包夫 可是還有……人人明白這件事實，*Namen*，你也算在裏頭，那個電報生雅契，在我求婚以前，追求達申喀。你爲什麼要請他？難道你還不知道，我不喜歡這個？

娜絲泰霞 噢，你這人怎麼的啦？葉巴米龍德·馬克塞莫維奇前天成了親的，你對我跟達申喀還是絮絮叨叨個沒完沒了。一年下來，你要怎麼辦呀？你也太難了，真是太難了。

阿勃洛穆包夫 那麼，你不喜歡聽真話。啊，哈，噢，噢！那麼，事情做得體面些。我只求你一件事：要體面！

〔成雙的舞對跳着 *Grand ronde*，從一個門進來，從另一個門出去。第一對是達申喀和一位男傭相。最後一對是雅契和史麥由金娜。他們兩個停在後頭。齊嘎勞夫和狄穆巴進來，走向餐桌。

男傭相 (呼喊) *Promenade! Messieurs, promenade!* (在後台) *Promenade!* ⑤

〔舞客全下。

雅契 (向史麥由金娜) 可憐可憐! 可憐可憐! 我膜拜的安娜。馬爾丁洛夫娜。

史麥由金娜 噢, 什麼樣一個人……我已經告訴你了, 我今天沒有嗓子。

雅契 我求你唱唱! 只要一個音節! 可憐可憐! 只要一個音節!

史麥由金娜 我討厭你……

(坐下, 搥扇。

雅契 可不, 你簡直沒有心肝! 這樣殘忍——假如我可以這樣說的話——偏偏就有這

樣美的, 美的嗓子! 這樣一個嗓子, 假如你原諒我這樣說, 你不應該做產婆, 應該在音

樂會在公共場所唱歌舉個例罷, 你唱那段 *Floritula* 唱得多妙呀……那段……

(唱) 『我愛你; 枉費心力……』好極了! ⊕

史麥由金娜 (唱) 『我愛你, 或許再愛。』對不對?

雅契 就是牠真美!

史麥由金娜 不成, 我今天沒有嗓子……這個, 替我搥搥這個扇子……天真熱! (向阿

〔勃洛穆包夫〕葉巴米龍德·馬克塞莫維奇，你爲什麼這樣憂鬱？新郎官不作興這

樣子的！那付可憐樣子，你也不害臊？說呀，你一腦門子什麼官司？

阿勃洛穆包夫 結婚是一個嚴重的步驟！事事必須加以考慮，詳細考慮。

史麥由金娜 你們男人全是十足的懷疑派！你們站在四圍，我覺得簡直透不過氣來：

給我空氣！聽見了沒有？給我空氣！

〔唱了幾個音節。〕

雅契 美呀！美呀！

史麥由金娜 搨呀，搨呀，要不然，我覺得，我馬上就要暈過去的。告訴我，請啦，我爲什麼這  
樣透不過氣來？

雅契 那是因爲你出汗……

史麥由金娜 夫！你這人多俗呀！可別敢說那種話！

雅契 對不住！當然啦，假如我可以這樣說的話，你過慣了貴族社會，所以……

史麥由金娜 噢，讓我一個人在這兒！給我詩，給我喜悅，搨呀，搨呀！

季嘎洛夫 （向丁巴）我們再來一杯，怎麼樣？（斟酒）酒總好喝的。哈耳蘭皮·斯皮

利道洛維奇，只要不耽擱正經。喝罷，快活罷……喝別人的酒，不花錢，爲什麼不喝？你能喝的……你的健康！（他們飲酒）你們希臘有老虎嗎？

狄穆巴 有的。

季嘎洛夫 還有獅子？

狄穆巴 也有獅子。俄羅斯樣樣沒，希臘樣樣有——我父親，叔叔，兄弟——這兒樣樣沒。

季嘎洛夫 哼……希臘有鯨魚嗎？

狄穆巴 是呀，樣樣有。

娜絲泰霞 （向她的丈夫）他們那樣吃那樣喝，倒是爲了什麼呀？現在是大家坐下來

用飯的時候了。別拿你的叉子往龍蝦裏頭扎……那是給將軍預備的。他也許要來的……

季嘎洛夫 希臘也有龍蝦嗎？

狄穆巴 有呀……那兒是樣樣有。

季嘎洛夫 哼……還有文官。

史麥由金娜 空氣在希臘是什麼樣子，我想像得出來！

季嘎洛夫 那兒一定有許多騙人的事。希臘人簡直就跟阿耳麥尼人一樣，跟吉卜賽人

一樣。他們賣你一塊海綿，或者一條金魚，可是同時呀，他們找機會多弄你點兒錢去。

我們再來一杯，怎麼樣？

娜絲泰霞 你想再來一杯幹什麼？現在是大家坐下來用飯的時候了。十一點都過了。

季嘎洛夫 既然是時候，那麼就是時候。太太們，先生們，請（嘎嘎）用飯！年輕人！

娜絲泰霞 親愛的客人，請坐！

史麥由金娜 （坐在桌邊）給我詩。

於是，他，叛徒，尋找暴風雨，

好像暴風雨能夠給他和平。」

給我暴風雨！

雅契（旁白）了不起的女人！我陷入愛情！一直陷到耳朵！

〔達申略，莫茲高伏伊，男賓相，男女賓客，等等，上。大家亂哄哄圍桌而坐。靜了一分鐘，樂隊演奏進行曲。〕

莫茲高伏伊（起立）太太們，先生們！我必須告訴你們這個……我們要喝許許多多

酒道喜，要有許許多多話演說。不必等下去了，這就開始罷。太太們，先生們，慶賀新婚

夫婦！

〔樂隊演奏一段花腔。喝采。杯子碰着。阿勃洛穆包夫和達申略相吻。〕

雅契 美呀！美呀！我必須說，太太們，先生們，讚美要得當，這間屋子和一般的佈置是華貴

的。非常好，好的不得了！只是你們知道，我們這兒缺一件東西——電燈，假如我可以

說的話，別的國家老早就有了電燈，只有俄國落（讀如拉）在後頭。

季嘎洛夫（思維地）電燈……哼……就我看來，電燈完全是一種騙術……放進一

塊燒好的炭，自以為你們看不見！不成，假如你需要燈亮，千萬不要用炭，應當用一種真實的，一種特殊的，你抓得住的東西！你必須有一種火，你們明白，是自然的，不是一種發明！

雅契 你假如看見一具電池，明白電池是怎麼樣做成的，你就兩樣想法了。

季嘎洛夫 我不想看。那是一種騙術，欺詐公衆……他們想搶出我們最後一口氣……所以我們知道，這些……而且，年輕人，你與其為騙術辯護，你頂好還是注意一下你，有沒有再來一杯，給別人斟斟酒——那就好了！

阿勃洛穆包夫 岳父，我完全同意。做這種專門討論幹什麼？我本人不反對談論種種可能的科學發見，然而現在不是時候！（向達申喀）*Ma chère*，你覺得怎麼樣？

達申喀 他們想表示他們多有教育，所以他們永遠談着我們聽不懂的東西。

娜絲泰霞 謝謝上帝，沒有教育，我們也活過來了，我們如今把我們的第三個女兒嫁給一位正人君子。假如你以為我們沒有受過教育，那麼，你何必到這兒來呢？到你有教

育的朋友那兒去！

雅契 娜絲泰霞·傑莫費耶夫娜，我一向尊敬你的家庭，假如我談到電燈，並不是說我驕傲。我喝酒，表示我的誠懇。我一向真心希望達里雅·葉甫多基穆夫娜有一位好丈夫。娜絲泰霞·傑莫費耶夫娜，眼下不大容易找到一位好丈夫。現在，人人物色一種有利可圖，有錢可得的婚姻……

阿勃洛穆包夫 這是一種暗示！

雅契 （勇氣消失）我沒有暗示什麼……在座的人一向不算在內的……我是……就一般而論……聽明白人人知道你是爲了愛情而結婚的……嫁裝是不足道的。娜絲泰霞 不對，不是不足道！你當心你講點子什麼。除掉一千嶄新的盧布不算，我們陪過去三件衣服，牀，和所有的傢具。趕着辦嫁裝辦到這樣，你怕找不出第二份來！雅契 我不是說這個。傢具是華貴的，當然啦，還有，還有衣服，不過，他們生氣的地方，我從來就沒有暗示一句。



娜絲泰霞 你就別再暗示了罷。我們敬重你，看你父母的面子，我們請你來吃喜酒，可是

你在這兒閒話三千。假如你知道葉巴米龍德·馬克塞莫維奇結婚爲了圖利，你爲什麼不在事前講？（流淚）我帶大她，我餵她，我養她……我寶貴她，養過她是一顆綠玉，我的小女兒……

阿勃洛穆包夫 難道你還真就相信他多謝之至！我非常感激你！（向雅契）至於你，雅契先生，你雖說和我相熟，我不許你在別人家這樣胡鬧。請出去！

雅契 你這是什麼意思？

阿勃洛穆包夫 我要你跟我一樣乾脆！一句話，請走！

〔樂隊演奏一段花腔。〕

來賓 隨他去罷！坐下！犯不上由他去罷！別鬧下去啦！

雅契 我一點不……我……我簡直鬧不清……好罷，我走……不過，你先還我去年你向我借的五個盧布，拿一件 *blouse* 背心做抵，假如我可以這樣說的話。然後，我再喝

一杯酒就……走，不過，先還我錢。<sup>(B)</sup>

若干來賓 坐下！夠啦！犯得上嗎，爲了這點子小事？

一位男僕相（嚷嚷）新娘的父母健康，葉甫多基穆·查哈羅維奇和娜絲泰霞·傑

莫費耶夫娜！

〔樂隊演奏一段花腔唱采。〕

季嘎洛夫（激動地，向各方鞠躬）謝謝親愛的來賓！我十分感激你們不但不嫌棄，沒有忘記我們，還把這種光榮給了我們。你們千萬不要以爲我是一個壞蛋，或者我打算騙誰。我說這話，出於我的衷心——我的靈魂的純潔！我對於好人沒有什麼會拒絕的！我們十分歉卑地感謝你們！

〔接吻。〕

達申喀（向母親）媽媽，你爲什麼哭？我快活極了！

阿勃洛穆包夫 Mama 想着要和你分離，所以難過。不過我勸她還是想想我們最後

的談話。

雅契 別哭啦，娜絲泰霞·傑莫費耶夫娜！想想看，人類的眼淚又算什麼？也就是無謂的

精神病學而已。

季嘎洛夫 希臘有紅頭髮人嗎？

狄穆巴 是呀，樣樣有。

季嘎洛夫 不過，你們沒有我們這種香菌。

狄穆巴 是呀，我們有，樣樣有。

莫茲高伏伊 哈耳蘭皮·斯皮利道洛維奇，輪着你說話了！太太們，先生們，一篇演說！

全體 （向狄穆巴）演說！演說！輪着你！

狄穆巴 爲什麼我不明白……怎麼搞的？

史麥由金娜 不，不成！你不能够拒絕的！輪着你啦！站起來！

丁巴 （起立，惶亂）我不能够說……這兒是俄羅斯，這兒是希臘。這兒是俄羅斯人，這

兒是希臘人……這兒有人駕着喀辣夫泗海，喀辣夫就是船，還有人乘着火車在陸地走。我明白。我們是希臘人，你們是俄羅斯人，我什麼也不需要……我可以告訴你們……這兒是俄羅斯，這兒是希臘……

〔牛寧上。〕

牛寧 等等，太太們，先生們，不要吃！等等！只一分鐘，娜絲泰霞·傑莫費耶夫娜！假如你介意，到這兒來！（挽娜絲泰霞到一旁，氣喘吁吁）聽我講……將軍來了……我總算找到了一位……我簡直累壞了……一位真的將軍，地道的將軍——上了年紀，你知道，也許八十歲了，也許就九十歲了。

娜絲泰霞 他什麼時候來？

牛寧 這就來。你會感激我一輩子的。①

娜絲泰霞 安德萊好人兒，你沒有騙我？

牛寧 可是，說呀，我是一個騙子？你用不着担心思！

娜絲泰霞（嘆息）安德萊好人兒，人可不喜歡白花錢呀！

牛寧 你就別担心思啦！他不是一位將軍，他是一個夢（高聲）我對他講：『將軍，你簡直忘記我們啦！將軍忘記了老朋友，可不應該呀！』娜絲泰霞·傑莫費耶夫娜，『我對他講，』她爲了你忘記很高興來的！』（走到桌邊坐下）他就對我講：『不過，朋友，我不認識新郎官，怎麼好去？』『噢，將軍，這算得了什麼，執着禮兒還行，新郎官，我對他講，』是一位漂亮先生，很開達，很和氣。他在法院，『我就說，』當估價員，將軍，你不要以爲他是一個壞蛋，一個拐騙女人的流氓。現下，『我對他講，』甚至於規矩女人也在法院作事。』他拍我的肩膀，我們各人吸了一枝哈瓦納雪茄，現在他來了……稍稍等一等，太太們，先生們，不要吃……④

阿勃洛穆包夫 他什麼時候來？

牛寧 馬上。我離開他的時候，他已經穿好套鞋了。稍稍等一等，太太們，先生們，先別就吃。

阿勃洛穆包夫 應當告訴樂隊奏進行曲才是。

牛寧 (嘆嘆) 樂師進行曲!

〔樂隊演奏了一分鐘進行曲。〕

一位侍僕 賴吾洛夫·喀拉烏洛夫先生!

〔季嘎洛夫，娜絲泰霞和牛寧跑過去歡迎。賴吾洛夫·喀拉烏洛夫上。〕

娜絲泰霞 (鞠躬) 請進來，將軍！您能來，我們高興極了！

賴吾洛夫 一百二十分！

季嘎洛夫 將軍，我們不是名門，我們不是顯要，十分平常，不過不要因為這個便以為這兒有什麼詐局。我們把好人放在最好的位次，我們什麼也不吝惜。請！

賴吾洛夫 一百二十分高興！

牛寧 將軍，讓我給您介紹新郎葉巴米龍德·馬克塞莫維奇·阿勃洛穆包夫，和他新

生的……我是說他新婚的太太伊萬·米哈伊洛維奇·雅契，在電報局作事！一位希

臘國民，外國人，點心商，哈耳蘭皮·斯皮利道洛維奇·狄穆巴！奧西浦·魯基奇·巴

拜爾曼代布斯基等等……其餘都無所謂了。將軍，請坐！

賴吾洛夫 一百二十分對不住，太太們，先生們，我只跟安德萊說兩句話。（挽牛寧到一旁）我說，老傢伙，我有點兒窘……你爲什麼直喊我將軍？我不是一位將軍！我連上校都夠不上。

牛寧（耳語）我知道，不過，費多耳·雅考武萊維奇，你就做一回好人，讓我們喊你將軍。你明白，這家子人講究來歷：敬老，喜歡頭銜。

賴吾洛夫 噢，既然這樣子，好罷……（走向餐桌）一百二十分！

娜絲泰霞 將軍，請坐！將軍，請您賞臉用點兒這個！您可得原諒我們不懂禮節；我們老實人家！

賴吾洛夫（沒有聽見）什麼？……是。（稍緩）是……往時，家家人過着簡單的生活，挺幸福的。別看我頭銜高，我就是一個老老實實過日子的人。安德萊今天來看我，要我來參加婚典。我說，『我不認識他們，我怎麼好去？這不合禮貌的。』可是他說：『他

們是有來歷的心地簡單的好人，歡迎任何人。『好罷，假如是這樣的話……爲什麼不去？我非常喜歡來。對於我，一個人在家裏頭，也怪悶的，假如我參加婚典能夠讓人快活，那我是高興到這兒來的……』

季嘎洛夫 將軍，您這話當真，不是嗎？我尊敬這個不騙人，我自己就是一個老實人，我尊敬別人也是這樣子。將軍，用菜！

阿勃洛穆包夫 將軍，您退休久嗎？

賴吾洛夫 哎？是呀，是呀……一點不錯。是呀……不過，對不住，這怎麼的？魚發酸……麵

包發酸。我吃不來這個！（阿勃洛穆包夫和達申喀互相親吻）嗜，嗜……慶祝你

們健康！（稍緩）是呀……往時，事事簡單，人人喜歡……我愛簡單……我是一個

老人。我在一千八百六十五年退休。我現在七十二歲。是呀，當然啦，我年輕時候，事情

是兩樣的，不過——（看見莫茲高伏伊）你在這兒……你是一個水手，不對嗎？

莫茲高伏伊 是呀，是一個水手。



賴吾洛夫 啊哈，那麼……是呀。幹海軍是一個苦活兒。好些事你得仔細想，想了不算，還得頭疼。譬方說罷，每一個無所謂的字有牠特殊的意義！舉個例看，『拉中索，扯大帆！』這是什麼意思？一個水手就懂！——像數學一般正確！

牛寧 慶祝費多耳·雅考武萊維奇·賴吾洛夫·喀拉烏洛夫將軍健康！

〔樂隊演奏一段花腔。喝采。〕

雅契 將軍，您方才談起海軍事業的艱難困苦。不過，電報就容易嗎？現下，將軍，一個人不識字，不會寫法文、德文，就別想進得了電報局。打電報是世界上頂難的事。一百二十分難！聽聽看。

〔拿他的叉子敲着桌子，彷彿一架發電機。〕

賴吾洛夫 這有什麼意思？

雅契 這就是說，『我尊敬將軍的人品。』您以為這容易嗎？聽聽看。

〔敲。〕

賴吾洛夫 再高點兒；我聽不見……

雅契 這就是說，「太太，把你摟在懷裏，我要多幸福喲！」

賴吾洛夫 你說的是那位太太呀？……（向莫茲高伏伊）是呀，要是船頭那邊起

風，你就得……讓我想想看……你就得拉前桅繩跟中桅繩！命令是：「上橫繩，拉前

桅繩跟中桅繩」……就在同時，帆鬆開了，你在下前帆跟上前帆繩底下拿牢支桅

繩跟甲板繩。

一位男傭相 （起立）太太們，先生們……

賴吾洛夫 （打斷）是呀……有許多命令喊。『收上前帆跟高前帆』好呀，這是什麼

意思？簡單極了！這是說，假如中桅跟高桅帆把繩子帶起來，他們就得在拉的時候放

平上前帆跟高前帆繩子，同時高桅的甲板繩就一定得照着風向放鬆……

牛寧 （向賴吾洛夫）費多耳·考雅武萊維奇，季嘎洛夫太太請您談點兒別的。客人

們聽不懂，太悶了……

賴吾洛夫 什麼？誰悶？（向莫茲高伏伊）年輕人！現在，假定風力在右舷，船掛滿了帆，當

着風你得讓船走。命令是什麼好呀，你先在上頭打胡哨兒！噠！噠！

牛寧 費多耳，雅考武萊維奇，夠啦。吃點兒東西。

賴吾洛夫 人一到甲板，你就下令：『歸位！』那個忙勁兒！你發令，同時你還得拿眼睛看着水手，他們跑來跑去，把帆跟甲板繩弄好，就跟電閃一樣。最後，你再也忍不住了，你嚷嚷，『孩子們好！』

〔他噎了氣，咳嗽。〕

一位男傭相 （慌忙利用這停頓的機會）好比說罷，在這種盛會，在這一天，我們聚在一起，慶賀我們親愛的……

賴吾洛夫 （打斷）是呀，這些你全得記住！譬方說，『扯中帆繩。收高帆！』

男傭相 （膩煩）他怎麼老打插？這樣下去，我們就別想有一段話說完了！

娜絲泰霞 將軍，我們沒有知識，像您那些話是一個字也聽不懂，不過，假如您對我們講

點兒什麼相相的……

賴吾洛夫（不聽）謝謝你，我用過晚飯了。你說這兒有鵝，是嗎？謝謝……是呀。我想起往時來了……年輕人，挺快活的！你在海上航船，無憂無慮，還有……（聲調激越）你記得轉篷有多開心嗎？想起那樁活兒，那一個水手會不興高采烈？命令一下，胡哨兒一吹，水手就往上爬——就像電光在他們中間一閃。從船長到聽差，人人興奮。

史麥由金娜 真無聊！真無聊！

（全在唧噥）

賴吾洛夫（沒有聽準）謝謝你，我用過晚飯了。（熱情地）人人準備好了，個個兒看着長官。他下令了：『站開，高桅跟中桅的甲板繩移到右舷，大桅跟平衡的甲板繩移到左舷！』一眨眼就全好了。拉中索跟三角帆索……拉到右舷。（起立）船在風前頭，帆最後噉脹脹的了。長官下令，『甲板繩，』自己的眼睛看着大帆，最後這掛帆也噉脹脹的了，船開始旋轉，他拚了命喊：『丟下甲板繩！放鬆大桅繩！』樣樣東西在飛，

一時亂到不能再亂——樣樣事做好了，不出岔子。船轉篷了！

娜絲泰霞（爆發）將軍，您的態度……虧你活了這把年紀，羞也羞死了！

賴吾洛夫 你說香腸不！我沒有用過……謝謝你。

娜絲泰霞（高聲）我說，虧你活了這把年紀，羞也羞死了！將軍，你的態度真也太難啦！

牛寧（窘）太太們，先生們，犯得上嗎？真的……

賴吾洛夫 頭一樁，我不是一位將軍，只是一個二級海軍船長，依照品級來算，等於一個  
準上校。

娜絲泰霞 你既然不是一位將軍，那麼你幹嗎拿我們的錢？我們給你錢，沒有叫你這樣  
亂搞！

賴吾洛夫（急）什麼錢？

娜絲泰霞 你知道什麼錢。你知道你打安德萊·安德萊耶維奇那兒拿了二十五盧布

……（向牛寧）安德萊，你倒是看呀！我從來沒有給你錢，叫你僱這樣一個人！

牛寧 那是……算了罷。犯得着嗎？

賴吾洛夫 給錢……僱……這怎麼講？

阿勃洛穆包夫 讓我就問你一句話。你有沒有打安德萊·安德萊耶維奇那兒收到二十五盧布？

賴吾洛夫 什麼二十五盧布？（忽然明白過來）原來是這麼一回事呀！我現在可明白了……真下流，真下流！

阿勃洛穆包夫 你拿錢了沒有？

賴吾洛夫 我什麼錢也沒有拿！離我遠點兒！（離開餐桌）真下流！真卑鄙！侮辱一位老年，一個水手，一個忠心耿耿，服役很久的軍官！你們要是規矩人的話，我還好點兒。兩個人出來比比，不過，現在，我有什麼辦法？（心不在焉）門在那兒打那邊兒走聽差，帶路給我聽差（走）真下流！真卑鄙！

（下）

娜絲泰霞 安德萊，那些盧布那兒去啦？

牛寧 犯得上糟蹋辰光談這些小事嗎？那有什麼關係！這兒人人快活，這兒你們……（呼

喊）新娘和新郎健康！來一段進行曲！進行曲！（樂隊演奏進行曲）新娘和新郎健康！

史麥由金娜 我出不來氣！給我空氣！你們這些人圍着我，我就別想出得來氣！

雅契 （欣然色喜）我的美人！我的美人！

〔亂轟〕

一位男傭相 （試着大聲壓下別人）太太們，先生們！假如我可以說的話，在這種盛會

……

（幕）

⊙ grand ronde 是「大圓舞」的意思。法文。

① 司皮勞薩 Spinoza 是荷蘭的哲學家，一六三二年—一六七七年。他的推行方式相當機械，例如推論上帝，他開門見山，提出四個定義，所以劇中人物阿浦龍包夫才這樣說：「拿我的腿去湊四個對子。」音樂奏的正是四組對舞曲。

Maman 是「媽媽」的意思。|法文。

② 馬代辣 Madeira 是一種葡萄酒，產於馬代辣島。

③ Haut Saoterne 是一種上等白葡萄酒，產於法國東南叟太恩。|法文。

④ 法文。意思是「散步！先生們，散步！散步！」

⑤ Fioritura 是歌者隨意加給所唱的樂器的「花腔」。|意大利字。

⑥ Ma chère 的意思是「我的親愛的」。|法文。

⑦ piqué 是「花點兒」的意思。|法文。

⑧ 這兒有幾句話形容「將軍」的頭銜，英譯本缺乏適當字句，未譯。

⑨ 哈瓦納是古巴的京城，以雪茄知名。



週年紀念



## 人物

安德萊·安德萊耶維奇·石坡欽

某合股銀行的董事長，一位中年人，戴着一

隻單眼鏡。

塔傑雅娜·阿萊克塞耶夫娜

他的夫人，二十五歲。

庫茲瑪·尼古拉耶維奇·希臨

銀行的老會計。

娜絲泰霞·費多羅夫娜·麥耳丘特金娜

一位老太太，披着一件舊式大衣。

銀行的董事們。

銀行的行員們。

景：

事情發生在銀行。

董事長的私人辦公室。左首有門，通公共房間。兩張書桌，傢具有意追求奢華的效果，蓋着絨的扶手椅，花彫像地氈，一架電話。中午，希臨一個人，穿着長筒呢靴，隔着門在嘆氣。

希臨 到藥房去買一角五分的穿心排草汁，告訴他們送水到董事室！我說了有一百回了！（走向書桌）我是累透，累透了。今天是第四天了，爲了趕活兒，我連閉閉眼的機會都沒有。從早到晚我在這兒趕活兒！從晚到早我在家裏。（咳嗽）我全身都在發炎。我是又燙又冷，我咳嗽，我的腿疼，我的眼睛前面有東西跳舞。（坐下）我們的壞蛋董事長，那渾小子，要在董事會讀一篇報告。『我們的銀行，今日與未來。』你會以爲他是一位剛拜塔……（工作）二……一……一……六……零……七……另一個，六……零……一……六……他打算拿沙子瞞大家的眼睛，我呀就坐在這

兒，像流犯一樣替他幹活兒！他這篇報告呀，謊話連篇，可我這兒還得一天又一天坐了下來加數字，鬼捉了他的魂靈兒去！（搖他的算盤）我簡直受不了！（寫）那是，一……三……七……二……一……零……他答應爲了我的工作獎賞我。假如今天事事順利，公衆可以正正經經騙過，他答應送我一個金墜兒和三百盧布紅利……回頭看好啦。（工作）是的，不過，萬一我的工作沒有成效，那麼，你還是多加小心罷……我是非常緊張……我要是脾氣一發作，我可能犯罪的，所以，多加小心的！

〔最後喧囂和采聲。石坡欽的聲音：「多謝！多謝！我是一百二十分地感激。」石坡欽上。他穿着一件燕尾服，打着一條白領帶；他拿着一本紀念簿，方才送給他的。〕

石坡欽（在門邊，向外演說）我親愛的同人，這件禮物我要一直保留到我去世那一天，做爲我一生最幸福的時日的紀念！是的，諸君！再一次，我謝謝你們！（往空中拋了一個吻，轉向希臨）我親愛的，我尊敬的庫茲瑪·尼古拉耶維奇！

〔每逢石坡欽來在臺上，書記便時來時去，拿着文件要他簽字。〕

希臨（起立）安德萊·安德萊耶維奇，恭逢我們的銀行五十週年紀念，我有光榮向

你道喜，希望……

石坡欽（和他熱烈地握手）我親愛的先生，謝謝你！謝謝你！我想，今天是週年紀念，非

同尋常，我們可以互相親吻……（他們親吻）我是非常，非常喜歡！謝謝你的勤勞

……你的一切！自從我有光榮做本行的董事長以來，在這期間要是有點兒什麼貢獻，不是由於別人，全仗着我的同人。（嘆息）是呀，十五年！十五年，就像我的名字叫

石坡欽！（換了聲調）我的報告呢？在寫嗎？

希臨 是；只有五頁了。

石坡欽 好極了。那麼，三點鐘可以好了罷？

希臨 假如沒有事情攪混我，我可以做好的。現在留下的沒有什麼重要了。

石坡欽 頂好。頂好，就像我的名字叫石坡欽！董事會四點鐘開。你忙好了，我親愛的朋友。

給我前一半，我唸一遍看……快……（拿起報告）我把最大的希望放在報告上。這是我的 profession de foi，或者，乾脆說了罷，我的 firework。我的 firework，就像我的名字叫石坡欽！（坐下，讀報告給自己）我累到不能再累……昨天晚飯我的寒腿一直跟我鬧別扭，一早晨我又跑來跑去，後來又是這些緊張，歡迎，忙亂……我累極了！

希臨 一……零……零……三……九……二……零。這些數字搞得我頭昏眼花……  
三……一……六……四……一……五……

〔打算盤。〕

石坡欽 還有一樁不愉快的事……你太太今天早晨來看我，又在埋怨你。說你昨天晚飯拿一把刀子恐嚇她。跟她妹妹。庫茲瑪·尼古拉耶維奇，你那是什麼意思？噢，噢！

希臨 （粗聲粗氣）今天是週年紀念，安德萊·安德萊耶維奇，我破例要求一次恩惠。那怕只為尊重我的辛勞，請你不必過問我的家庭生活。不必！

石坡欽（嘆息）庫茲瑪·尼古拉耶維奇，你這人性子真叫格別！你是一個受人尊敬的好人，不過你對待好人的行徑，活活就像壞蛋。是呀，真的，我不明白你爲什麼那樣恨她們？

希臨 我希望我能夠明白你爲什麼那樣愛她們！

〔稍緩。〕

石坡欽 行員們方才送了我一本簿子；我聽說，董事們回頭要對我來一篇演說，送我一隻大銀杯……（玩弄他的單隻眼鏡）好極了，就像我的名字叫石坡欽！那不算過分。銀行的名譽需要一點輝煌，鬼抓了牠去！當然，什麼事你都知道……演說詞是我自己做的，杯子也是我自己買的……還有，演說詞的封面要花四十五盧布，不過，你少不了牠。他們自己呀，說什麼也想不到這上頭。（向四外張望）看看傢具，你就看一眼呀！他們講我吝嗇，說我要的也就是門上的鎖搽搽亮，行員們應當打一個時髦領結，門口應當站一個胖胖的傳達。先生們，不對，不對，亮晶晶的鎖，一個胖胖的傳達



表示許多意義。我在家裏高興怎麼樣就怎麼樣，吃呀睡的像一條豬，喝得醉薰薰的

……

希臨 請你別暗示。

石坡欽 沒有人暗示！你這人性子怎麼這麼格別……我說的是，在家裏我可以隨便，

像一個買賣人，一個 *parvenu*，高興玩兒什麼就玩兒什麼，可是這兒呀，樣樣兒得 *en grand*。這是一家銀行！這兒譬方說罷，隨便一件小事得 *imposées*，外表得莊嚴。

（他從地板上拾起一張紙，扔進火爐）我這多年對於銀行的操勞就是這個——

我擡高牠的名譽。色調有廣大的重要！廣大，就像我的名字叫石坡欽！（望着希臨的  
上空）我親愛的人，一位股東代表隨時會到這兒來，你哪，穿着呢靴子，搭着一條圍  
巾……衣服的顏色也是豈有此理……你應當穿一件燕尾服，或者起碼也應當穿  
一件黑上身……

希臨 對於我呀，我的健康比你的股東要緊多了。我全身都在發炎。

石坡欽 (興奮) 可是你必須承認你不乾淨! 你毀壞 *ensemble*!

希臨 代表來的話,我可以走開躲起來。那不成問題……七……一……七……二……

一……五……零。我自己也不喜歡骯髒……七……二……九……(打算盤)我看

不慣骯髒! 今天週年紀念的宴會,你要是不請女客,你聰明多了……

石坡欽 噢,那沒有關係。

希臨 我知道你今天晚飯要拿她們塞滿了大廳,顯派顯派,可是你當心呀,她們樣樣兒禍害。她們引起種種不便和紊亂。

石坡欽 正相反,她們提高興趣。

希臨 是的……你太太像是懂事了,可是上一個星期禮拜一,她說出了點兒東西,害得

我兩天不舒服。她當着一大堆人,忽然問:『德雅斯基·浦里雅斯基銀行的股票在交

易所跌了價,我丈夫倒在銀行買了許多,是真的嗎?我丈夫爲了這惱煩的不得了!』

這話當着許多人。我真不懂,你爲什麼事事告訴她?你要她們給你惹出嚴重的麻煩

嗎？

石坡欽 好，夠了，夠了！週年紀念講這個太無聊了。不過，我倒想起來了。（看錶）我太太就快要來啦。按說我真應該到車站去接小可憐兒，不過，時間沒有……我又累極啦。我必須說，我不喜歡她！這是說，我喜歡，不過她要是跟她母親再待上兩天，我就更喜歡了。她一定要我今天晚飯陪她一整夜，偏偏我們已經計劃好了一趟小小的小旅行……（打冷戰）噢，我的神經已經在兜着我跳了，緊張透了，我想，芝麻大的小事就夠打發我流眼淚的！不成，我得抖擻抖擻精神，就像我的名字叫石坡欽！

〔塔雅娜·阿萊克塞耶夫娜·石坡欽上，穿着一件雨衣，肩頭挑着一隻小旅行袋。〕

石坡欽 啊！正對點兒！

塔傑雅娜 心肝兒！

〔奔向丈夫：一個悠長的吻。〕

石坡欽 我們方才正在談你！

〔看着他的錶。〕

塔傑雅娜（喘氣）我不在跟前，你很無聊嗎？你好？我還沒有回家，我打車站就一直到了。這兒來了。我有許多許多話告訴你……我不能夠等……我不脫衣服，我只待一分

鐘。（向希臨）早安，庫茲瑪·尼古拉耶維奇！（向丈夫）家裏全好嗎？

石坡欽 是的，都好。你知道，你這個星期胖多了，好看多了……好，你這趟去的開心嗎？

塔傑雅娜 好極啦！媽媽和開提雅問候你。瓦希里·安德萊奇送你一個吻。（吻他）姑媽送你一罇果子醬，你不寫信，她直怪你。茲納送你一個吻。（親吻）噢，你再也不想到了。出了什麼事。你怎麼也想不到！我連講給你聽我都怕！噢，你怎麼也想不到！不過，我一看你的眼睛，我就知道你不高興我來！

石坡欽 正相反……心肝……

〔吻她。〕

〔希臨咳嗽，生着氣。〕

塔傑雅娜 噢，可憐的開提雅，可憐的開提雅，我真爲她難受，爲她難受。

石坡欽 心肝，今天是銀行週年紀念，我們隨時就有股東代表來，你還沒有換衣服，

塔傑雅娜 噢，是呀，週年紀念！先生們，我給你們道喜。我希望你們……原來今天就是開會，宴會的日子……那好。那篇講給股東聽的漂亮演說，你花了許多時間寫出來的，你啃得下來嗎？今天要唸嗎？

〔希臨咳嗽，生着氣。〕

石坡欽 （窘）我親愛的，我們不要談這些事。你真是頂好回家。

塔傑雅娜 等一分鐘，一分鐘。我在一分鐘裏頭樣樣事全講給你聽，我這再走。我從開頭講起。好……你看着我們動身，你記得我坐在那位結結實實的太太旁邊，我開始看書。我不喜歡在火車裏頭聊天兒。我看書看了三站，一句話也沒有對人講……好，黃昏到了，我覺得陰沈極了，你知道，一腦門子的憂愁思想！一個年輕人坐在我的對面——不難看，褐色頭髮……好，我們就談起話來了……當時來了一位水手，後來還

有學生，什麼的……（笑）我告訴他們我還沒有嫁人……他們就直對我獻殷勤！我們一直聊到半夜，那個褐色頭髮的人講了好些最最滑稽的笑話。水手一直唱歌。我的胸口因為笑也疼了起來。這時候那水手呀——噢，那些水手——等他曉得了我的名字叫塔傑雅娜，你猜他唱着什麼？（用一種低音唱着）『奧尼金不要我掩藏，我愛瘋了塔傑雅娜！』

〔狂笑〕

〔希臨咳嗽，生着氣〕

石坡欽 塔尼雅，親愛的，你在攪亂庫茲瑪·尼古拉耶維奇親愛的家去罷……過後兒

……

塔傑雅娜 不，不，他想聽，讓他聽下去好了，太有趣味了，我只一分鐘就完了。塞萊夏到車站來接我。還有什麼年輕人什麼的，一位稅局稽查員，我想是罷……十分漂亮，特別是他的眼睛……塞萊夏介紹我，我們三個人就一同上車走了……天氣才好！

〔奏後有聲音：「你不能够，你不能够！你做什麼？」麥耳丘特金娜上，亂搖動她的胳膊。〕

麥耳丘特金娜 你拉我做什麼？怎麼樣！我要見他本人！向石坡欽老爺，我有光榮……

我是一位文官的太太，娜絲泰霞·費多羅夫娜·麥耳丘特金娜。

石坡欽 你有什麼事？

麥耳丘特金娜 好，老爺，你看，我丈夫病了五個月，他在家裏，眼看病就要好了，老爺，忽然

沒有理由就把他解職了，等我去拿他的薪水，你看，他們扣掉二十四盧布三角六分。

爲什麼我問他們講，「好，他借了僱員的錢，別人得替他彌補。」那是怎麼回事？我沒

有答應，他怎麼會借錢的？老爺，不會的！我是一個窮女人……我就仗着我的房客過

活……我是一個孤苦人兒，少人照應……人人欺負我，沒有一個人幫我講一句好

話。

石坡欽 對不住。

〔從她那裏取了一份請願書，站着讀。〕

塔傑雅娜 (向希臨) 是呀,不過第一我們……上星期我忽然收到我母親一封信。

裏講有一位格南狄萊夫斯基向我妹妹開提雅求婚。一位溫文爾雅的年輕人,不過本人沒有財產,也沒有可靠的職業。不幸的是,你倒想想看,開提雅完全全着了他的迷。怎麼辦好?媽寫信叫我立刻去勸勸開提雅……

希臨 (生氣) 對不住,我一聽你的,我找不到我的地方了!你一個勁兒地講着你的媽和開提雅,我聽不懂,地方可找不到了。

塔傑雅娜 那有什麼關係?反正你是在聽一位太太對你講話!你今天爲什麼這樣愛光火你在鬧戀愛嗎?

〔笑。〕

石坡欽 (向麥耳丘特金娜) 對不住,這是什麼東西?我簡直搞不清楚這是怎麼回事

……

塔傑雅娜 你在鬧戀愛嗎?啊哈!你臉紅啦!



石坡欽（向他的太太）塔尼雅，親愛的，你到外頭等一等。我不會久的。  
塔傑雅娜 好罷。

〔下。〕

石坡欽 我簡直搞不清這是怎麼回事。太太，你顯然走錯了地方。你的請願書跟我們完全不相干。你應當去你丈夫做事的那個地方才是。

麥耳丘特金娜 這五個月我去那邊去了好些趟了，他們連我的請願書看也不看。我已經什麼也不指望了，不過，謝謝我的姑爺，包里斯·麥特維耶奇，我想到了看你。他講，『你去，母親，求求石坡欽先生，他是一位有力量人，什麼也成。』老爺，幫幫我罷！

石坡欽 麥耳丘特金娜太太，我們一點兒幫不了你忙。你必須明白，就我所能理解的來講，你丈夫是在陸軍醫院做事，這兒是一家私人的商業機關，一家銀行。你明白了沒有。

麥耳丘特金娜 老爺，我拿得出一張我丈夫生病的醫生證明書。這就是，你看一看……

石坡欽（厭煩）好罷，好罷；我完全相信你，不過那跟我們不相干。（聽見塔傑雅娜在

臺後的笑聲，隨後一個男人的笑聲。石坡欽望望門）她在攪和行員們。（向麥耳丘

特金娜）你這人真怪，也真蠢。不用說，你丈夫知道你應當到那兒求去？

麥耳丘特金娜 老爺，我什麼也不叫他知道。他就是嚷嚷：『那跟你不相干！少管閒事！』

還有……

石坡欽 太太，我再說一遍，你丈夫是在陸軍醫院做事，這兒是一家銀行，一家私人的商

業機關……

麥耳丘特金娜 是呀，是呀，是呀……我的親愛的，我明白。老爺，既然是那樣的話，你吩咐

他們給我十五盧布！再有什麼的，我也不放在心上了。

石坡欽（嘆氣）噢夫！

希臨 安德萊·安德萊耶維奇，這樣下去，我的報告別想做得完了！

石坡欽 馬上就好。（向麥耳丘特金娜）不過，你必須明白，你到這兒來搞這件事，那個

可笑呀，就跟你拿一張離婚請願書到一位化學家那兒，或者走進一所化驗金子的公事房一樣。（叩門。傳來塔傑雅娜的聲音，『我好進來嗎，安德萊？』石坡欽喊着）親愛的，等一分鐘！（向麥耳丘特金娜）你沒有拿夠錢，那跟我們有什麼關係呀？太太不湊巧了，今天這兒趕着週年紀念，我們全忙……隨時這兒可能有人來……對不住……

麥耳丘特金娜 老爺，可憐可憐我，一個孤兒！我是一個沒人照應的孤苦女人……我累得要死……我的房客跟我鬧意見，還不是爲了我丈夫，整個房子我得操心，我的姑爺又找不着事……

石坡欽 麥耳丘特金娜太太，我……不對不住，我沒有話跟你講！我的頭簡直在打漩……你攪和我們，糟蹋我們的時間……（嘆氣，旁白）什麼樣的事，就像我的名字叫石坡欽！（向希臨）庫茲瑪·尼古拉耶維奇，可否請你解釋給麥耳丘特金娜太太……

（搖着他的手，走向外廳。）

希臨 （走近麥耳丘特金娜發怒）你要什麼？

麥耳丘特金娜 我是一個沒人照應的孤苦女人……看外表我像還好，可是你要是把我分成一小塊兒一小塊兒呀，你不會找到一點點健康的東西！我的兩條腿幾幾乎站也站不起來，我的胃口也壞了。今天我喝咖啡，就一點兒味道沒有。

希臨 我問你，你要什麼？

麥耳丘特金娜 我的親愛的，告訴他們給我十五盧布，一個月以後再給下餘的也就成了。

希臨 可是人家沒有清清楚楚講給你聽了麼，這是銀行！

麥耳丘特金娜 是呀，是呀……你要是願意的話，我有醫生證明書給你看。

希臨 你肩膀上頭有沒有長着腦袋磕什麼的？

麥耳丘特金娜 我的親愛的，我要的是法律上我應該有的東西，我不要別人的東西。

希臨 我問你，太太，你肩膀上面有沒有長着腦袋磕什麼的？<sup>？</sup>鬼抓了你去，我沒有時

間跟你煩叨！我忙着哪……（指門）那邊，請！

麥耳丘特金娜 （驚）錢在那兒？

希臨 你沒有長着腦袋磕，不過……

〔拍桌子，然後指着他的前額。〕

麥耳丘特金娜 （惱怒）什麼好罷，沒有關係，沒有關係……你可以那樣對付你太太，

可是我呀，我是一位文官太太……你不能够那樣對付我！

希臨 （不克自制）出去！

麥耳丘特金娜 偏不，偏不……偏不出去！

希臨 假如你不馬上出去，我就喊傳達了！出去！

〔蹣跚。〕

麥耳丘特金娜 沒有關係，沒有關係，我不怕！你們這種人我以前看多了！吝嗇鬼！

希臨 我相信我一輩子也沒有見過一個更可怕的女人……噢！我的頭都疼了……

（出氣粗了）我再講一次給你聽……你聽見了沒有？你假如不是出去，老鬼，我要把你磨成粉！我這人天生的性子，我有本事打折你的腿，癩你一輩子！我不怕犯罪的！

麥耳丘特金娜 我從前聽見過狗汪汪。我不怕。你們這種人我以前看多了。

希臨 （失望）我受不了！我病了！我毀定了！（坐在他的書桌前）他們讓銀行塞滿了女人，我的報告就別想完得了！我完不了！

麥耳丘特金娜 我要的不是別人的錢，是法律上我自己的錢。你應當活活羞死才是！坐在政府機關，穿着呢靴子……

〔石坡欽和塔傑雅娜上。〕

塔傑雅娜 （隨着她的丈夫）我們在拜萊石尼司基司過的夜。開提雅穿着一件天青綢大衣，做領兒……頭髮是作的，她好看極了，她的頭髮是我作的……她那樣子才

叫迷人……

石坡欽（已經聽夠了）是呀，是呀……迷人……他們隨時可能到這兒來……

麥耳丘特金娜 老爺！

石坡欽（茫然）怎麼樣？你有什麼事？

麥耳丘特金娜 老爺！（指着希臨）這位先生……這位先生拿手指敲桌子，隨後又敲頭……你吩咐他當心我的事，可是他呀侮辱我，說着種種怪話。我是一個沒人照顧的孤苦女人……

石坡欽 好罷，太太，我留意就是……採取必需的步驟……現在你走罷……以後再談！  
（旁白）我的寒腿又犯了！

希臨（向石坡欽低聲）安德萊·安德萊耶維奇，喊傳達來，把她轟出去！我們還有什麼辦法？

石坡欽（畏懼）不，不！她會大吵大鬧的，這所房子不光是我們。

麥耳丘特金娜 老爺。

希臨（聲音含着淚）可是我得弄完報告！我沒有時間！我沒有！

麥耳丘特金娜 老爺，什麼時候我可以有錢？我現在就要。

石坡欽（旁白，垂頭喪氣）真是一個蠢透了，蠢透了的夫人！（有禮貌地）太太，我已

經告訴你了，這是一家銀行，一個私人的商業機關。

麥耳丘特金娜 老爺，開開恩罷……假如醫生的證明書還不夠，我可以再到警察局弄

一張。吩咐他們把錢給我！

石坡欽（喘吁）噢夫！

塔傑雅娜（向麥耳丘特金娜）太太，你沒有聽見人家講，你攪亂他們嗎？你有什麼權利？

麥耳丘特金娜 太太，漂亮的太太，漂亮的太太。沒有人幫我忙，我除去吃就是喝，方才我

喝咖啡就沒有味道。

石坡欽（厭倦）你要多少？



麥耳丘特金娜 二十四盧布三角六分。

石坡欽，好罷！（從衣袋取出一張二十五盧布紙幣給她）這兒是二十五盧布，拿去……

給我走！

〔希臨咳嗽，生着氣。〕

麥耳丘特金娜 老爺，我打心裏感謝你。

〔把錢藏起。〕

塔傑雅娜 （坐在丈夫一旁）該是我回家的時候了……（看錶）不過我還沒有講完……我拿一分鐘講完，講完了就走……我們玩兒得才叫開心是呀，真叫開心！我們在拜萊石尼司基司過夜……平平常常，挺好玩兒，不過也沒有什麼特別……開提雅崇拜的格蘭狄萊夫斯基，當然嘍，也在那兒……好，我跟開提雅談話，我哭，我要她告訴格蘭狄萊夫斯基，拒絕他。好，我以為就這樣解決了，樣樣事稱心如意；我讓媽放了心，我救下開提雅，自己也放了心……你猜怎麼樣？開提雅跟我在吃飯以前，沿

着林道散步，忽然……（緊張）忽然我們就聽見一聲槍響……不成，我不能夠安安靜靜地談這個（搖她的手絹）不成，我不能夠！

石坡欽 （嘆氣）噢夫！

塔傑雅娜 （哭）我們跑到涼棚底下，就在這兒……這兒，可憐的格蘭狄萊夫斯基躺着……手裏拿着一管手槍……

石坡欽 不成，我不能夠忍受這個，我不能夠！（向麥耳丘特金娜）你還有什麼事？

麥耳丘特金娜 老爺，我丈夫能不能夠回來作事？

塔傑雅娜 （哭）他照準了心打自己……這兒……可憐人倒下去，失了知覺……他

讓自己給吓壞了，躺在那兒……要人去請醫生。醫生不久就來了……救下不幸人的性命……

麥耳丘特金娜 老爺，我丈夫能不能夠回去作事？

石坡欽 不成，我不能夠忍受這個！（哭）我不能！（向希臨）希臨地伸出兩手）護她出

去！轟她出去，我求求你了！

希臨 （走向塔傑雅娜）滾出去！

石坡欽 不是她，是這一個……這個可怕的女人……（指）那一個！

希臨 （不明白，向塔傑雅娜）滾出去！（蹣跚）出去！

塔傑雅娜 什麼？你幹什麼？你是瘋了怎麼的？

石坡欽 真可怕！我也真可憐！轟她走！趕她出去！

希臨 （向塔傑雅娜）滾出去！我要打癩你的腿！我要把你搗成肉漿！我要犯法！

塔傑雅娜 （跑開；他追她）你怎麼敢！你不要臉！（嘶喊）安德萊！救命！安德萊！

石坡欽 （追他們）停住！我求你們了！別吵鬧成不成？可憐！可憐我！

希臨 （追麥耳丘特金娜）滾出去！捉住她！砸她！一塊一塊把她剝下來！

石坡欽 （呼喊）停住！我請你們！我求你們！

麥耳丘特金娜 小父親們……小父親們……（亂喊亂叫）小父親們……

塔傑雅娜 (嘶叫) 救命救命呀……噢，噢……我病了，我病了！

〔跳到一張椅子上，然後跌進沙發，暈了過去似地哼唧。〕

希臨 (追麥耳丘特金娜) 砸她！打她！一塊一塊把她剝下來！

麥耳丘特金娜 噢，噢……小父親們，我前頭是一片黑啊！

〔失去知覺，倒進石坡欽的胳膊。〕

〔叩門，一個聲音通知室內，代表來了：「代表……名譽……有事……」〕

希臨 (蹣跚) 滾出去，鬼抓了我去！(捲起袖筒) 把她交給我：我要犯法了……

〔五位代表上；他們穿着燕尾服。一位捧着絨面演說詞，另一位捧着大銀杯。行員們由外廳在門口向內張

望。塔傑雅娜跪在沙發上，麥耳丘特金娜在石坡欽的胳膊內，全在哼唧。〕

一位代表 (高聲誦讀) 「深為吾人敬愛之安德萊·安德萊耶維奇乎！吾人回瞻過

去財務之管理，檢視其逐漸發展之情況，印象極為良好。其初也，資本浩大，業務殊少，成就，銀行亦無一定目標，是以漢穆萊提之問題：「存乎否耶？」誠令吾人感有極端之

重要，而動議清理者正亦不乏人在。於此時也，先生出而總綰行務，學識能力，與夫先生之天賦才具，卒抵事業於異常之成就，廣大之發展。而銀行之名譽……（咳嗽）

銀行之名譽……」

麥耳丘特金娜（哼唧）噢！

塔傑雅娜（哼唧）水！

代表（繼續誦讀）『名譽（咳嗽）……銀行之名譽蒸蒸日上，今已堪與外國最優之商業機構媲美，先生所致也。』

石坡欽 代表……名譽……有事……兩位朋友在夜晚散步……在蒼白的月光下面談話……噢，不要對我講，青春沒有用，妬忌攪昏我的頭腦。

代表（繼續，慌亂）『更就目前情況加以客觀之探討，深為吾人敬愛之安德萊·安德萊耶維奇乎，吾人……』（放低聲音）既然這樣，我們回頭再來……是的，回頭

再……

〔代表於惶亂之中下。〕

(幕)

① 剛拜塔 Gambetta 是法國政治家，一八三八年—一八八二年。普法之役，法國方面多虧有他撐持。

② profession de foi 的意思是『信仰宣言』。文豪盧騷曾經為他的想像人物安排過一篇著名的『信仰宣言』。法文。

firework 的意思是『烟火』。英文。

③ parvenu 是『暴發戶』的意思。à propos 是『有譜兒』。法文。  
imponiren 是『像樣兒』。拉丁文。

④ ensemble 是『整體』。法文。

⑤ 漢穆萊提是莎士比亞的戲劇人物。

## 契訶夫自傳(附錄)

我，安東·契訶夫，一八六〇年一月十七日生在塔崗洛格（Таганрог）。我先在康斯旦丁皇帝教會的希臘學校讀書，後來轉到塔崗洛格的初級學校。我在一八七九年考進莫斯科大學的醫科。當時我對於一般院系只有一個模糊的觀念，我現在不記得我根據什麼理由選擇醫科；不過後來我對於我的選擇並不懊悔。正當我的第一學年，我開始在週刊日報上發表文章，寫作早在八十年代，努力不息，養成一種永久的職業性質。我在一八八八年得到普希金獎金。一八九〇年，我到薩哈連（Сахалиен），爲了寫一本關於我們那邊的罪犯居留地的書。不算法律報告，評論，副刊小文，短論，如今搜集的話，相當困難——二十年的文學工作，我寫了也發表了三百以上的對開本，短篇、長篇小說統統包含在內。我爲劇院也寫了一些戲。

我相信醫學的研究對於我的文學工作具有一種重要的影響；醫學擴大不少我的觀察的界限，充實我的知識，對於我的真正的價值，作為一位作家來看，只有一個人本身又是醫生的才能夠瞭解。醫學還有一種指導作用，我設法避免許多過失，或許就仰仗我有醫學知識。因為對於自然科學和科學方法嫻熟的緣故，我總加意小心，如若可能，試着對科學的事實加以考慮；如若不可能，我就索興一字不寫了。我願意順便指出，藝術創作的條件並不常常就和科學的事實完全一致；例如現實裏的服毒自盡，就不可能在舞臺上表現出來。不過，甚至於就是在傳統習慣之中，也應當感到和科學的事實一致，這就是說，對於讀者或者觀眾，這只是一種傳統習慣必須交代清楚，因為他必須明白作者的報告依然正確。我不屬於那些對科學採取一種否定態度的小說作家；我也不願意屬於那類靠聰明成家的文人。



版初月八年七十三國民華中

有 所 權 版  
印 翻 許 不

人 行 發  
林 文 吳

所 行 發

社 版 出 活 生 化 文

號 八 弄 一 路 鹿 鉅 海 上  
號 五 四 一 路 國 民 慶 重

所 刷 印

所 刷 印 活 生 化 文

集 選 劇 戲 夫 訶 契

集 劇 幕 獨 夫 訶 契

譯 吾 健 李

元 十 價 定

#187

574301

